多識界

道德經探秘【德經】



癡翁 編撰

目錄

邱序 …… II
鄭序 …… IV
自序 …… VI
道德經全文（宋龍淵版本）…… 1
道經（上經）引言 …… 48
觀妙章第一 …… 54
觀徼章第二 …… 61
安民章第三 …… 70
功用章第四 …… 78
守中章第五 …… 85
谷神章第六 …… 93
無私章第七 …… 103
若水章第八 …… 108
持盈章第九 …… 121
玄德章第十 …… 129
虛中章第十一 …… 142
為腹章第十二 …… 149

目錄

寵辱章第十三 …… 158
道紀章第十四 …… 167
不盈章第十五 …… 178
復命章第十六 …… 193
知有章第十七 …… 204
四有章第十八 …… 214
樸素章第十九 …… 219
食母章第二十 …… 227
從道章第二十一 …… 246
抱一章第二十二 …… 255
同道章第二十三 …… 265
不處章第二十四 …… 275
混成章第二十五 …… 281
輜重章第二十六 …… 293
襲明章第二十七 …… 299
常德章第二十八 …… 308
自然章第二十九 …… 317
不道章第三十 …… 326
貴左章第三十一 …… 336
知止章第三十二 …… 350
盡己章第三十三 …… 359
成大章第三十四 …… 366
大象章第三十五 …… 373
微明章第三十六 …… 381
無為章第三十七 …… 388

德經（下經）引言 …… 395
處厚章第三十八 …… 398
得一章第三十九 …… 417
反覆章第四十 …… 430
聞道章第四十一 …… 435
沖和章第四十二 …… 449
至柔章第四十三 …… 459
知止章第四十四 …… 465
清靜章第四十五 …… 472
知足章第四十六 …… 479
天道章第四十七 …… 484
日損章第四十八 …… 490
德善章第四十九 …… 495
生死章第五十 …… 505
尊貴章第五十一 …… 515
守母章第五十二 …… 523
大道章第五十三 …… 533
善建章第五十四 …… 543
含德章第五十五 …… 554
道貴章第五十六 …… 566
治國章第五十七 …… 573
察政章第五十八 …… 581
長生章第五十九 …… 592
治大國章第六十 …… 601
為下章第六十一 …… 609

道奧章第六十二 …… 618
無難章第六十三 …… 630
輔物章第六十四 …… 640
玄德章第六十五 …… 653
江海章第六十六 …… 662
三寶章第六十七 …… 671
不爭章第六十八 …… 684
用兵章第六十九 …… 689
懷玉章第七十 …… 697
不病章第七十一 …… 706
畏威章第七十二 …… 711
天網章第七十三 …… 719
司殺章第七十四 …… 727
貴生章第七十五 …… 735
柔弱章第七十六 …… 744
天道章第七十七 …… 749
水德章第七十八 …… 757
左契章第七十九 …… 764
不徙章第八十 …… 772
不積章第八十一 …… 779

德經（下經）引言

偈言

尋明師玄關指明　得大道精進修行
速覺醒認清天命　除心物本性可清
至德積至道可凝　能放下心性可靜
達至道性歸天庭　願大眾修道明性

道是德之本，德是道之用，道德本一體，難分難離又難解，在此分析，只為能讓理更明，行有方，多積德，歸大道。道的本體，無形無象、無聲無臭、無生無滅、無是無非、無上無下，盡虛空而遍法界；德的作用，生化萬事萬物萬象，呈現於萬法而有生滅，精彩無限。此德者，即是得也，有德是本，得財是末，德量具足，則獲財豐厚，無德則難以求財。

世人欲求得名利情，必須有德才能有所獲，如果無德而以強橫的手段取得，必然招來橫禍，《大學》載：「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這是道與德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密切而不可分的。道展現於德，德又轉換成得，在人間變成名利情愛的福報享受。

然而當享受福報時，福報就隨之而消滅，如果不能隨時積德，恐怕會造成德量的消耗，導致福消禍到的現象。由富貴變成貧窮，就是如此轉變的。聖人能清楚此理，因而能夠遠離禍害；凡人不知，欲享其福，終得其禍，始料未及，終究遺憾。是以老聖在本經第五十八章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順道之自然，則無災禍，強求破壞自然，必然招來禍害。聖人深知其理的一貫，以無為契合大道，因而無得無失，常處至樂。凡人缺智，利慾薰心，因有為而生因果，有所得必有所失，當業力現前，才知陷入險境，為時已晚，聰明反被聰明所誤。是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教示我們處理富貴與貧賤的方法，他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

有德才能保有富貴而遠離貧賤，積德以能應事而放下，不爭不吵不計較，保有常清常靜之心，自性功德自然能流露，此功德即是大道的代名。前面已將三十七章《道經》，作一整理，告一段落，如今繼續探討《德經》的部份，共有四十四章。

處厚章第三十八

偈言

上德不德卻有德　下德執德卻不得
上德無為致祥和　下德有為常胡扯
仁義之為名相遮　大道之理難透徹
禮為亂首莫失策　處實去華道之則

本文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簡意

具有上等品德卻不居其德，才是真正有德；品德淺薄卻自誇有德，正是

顯示無德。

探秘

上等品德是自性功德，與道同在，人人俱有，安享永在。但世人不甘寂寞，常有炫耀此德之舉，期待能受到他人的讚揚。全然不知，當功德變成人間名利情的福報（或稱福德），雖能獲得一時的享受，卻也因此讓德量流失。知此功德而能善用者，其價值之大，真是難以言喻，不能形容，佛說不可說不可說。

而在《金剛經》多處稱讚其功能：在《無為福勝分第十一》說，其福德大於「善男子善女人以七寶滿爾所恆河沙數三千大千世界以用布施」；在《如法受持分第十三》說，其福德大於「善男子善女人以恆河沙等身命布施」；在《離相寂滅分第十四》說「皆得成就無量無邊功德」；在《持經功德分第十五》說，其福德勝於「初日分以恆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復以恆

河沙等身布施，後日分亦以恆河沙等身布施」；在《能淨業障分第十六》，其所得功德，「於我所供養諸佛功德，百分不及一，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在《福智無比分第二十四》說「若三千大千世界中，所有諸須彌山王如是等七寶聚，持用布施，其福德百分不及一、百千萬億分，乃至算數譬喻所不能及」；在《應化非真分第三十二》說，其福德勝「有人以滿無量阿僧祇世界七寶持用布施」。本性先天具足的無為功德，一旦落於後天成為有為的福報，雖能在人間享福，卻消失了功德的能量，讓我們將來無法回天。唯有上德者，不以德顯現與炫耀，自能保有充足的德能以回天，因其天賦的性德常在。不明道德的人，常拿己德炫耀，深恐別人不知道其德的豐厚，如此反而無德可言。因所擁有之德已變成被稱讚的福報而消失，在《新約聖經・馬太福音》第六章第1到4節載：「你們要小心，不可將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們看見；若是這樣，就不能得你們天父的賞賜了。所以你施捨的時候，不可在你前面吹號，像那假冒為善的人在會堂裡和街道上所

行的，故意要得人的榮耀。我實在告訴你們：他們已經得到他們的賞賜。你施捨的時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做的；要叫你施捨的事行在暗中，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報答你。」

太上老君則在《清靜經》說：「上士無爭，下士好爭；上德不德，下德執德。執著之者，不明道德。」本經第二十九章則載：「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以為德爭德執德，反致失德而無德，以其爭不如不爭，以其有為不如無為，以其執取不如放下，是以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本文

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簡意

具有上等品德的人，經常順其自然，不刻意表現自己的品德；德行淺薄的人，常想有所作為，並刻意表現自己的德行。

探秘

具有上等功德的人，其主要的精神是在無為。所謂的「上德」，可與「玄德」相稱。所謂的「玄德」，老子在本經第十章說：「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又在第五十一章說：「道生之，德蓄之，

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又在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無為的德行，是最高尚的，是依順自然的大道而運作，是大公無私的，是無所住而生心的。所以上德是不刻意造作的，是超越名相言說有無的，是作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的，是不尚賢、不貴難得之貨，不見可欲的，是可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的，是能長且久的，是不爭無尤的，是合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的，是能遇寵辱不驚的⋯等等，無限的功能，都是來自於上德的無為，出自於順自然的。

這無為的功能，就是不以識神為主造作的無以為，卻能大有所得，無所

不得。下德之人，不明白道德的真諦，往往以為有作為才能積德，不知這種有為的作法，必然產生有得必有失的利害對立關係，但下德者少智慧，不足以深得無為之妙，也只能以有為為是為善，其得就是有限，甚至得不償失，是以說：「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這是世人漸離正道的現象。

本文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簡意

具有上等仁德的人，雖有所作為，卻不刻意表現自己的仁慈；具有上等義行的人，有所作為，並適時表達自己的義行；具有上等禮教的人，有所作

為，然而在得不到回應的情況下，必然會發起振興教化的行動，以挽救眾人回歸正道。

探秘

無為是無所為而無所不為，該為則為，不該為則莫為，是合乎天道運行的常則的。「仁」是二、人的組成，表示仁德是在二人之間的關係，如果過於親近，難免出現糾纏不清，難以自在；如果離得太遠，又是冷漠無情，難以互助。唯有保持中庸之道，才能得其實益，這是上仁者的作為。中庸之道，無過與不及，與大自然相契合，超然物外，不受有無、善惡、真假⋯等等對待的影響，是以能常住真心而享涅槃至樂，完全合乎天道而沒有私心的作用。

誠如本經第三十七章所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

靜，天下將自正。」如此的功能，是上仁者善於應用無以為的方式所得，所以說：「上仁為之，而無以為。」

「義」者宜也，是正正當當的行為，是與人為善的表現。此字由我和羊所組成，羊表吉祥，能把我的善祥主動與他人分享，就是義的內涵。義是起自仁心而興作於言行，雖是表於有形的作為，卻是起自無形內心無為的作用，如此傳達才能讓人感受得到，必須誠於中，才能坦然形於外，因此慎獨的工夫是很重要的，以免於在居仁由義的過程中變質了。

所以《大學》提醒我們：「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中庸》則提醒說：「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有以為的上義，是要合乎正道，才不會偏差，而此中的關鍵，就是慎獨的工夫，是以說：「上義為之，而有以為。」

俗語說：「此地無銀三百兩。」意思是為了隱瞞一件事情，卻暴露出許

多的缺陷，為了圓一個謊卻要造十個謊，終至謊話連篇，無一誠實可言。世事往往到了末端，出現了強調的現象，同時在暗示已出現危機了。明理人當要自反其身，改正錯誤，仍有補救挽回的餘地。但一般人不但不檢點自己，還要怪罪他人，如此不但不能轉危為安，說不定還會加速滅亡。

從平常的情況來看，道德淪陷後，就是強調仁義，當仁義漸漸失效時，又再強調禮教，當致力於禮教又得不到回應時，通常就會有疾言振筆，大聲呼喚，期待能夠起死回生，力挽狂瀾於眼前，所以說：「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

本文

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簡意

所以失去道心，然後才談德化；失去德化，然後才談仁慈；失去仁慈，然後才談義理；失去義理，然後才談禮教。

探秘

從前面情況來看，自有人類以來，為了適應多變的世界，也使自己在各方面在作改變，在這改變中，看出一個人的智慧。有些人為了爭取眼前的利益，卻沒有考慮後果，經常出現許多業力現前的窘境，雖一再反悔，仍是一犯再犯，永遠沉淪在反覆輪迴之中；有些人卻能見微知著，善於運用智慧，徹見前後因果關係。由於能夠見微知著，是以能防範於機先，謹言慎行，因

而能避開損傷而保全性命。

眾生的本性生自先天，由玄玄一炁化三清，先是玉清元始，次為上清靈寶，再次為太清道德，在人類的心性，這三清都俱足，只是降生到人間之後，受到塵俗慾望的污染覆蓋，漸漸失去功能，所以在失道之後倡德，失德之後倡仁，失仁之後倡義，失義之後倡禮。這三清在德行的成就，稱為天尊，在層次上稱為太上，本來人人具有，如今卻不知其有，是因趨於物慾，失去道心所致，因而對於待人處事，漸漸偏離正道，走向外魔邪道。

老聖在本經第十七章提醒世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仁義道德的節節敗退，使得社會呈現許多的亂象，這也是老子在此分析：「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的情況，如果再不警覺，止跌回升，恐怕難以脫離輪迴苦海，沉淪於萬劫不復之中。

本文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簡意

當談到禮教時，世人的忠實信用，已到了非常薄弱了，然後世間的亂象就接著開始了。

探秘

亂世之時，人心混亂，難以明天地至理，聖人濟世，知人心之病，是以在此時以禮教來教化。禮的根本是理，理屬於形而上，出於大道；禮屬於形而下，根於道理，卻表現在言行舉止，是建立在平時的生活規範中，凡是社會的秩序、文化，與政治體制，都與其有關。是以在《禮記・仲尼燕居篇》載：「禮也者，理也。」在《禮記・樂記篇》載：「禮也者，理之不可易者

也。」在《禮記・祭義篇》載：「禮者，履此者也。」對於禮的功能，可說是治世的良方，家庭和樂的妙藥，個人修養的表現。

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又說：「信近於義，言可復也；恭近於禮，遠恥辱也；因不失其親，亦可宗也。」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回答子貢問：「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時，說：「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孔夫子在《為政篇》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又說：「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又在《八佾篇》說：「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又回答林放問禮之本時，說：「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又說：「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又說：「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與祭，如不祭。』」

可見禮的重要，但它卻是道德仁義忠信之末，也就是道德的最後一道防線，一旦禮崩樂壞，天下的秩序就混亂了，所以說：「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

本文

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簡意

能預見未來的人，其實只認識大道的虛華假相，這正是愚痴的開始。

探秘

所謂的「前識者」，是指能夠預知未來的人，這種人自古以來都是被世人所吹捧的對象，而且受到世人的崇拜。然而這種具有預知神通能力的人，

卻難以抵擋業力的作用，只能預知未來的情勢，那只是依大道的規律，知道業報的結果而已，卻未能改變未來的命運。縱使知道未來的局勢，卻未能讓自己了然於心，只能讓自己更為煩惱痛苦而已，倒不如能認真修道，學習面對的能力。知道要死卻無法淨心甘願面對，讓自己更生煩惱緊張，帶著驚恐往生，或者以不正當的方法處理，造成業上加業，這種前識，只能給自己帶來更大的障礙痲煩而已，這不是有智慧者所要的。

修行的目的在於找到淨化本性的方向，照著淨化本性的道路去行，稱為修道，已修到淨化本性，覺行圓滿的佛地，始稱成道。神通是改變不了命運，只是隨著修行的次第，所出現不同的能力，如其能力尚未究竟，恐其前識的能力有誤，更易令人陷入迷惘。唯有修道淨化心靈，能修到如《心經》所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才能真正改變命運。

明理的修道士縱使不能修到此程度，也要甘願接受業力的報應，當面對

業力現前時，歡喜面對以了結舊業，絕對不要再做一些無謂的掙扎，再造新的禍殃。如聖佛已經證道，一切依天律而為，不敢有私我的造作，其使用神通，是善用來度化眾生，而不是炫耀其能，以獲得眾生的供養。

不是究竟全盤的了解，必然會以猜測而有錯誤，誤用的神通，令人自誤誤人，業上加業。是以有神通前識者，當要慎用，以免招來更多不必要的惡報。真正的神通，不會誤測，不會誤判，更不會誤用，以造成更多的誤會，遺災禍於未來。所以說：「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

本文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簡意

所以真正的大丈夫，知道處於大道的厚實純樸處，不處在輕薄虛華的外相，所以去除那虛華而取用此厚實。

探秘

所謂的「大丈夫」，孟子在《孟子・滕文公下篇》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孔夫子在《易經・乾卦・文言》曰：「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佛的十個尊號中有「調御丈夫」，本經第十五章載：「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總而言之，具有大智慧者，雖然各個宗教、每個領域的稱呼不同，但其通天徹地，深明真理大道的本質是一樣的，其所發出實際的功能是一致

的。

此處的厚與實，都是指大道樸素的根本，唯擁有大智慧能夠善處，未能明理的無明凡夫，無法看清這個境界，不但不知去居去處，也不想去居去處。然而萬物的表相，對於大道來說，是為薄為華，容易為凡人所看的，所欣賞，所以趨之若鶩，所以子夏在《論語・子張篇》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但那行小道，不是厚實的根本，世人居於此處於此，常會消耗心性的元能，造成回天的障礙，要特別注意。

老子在本經第十二章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充分的告訴我們，修道如果著於外境，容易被六賊偷走原能，是以明理的大丈夫要誠守中道，淨化心性，保護原能不使流失，因此說：「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得一章第三十九

偈言

天地得一可清寧　谷神得一可盈靈
萬物侯王得一興　若有所失道難明
貴賤高下要弄清　孤寡不穀侯王名
謙沖自牧心可靜　貧富窮通由天命

本文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簡意

自古以來能獲得唯一大道的：天得此唯一的大道，得以清明；地得此唯一的大道，得以寧靜；神得此唯一的大道，得以靈妙；空谷得此唯一的大道，得以盈滿；萬物得此唯一的大道，得以生長；侯王得此唯一的大道，可以使天下穩定。以上都是由於能得到唯一的大道所致。

探秘

「一」本義是「數之始也」，乃是最初的第一位，乃數目最小者，如一個；也是數目最大者，指全部，如統一；也表至高無上的道，如《淮南子・精神訓》載：「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一是表太極，是無形的道生化萬事萬物萬象的有形開始，也是由有形回歸無形，萬法歸一的最後，所以說「始終如一」，此處用來表示大道演化的有形根元。

天下萬物皆是大道的生化，在萬物的本身都可以找到唯一大道的精神，然而當時日久了，在運作的過程中，如果稍有偏離而不知調整，稍有污染而不知清除，勢必愈行愈偏，愈蓋愈厚，終至走向不歸路，難以辨明真相，找不到大道的根元。其實大道本自然，只要順著大道直走，就可以到達大道的終點，找回自己清淨的本性。然而當眾物偏離大道時，就無法全然受到大道的滋潤，必會產生凋零衰敗的現象。

大道生化萬物後，各顯其特色，猶如電器用品，所用的電是一樣，但其功能各別，重要是在顯其功能，以展現大道的偉大功能。猶如電力經過電器，展現不同的功能一樣，以顯示其多樣化。天的功能是清，地的功能是寧，神的功能是靈，谷的功能是盈，萬物的功能是生，侯王的功能是使天下歸正道。而這些功能都是世人身上皆有的，只是不知其有，不知何用，因而修道士當要觀天之道，執天之行，以盡人之聖性。挖掘本性中本有的智慧，以不變的心性，應心外萬變之境，必須做到事來則應，事去則靜，才是善

用，才能獲得事功。

本文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

簡意

天如不能獲得清明，恐怕會崩裂；地如不能獲得寧靜，恐怕會發生塌陷；神如不能獲得靈妙，恐怕會消失；空谷如不能獲得盈滿，恐怕會枯竭；萬物如不能獲得生長，恐怕會滅絕；侯王如得不到穩定，雖居高貴之位，恐怕會傾覆。

探秘

文中的清、寧、靈、盈、生、貞，都是大道展現於萬象的功能，以表附於萬物的特性，如果失去大道原能的動力，那一切就會變質了。天如果失去大道原能的滋潤，則無法表現清明，恐怕就會崩裂。地如果失去大道原能的滋潤，則無法表現寧靜，恐怕就會發生山崩地裂。谷如果失去大道原能的滋潤，則無法展現盈滿盛物的功能，恐怕就會發生枯竭的情況。萬物如果得不到大道原能的滋潤，則無法展現生育的功能，恐怕就會消滅了。公侯君王如果沒有大道的滋潤，則無法得到穩固，雖然居於高貴的地位，恐怕會被傾覆。

可見大道的功能，對於萬事萬物萬象有著不可分離的關係，因此《中庸》載：「道也者，不可須與離也，可離，非道也。」可見道是不能瞬間離開的，如果離開大道，就失去了生命的原動力，如何存活呢？道隱於平時生活之中，世人都在使用，但大多數的人都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能知其

道而順道行事者是為君子，是以《中庸》說：「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矣，察乎天地。」孔夫子於此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

離道而為，將失去大道原能的支援，必然導致衰亡頹敗的現象，是以說：「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

本文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簡意

所以侯王的貴位，建立在百姓的賤位上；侯王的高位，建立在居於下位人民的基礎上。

探秘

萬事萬物萬象都是大道所生，雖然各自與道是直接關係，但互相間都有道的因子存在，互相間必定有影響的作用，所以本經第一章要我們「無欲以觀其妙，有欲以觀其徼」，才能從中去發現有形與無形互相間，所產生錯綜複雜的關係，其中是有因果循環的關係，所以本經第二章告訴我們：「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

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這是老聖闡述天下間萬法對立的情況，並藉此指導我們要實踐大道，成就聖人的方法。老子對於世事的因果關係，看得透徹，所以能將其理說得明白，由於世人的無明，沒有智慧了解老聖所說的話，就會覺得其理與世人所想所要的互相違背，世人喜歡為賢，貴難得之貨，獲取所欲之物，但老子卻在本經第三章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這些都是人間至理，可以使世人安於心，而且居於太平世界之中。但到如今世人還是無法理解其中的奧妙，不敢實施於日常生活中，所以無法讓人心平靜，世界也因此無法太平。如果能知道大道無所不在，在萬物上各有

功能，根本沒有誰大誰小、誰貴誰賤、誰高誰下的問題，各有立場，各有功能，互相成就，不起分別，互相尊重，就不會起爭端，必然可使相互間產生和諧的氣氛。

貴要以賤為基本，才會顯出其貴，善人要有惡人墊底，才能成為善人，是以應該如佛感恩眾生一樣，因為有眾生，所以才能成佛。老子宣明這層道理，所以說：「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

本文

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簡意

所以侯王以孤王、寡人、不穀來自稱。這不就是高貴以低賤為根本嗎？難道不是嗎？

老子在前已闡述大道生萬物後，互相之間的微妙關係，接著要告訴具有領導百姓能力的侯王，該要如何做，才是素其位而行，不致於產生破車擋路，在位而不踐其職，使得家邦混亂，百姓顛沛流離，導致眾叛親離，終究難保自身及妻小後代子孫。身為侯王是一種福報，乃因上世積德而獲得今世的福報，如明其理，知道上天賦予領導的任務，是因上世懂得布施愛人愛物，所以今世擔任此職，為上天來照顧百姓。

如果因此忘了自己的責任，利用職權，結黨營私，官商勾結，狼狽為奸，搜刮民脂民膏，當福報享盡，將來勢必受到天譴，導致身敗名裂，歷史見證，歷歷在目，能不謹慎？所以老子在本經第七十五章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上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因而身為侯王，當知道本經第七十八章的道理：「天下柔弱，莫過乎水，而攻堅強者，

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天下莫能行。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正言若反。」又在本經第七章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又在第十三章說：「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這都是在提醒貴為侯王的領導者，應有的見識心胸和作為。古來侯王都以孤人、孤王、寡人、寡王、不穀來自稱，是提醒自己要以謙卑低賤的身份，來服務百姓，不可高傲，處處謹慎才能做好此一職位。同時也是在警惕自己，如果做不好為民服務，最後的下場，不但禍害自己，還殃及子孫，成為不能有子孫的傳承，遭到絕子絕孫的惡報。這難道不是以賤為根本來警醒自己，努力為百姓服務，才能受到百姓的尊崇與愛戴，尊貴的地位於是產生，因此說：「是以侯王自稱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耶？非乎？」

本文

故致數與無與，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簡意

因此，就算擁有很多車輛的財富，也要表現沒有車輛的財富一樣；就算有滿堂的金玉，也要將它當作平凡的石頭一般。

探秘

根據以上所說的道理，再參究本經第三十六章老子所說：「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可見處理事情的訣竅，在於針對問題解決問題，以陰和陽，以陽和陰，相輔相成，在相剋中找到相生的方法，自可圓滿其事，這正是哲學中

「正、反、合」的理論所在。因而做事低調，是一種涵養，更是一種明哲保身的方法，可以不招蜂引蝶帶來不必要的麻煩。

富有可安心享受，但不必炫耀；富有可行善，但不必因此帶來煩惱。這就是善用富貴的方法。明其理者，可享有富貴；不明其理者，富貴會給帶來禍害。所以老子在本經第七十章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以平常心過生活，無論是貧或富，不論是貴或賤，都是因果的現前，只要能坦然面對，淨心以待，不執著不妄想，自可體悟「故致數輿無輿，不欲琭琭如玉，落落如石」的真諦，安然生活於任何環境。

反覆章第四十

偈言

萬物反覆道之動　從弱顯強理皆同
萬物之理相融通　唯道是遵相與共
從無生有續繁榮　相處之道要以公
澈見真理本是空　有無交替理要懂

本文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

簡意

萬物反覆循環，是大道妙動所產生；在微妙柔弱中成長萬物，是大道的

作用。

探秘

世人容易著於外相，尤其讀書人容易執著文字相，因此產生文字障、知識障，造成埋沒寶貴的智慧，難以正確辨別事物的真相。這裡所說的「反」，是教導我們認識大道真相的方法。大道的本體至為寂靜，不是用肉眼可以觀察清楚的，因為道的出口，如本經的三十五章所載：「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

因而必須打開智慧眼，才能徹見其真相。打開智慧眼的方法，先尋明師以開啟玄關，然後自己要努力精進去探討，從有形進入無形，從動態觀察靜態，如此反覆進出，必然可從中找到訣竅而證悟本性。所謂的「反」，也可以說是逆向思考，從有入無，從陽入陰，從明入暗、從顯入幽、從已知到未知，如此反覆印證，必可契入超越有無、陰陽、明暗、顯幽的大道真相，所

以稱「反者道之動」。

所謂的「弱」，指不顯眼之處，是見微知著之處，有如本經第二十一章所載：「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雖然道的本體無形無相可以眼見，但其作用所生的萬物，卻是歷歷在眼前。只要君子能夠靜心以慎獨，知錯以改進，見微以知著，自可徹見大道在萬物中的跡象，有如《中庸》載：「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修道重要在做好自己，尤其重視他人聽不到看不到的小地方，因為這些微弱不起眼的地方，都是入道之處，因而說「弱者道之用」。

本文

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簡意

天下萬物都以有形的現象展現，然而這有形質的物質，都是從無形的大道所妙化。

探秘

世人都知道，萬物的生母是有形體可見的，但最原始的生母是誰所生呢？這個問題科學家都一直在探討，希望有一天能夠找到正確的答案。然而科學講求實證，沒有實物證明，是難以說服的。如果不能找出一條出路，科學永遠被實證的框框所限制，無法對於浩瀚的宇宙，無窮的真理，做出合理的詮釋。因而在各科學的盡頭，必須有哲學加以引導，始能在實證以外，開

出一條更前衛寬廣的道路，所以對科學的進展，才能更為迅速而有效。

然而哲學如果沒有神學的引導，恐怕就會在這個領域中繞不出去，是以哲學家都會探討到，是否有上帝的神學領域，如此哲學才會有更靈活的發展空間。神學還需要道學的規範，才不至於漫無目標，茫無涯岸，道學卻依據自然而發展，如此才有真相可循。因而違反自然，就無道可言，所以本經第二十五章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自然之形象可以眼見，但其所依大道的本體，卻無形象可見。然而萬事萬物萬象確是從大道所生，誠如太上老君在《清靜經》所說：「大道無形，生育天地；大道無情，運行日月；大道無名，長養萬物。吾不知其名，強名曰道。」大道的運行，從無形的無極、太極，到若隱若現的兩儀、四象，到有形象的萬物，都是道的作用，其從無形到有形，運作很長久的時間，並非世人以短暫的生命可以看到其演變的全程，為有智慧的聖佛可以徹見，是以老聖在此說「有生於無」。

聞道章第四十一

偈言

上士聞道勤而行　中士聞道或暗明
下士聞道冷冰冰　輕視大笑是其病
明昧進退要看清　最大之象是無形
道生萬物卻隱名　學道精神心淡定

本文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簡意

上等智慧的人，一旦聽聞大道，便能殷勤地去實行；中等智慧的人，聽聞大道，半信半疑，時有時無；下等智慧的人，聽聞大道，認為荒誕不經而以大笑回應，這種人不嘲笑大道，怎能顯出大道的尊貴呢！

探秘

所謂「上士」，是指品德高尚、智慧高超的人，由於心性透明無污，能夠對於諸理透徹貫通，知大道之真理妙用，一旦聽聞大道，必然樂意接受，毫不猶豫盡力去實踐推行，是以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這是與生俱來的智慧未被蒙蔽，一旦經人提醒點化，即時知道大道的奧妙，有如禪宗六祖惠能大師，聽到《金剛經》的「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心即開悟。

所謂的「中士」，是指品德中等、智慧一般的人。由於本具的智慧，受到汙染還未甚嚴重，對於大道似懂非懂，不能融會貫通，但對於修行修道之

事仍有興趣，只是遇到困頓障礙或考驗時，難免產生停止的狀態，這是由於對於大道不能徹底了解，有時候悟通了，就覺得道的存在，就努力修道；有時候想不通，覺得好像沒有道的存在，就停頓下來了。所以在修行路上，或停或行，因而說「中士聞道，若存若亡」。

所謂的「下士」，是指品德低劣、智慧缺乏的人，由於智慧被塵俗慾望覆蓋嚴重，已經忘記本性的寶貴，只在乎外境的享受，缺乏公德心，擁有無窮貪婪的私心。對於真理大道完全是門外漢，縱使有人勸他，要相信有道的存在，人間是有因果報應的，他卻不能認同，常有狂妄批判修道人，甚至於譏笑修道人是傻瓜，沒有知識，才會被大道所愚弄。大道的寶貴，是因知道的人勤行，不知道的人大笑。

老子在本經第七十章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老子所說的大道真理，由於世人智慧不同，理解的程度

有別，所以感受及作用，也各有不同。有如一般人念經求福報，學者解經增知識，修者體行啟智慧，覺行圓滿證佛道。

本文

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纇。

簡意

所以古人曾經說：真正明理修道的人，表面好像不明白；真正精勤進道的人，表面上好像退步；以平常心修道的人，表面上好像凡人。

探秘

所謂「建言」，乃是古賢經歷所體悟的智慧之言，對於後人有引導開發智慧的功能，但學者除了會讀誦會解釋以外，修士還得要進一步用心體會，

並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以致於純熟能圓滿應事，才能成為自己的智慧。道本在自然當中，不分明昧、進退、夷類，一切沒有對待，只是各有功能，智者明其理守其道而不炫耀，愚者不明理模糊其理不明其道，卻樂於炫耀。

禪宗無門關公案記載：唐朝南泉普願禪師，接化趙州從諗（讀審）禪師。趙州問南泉：「如何是道？」泉云：「平常心是道。」州問：「還可趣向否？」泉曰：「擬向即乖！」州問：「不擬爭知是道？」泉曰：「道不屬知，不屬不知；知是妄覺，不知是無記。若真達不擬之道，猶如太虛廓然洞豁，豈可強是非也！」趙州於言下頓悟玄旨，心如朗月。又頌云：「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涼風冬有雪；若無閑事掛心頭，便是人間好時節。」平常心就是直心，就是中庸之道，就是正道。

老子在本經第二十八章說：「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

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聖人明白道是整體而不能分割的，知道何時顯其功能，何時隱其作用，善用得恰到好處，所以又能體行本經第四十五章所述：「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這些名言都是老子的智慧結晶，我們能體會，就能在日常生活中，達到太上老君所說「常應常靜常清靜」。也就是此句「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的內涵，明白道理的人，善於在暗處隱藏；懂得勤進大道的人，善於應用以退為進；真能以平常心應事的人，能夠履險如夷，不起惡念。

本文

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簡意

具有上等品德的人，具有如空谷一般的胸懷；真正對大道很清楚的人，受到侮辱也不在乎；具有廣大德量的人，總認為德量還不足；懂得累積德量的人，經常在暗中默默進行。

探秘

具有上等品德的人，具有無窮的涵養，心如虛空，能容萬物，不起分別，不與人爭，猶如老子在本經第八章所說：「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又如本經第二十七章所說：

「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

上德之人能知大道的要妙，能實踐大道的真理，心胸無限寬廣，能體諒他人，不但能容忍他人的侮辱，不但不生氣反撲，還能化敵為友，化阻力為助力，所以說「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古哲說：「聖人過多，賢人過少，凡人無過。」聖凡之分，在於心性的有無污染，聖人慎心物於隱微，時時刻刻檢視自己，有過即改，所以日躋聖境；凡人不知檢點，讓習氣覆蓋本性，產生無明而成為愚癡。

所以老聖在本經第七十一章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知錯能改，善莫大焉，成就聖佛，就在眼前。道的內涵是無止境的，真能明理修道的人，永遠認為自己還

不足，所以才有動力往前進步；如果自恃德量具足，就會自滿懈怠而停頓。因而修道建德的人，深怕受到他人讚歎，而受到盛名之累，使自己的自滿自傲無形中興起，所以一直以平常心默默進行，因此說「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

本文

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簡意

具有率真品德的人，具有上等智慧，能隨機應變；真正的廣大，沒有界限與稜角；偉大的成就，總是堅持到最後才完成；大道的音訊，是難以用耳朵聽到的；大道的形象，是難以用肉眼看到的；大道隱藏，其真象難以名相

形容。渝是變化。

探秘

大道的本質是樸實而真誠，是真空而至靜的，但其作用展現在萬事萬物萬象上，卻是千變萬化，極為靈活的，因而老子在本經的第五章說：「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又在第六章說：「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又在第三十五章說：「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大道是盡虛空遍法界，無所不在，無所不能，無所終始，放之則彌六合，其大無外，天下莫能載；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小無內，天下莫能破；無邊無際，無方無隅，到處可見，只因智慧不足，不能悟會，僅得應用而已，所以說「質真若渝，大方無隅」。

天地萬物都是大道成就的器品，都是上帝經過無窮劫製造而成，所以

才有今日繽紛的世界。猶如建造房子，必須打好地基，才能保有建築物的堅固。修道也必須一步一腳印去實踐，才能有踏實的成就。如老子在本經第六十四章說：「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又如第五十四章所載：「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天下太平的成就，是從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做起，然後逐步齊家治國，才得以平天下，終至於靈性的收圓，回歸無極理天，所以說「大器晚成」。聲為音之源，音為聲之末，真正大的音量，是屬於天籟，但此聲雖微，其音量甚強大，不為人耳所能聽聞，這是上帝創造宇宙萬象的奧妙。如果世人未能淨化自己，回歸道源，是沒有能力可接受如此大的音量，必然腦裂心亂而亡，所以說「大音希聲」。

所謂的「大象」，是指大道的形象，是無形可見無象可識，如本經第十四章所述：「視之不見，名曰夷；聽之不聞，名曰希；摶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繩繩兮不可名，復歸於無物，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謂道紀。」但所有萬物都有道的存在，難以單一的名相形容，無法以一名相而表明大道的全象，是以老子在本經第二十五章說：「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道隱無名，難以名相示人，是以用道、大、逝、返來勉強形容，使人能有所認知，世人當知名相不是道，道藏名相中，必打破名相的束縛，才得以見真道，是以說「大象無形，道隱無名」。

本文

夫唯道，善貸且成。

簡意

唯有大道，才善於運作而成就萬物。

探秘

所謂的「貸」，其本義是「施」，是以財貨施人的意思。大道善於施與萬物，給予具足的能量，使萬物能夠各就其類，受到滋潤而成長，成就繽紛的萬類。其功能難以目測，難以耳聞，難以意識，勉強以幾近於道的水德來形容，如本經第八章所載：「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大道在水德方面有如此大的成就，但水也只是道

所生的萬物之一而已，可見大道善於運作而成長萬物的功能。

《中庸》載：「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唯有大道，才有如此的能力去運作如此巨大的成果，所以說「夫唯道，善貸且成」。

沖和章第四十二

偈言

道生一二三萬物　負陰抱陽大道入
沖氣為和常自如　善用其理受道護
王公稱孤寡不穀　能悟其理謙卑處
知所損益能覺悟　強梁凶死是教父

本文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簡意

大道從無生一，再由一生二，二生三，然後再由三生萬物。

大道從無生有的程序，依據《易經》所述，始於無極的「〇」，經過太極的「一」，分成陰陽兩儀的「二」，到互為作用的「三」，終至生成萬物。其過程繁複，其時間長遠，其作用交錯，其變化無窮，其生物不測。在演變的過程中，「有」為世人所知所命名的道之產物；但尚有許多不為人知，還未命名之道的奧秘。道的本質是無形，但經歷長久的變化，從無形變為有形，無形無以名稱，是為天地的開始。從零變一時，是從無形轉化有形的開始，是為萬物之母。當太極衍生為兩儀時，孤陰不能生，孤陽不能長，所以必須要有交合的「三」，才能生育衍生出萬物。所以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本文

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

簡意

萬物都存在負陰與抱陽的現象，陰陽二氣互相調濟，才產生和氣。

探秘

萬物中充滿了陽離子和陰離子，由於數目相當，所以才能保持物質的穩定，如果兩者不等，必然為了找到相應對象，互相間起劇烈的動作反應，而發生巨大的能量。猶如人的情緒在穩定的時候，是溫和的，一旦受到外境刺激，未能保持穩定的情緒，必然暴跳如雷而失去理智。世人的情緒起落，時常隨著環境而變化，呈現不穩定的狀態，這是在心性所興起的陰陽二氣，未能保持平衡的關係，因此無法啟發智慧，圓滿處理事情，使得情緒的變化，

攪亂了氣氛，破壞了秩序，社會不安，從此開始。

《中庸》載：「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這就是所謂的「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的道理所在。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先王所提倡的大道，要懂得善用，才能將事情處理得圓滿而有效果，也就是要將陰陽二氣調適好，才能心平氣和，心中平靜，才能開啟智慧，所以說「沖氣以為和」，沖就是互相激盪調整，使能達於和氣。

本文

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簡意

世人所厭惡的稱號與情境，唯有孤、寡、不穀，然而王公卻以此來自稱。

探秘

大自然也是陰陽二氣的作用，如人世間以王公之高位為陽；以孤、寡、不穀之賤位為陰。善於運用其理，才能產生平衡而穩定。聖人甚知其中的道理，是以能妥善應用，誠如本經第六十三章所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

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又第七十七章載：「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欲見賢。」

古代王公奉聖人之教，知道以無為任事，不稱其大，而以世人所不願意的孤、寡、不穀之賤位自稱，所以才能成其大，居得久又穩，是以說：「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

本文

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簡意

所以一切事物，有的在減損中，反而獲得利益；有的在受益中，反而受

到減損。古聖賢人所教化的道理，我也拿這些道理來教導他人。

探秘

損益是用來調整事物的，使能達於平均而合乎中庸之道，一般人喜歡增益，而不喜歡減損，這是一種很膚淺而無智的判斷，因為不知道什麼情況，就一味的喜歡增益，如果因增益而造成禍害，為何要增益？如果因減損而減輕了禍害，為何不減損？如果因增益而獲得福智，為何不增？如果因減損而傷及生命財貨，當然要謹慎。因而對於事物，應該要善用，使能趨吉而避凶，這是處事的原則，也是合乎大眾的利益。

《易經・損卦・大象傳》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告訴我們學道的君子，當要以此卦做為修身養性的善言，必須時時刻刻抑制忿怒閉塞邪慾。《易經・益卦・大象傳》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這卦在引導我們，修道君子當要見賢思齊，隨時向善學習，移

樽就教，不恥下問，有過錯即時要改善。老子在本經第五十八章提醒我們：「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教導我們要謹慎，禍福無門，唯人自召，要善觀其中的變化，做適當的處理，才能得其福而避其禍。

因而在第四十八章勉勵我們處事的原則：「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體會其中的內涵，並在平時生活中實踐，自可掌握「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的要義。天下的事理是共通的，古聖先賢對於恆常真理的正確教化，可以歷古今而不變，放四海而皆準，我當然也是一樣，順合大道真理的教化，以喚醒眾人的本性，不會標新立異以顯耀自己的獨特。所以能做到本經第二十三章所說：「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以及第二十七章所說：「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

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如此才能累積玄德而達於無為，是以說「人之所教，我亦教之。」

本文

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簡意

自恃強大而不遵循大道的人，往往不得善終，我以這個道理作為教化大眾的宗旨。

探秘

所謂「強梁者」，是自恃能力強大，不依循道德行事，自以為人定勝天，不聽有德者忠言的勸導，不依聖賢之言行事，為了一己私利，自恃其

強，蠻橫無理，不管他人死活，為所欲為，禍國殃民，造下滔天大罪，窮劫難以平反，必然禍事連連，諸事不順，死傷慘重，歷劫難以還清，還要殃及子孫。這種情況在歷史的案例中，到處可見，明理人當引以為戒，始能趨吉避凶。

所謂的「教父」，是喻指教化眾生的宗旨或原則，遵從教父之言，可以在人間趨吉避凶，使諸事順利；出世間，能夠因在世累積善德，淨化心性，達於回歸本來的果位。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季氏篇》提醒我們：「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如此小人不知敬畏天命、大人、聖人之言，就是強梁者，故常妄言妄行，胡作非為，自招罪過，必遭惡報，我們當引以為前車之鑑，是以說：「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為教父。」

至柔章第四十三

偈言

天下至柔入至堅　水與空氣在裡面
無有均在道之間　無為之理最強健
大道之理最普遍　善用之者有益焉
不言之教合於天　天下及者實希鮮

本文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簡意

天下間最為柔順之物，可以暢行於天下最為堅固之物，大道以無形至柔的妙能，融入於萬物之間而無所不在，我從此處可以知道，無為真正的好處。

探秘

天下的至理，經常存在於萬事萬物萬象當中，必須要用心觀察，靜心體會，契入其中，才能有所領悟，啟動智慧，才能圓滿應事。但這種智慧是一般人都想擁有的，然而這種境界並非一般人可以獲得。世人不明無為的實境，更不知道如何達於無為，是以無法施展無為，反而常以自己的意識心用事，以為自己擁有比他人更高的聰明才智。由於所知與事實未能脗合，常有聰明反被聰明所誤的情況。

所以老子在本經第三十章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

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又在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以兵強天下，以智治國，都是至堅的有為，有為容易碰壁，容易起衝突而造成損傷死亡。無為的至柔，不會有障礙，能夠產生高度化解的能力，遇困不阻，遇難不障，如本經第六十三章所載：「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無為至柔，其功厥偉，無所不能，無不圓滿，這是大道無所不在，能於暗中化解一切的功能，是以說：「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

本文

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簡意

大道所展現無言的教化，無為的好處，天下萬物的功能，很少能跟得上的。

探秘

大道真言盡在不言中，真理難以言語說明，常有說一漏萬難以完整的情況，容易讓人斷章取義而起誤解。雖說「文以載道」，但也須有智慧者才能以文而契入真道，智慧未開的凡人，不容易在語言文字中體得真理。如不識貨的人，常把鑽石當成玻璃珠，不能識得本性真佛，卻向外求佛。宋朝大文豪蘇東坡於四十九歲時，遊九江登廬山夜宿東林寺，看到沿途的景象，寫下

這一首膾炙人口的詩：「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夜來八萬四千偈，他日如何舉似人。」《論語・陽貨篇》載：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

雖然天不言地不語，但一切真理盡在其中，這都是不言之教，用心體察者，自然有所得，否則生在其中，永遠不知其存在，不能證得大道的寶貴。老子在本經第十一章說：「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這是物體無為的作用。第十九章載：「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這是無為的利益。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這種有所為的無為，可以徹底淨化人

心。但無為之大道，聖者智足可以契悟，凡人智缺難明真相，本經第七十章載：「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正是說明聖凡智愚之別。所以說：「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知止章第四十四

偈言

名譽身心互比較　性命財貨哪重要
得失真相要明曉　造業奪愛細推敲
多藏厚亡認真瞧　世間無常難預料
知足不辱業可消　止於至善為目標

本文

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

簡意

名聲與身命，哪個比較重要呢？身命與財貨，哪個比較貴重呢？獲得與

亡失，哪個禍害比較大呢？

探秘

凡人智慧不足，經常顧此而失彼，終究不能圓滿，最後遺憾終身。如能面對問題，用心面對去學習，在此中獲得圓滿成就時，當有無限的喜悅。然而坐享其成的惰性，常成為世人阻礙成功的障礙石，在求不得的情況下，使得心情常有起伏，情緒因而不穩定，常生活在煩惱憂鬱之中。如果能夠徹底觀察，弄清楚其中的根由，當可圓滿處理，使能得到心情安定。其實這一切都是心性的反應，所以佛家說「萬法唯心」。

在《紅樓夢》第一回中，跛足道人說：「世人都曉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古今將相在何方，荒塚一堆草沒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金銀忘不了；終朝只恨聚無多，及到多時眼閉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嬌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說恩情，君死又隨人去了。世人都曉神仙好，只有兒孫忘不

了；癡心父母古來多，孝順子孫誰見了。」這是世人的寫照，充分表現出猶豫與無知，難以抉擇，使自己生活於煩惱困頓之中，遲遲難以啟發智慧。

到底是身體重要呢？還是名譽重要呢？到底是身心健康重要呢？還是擁有巨大的財富重要呢？是獲得甚麼會產生病態呢？還是失去甚麼會產生病態呢？這些問題一直都是世人所關心的問題。綜合而論，人間最有價值的是本性，再來是本性所居的肉體，再其次是外物。本性道德具足是最為可貴，人的一生，可藉身體以修得真道，是以居其次，再來是身外的名利情等外物，可用來輔助色身，以證得真法身。

因而《大學》說：「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所以老子先要我們認識「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前面的分析當了然於心。

本文

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簡意

所以為了要追求很喜愛的東西，必須不惜代價而大費周章去獲得，為了積蓄多一些的名利，恐怕要付出慘烈犧牲的代價。

探秘

世人為了追逐名利情，經常忘記了最寶貴的性命，以及次可貴的色身，卻念念不忘去索求身外物的名利情。經常是大費周章，不顧違背本性良心，傷害天理，不注意身體的健康，只為了短暫名利情的享受。當追求名利情時，無所不用其極，縱使粉身碎骨，落入輪迴沉淪苦海，也在所不惜。一旦累積豐厚的財富，卻無法消受，眼看著業力現前時，一切在眼前毀掉，尤

在臨終之時，人間一切財富都帶不走，只帶走一生的功與過，只能留下空遺恨，遺憾終生。到那時雖醒悟後悔也來不及了，不如早日覺醒，以免落入輪迴的陷阱。

是以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榮枯得失，循環報應無差；富貴壽夭，生死輪迴有定。社會發達道德衰，善人受虧，惡人逞強。不顧門風名節，不怕陰陽處罰。為仕者，不知安份守己；為農者，不曉勤勞深耕；為工者，不求技術精巧；為商者，不守斗秤公平。只以有利是圖，不以道德為重。違背天理，喪盡人道，雖世人可欺，天道難容。一舉一動，聖鑒分明，善者佑之，惡者懲之。」因果報應，當是自作自受，業力現前，誰也逃不了，因此說：「是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

本文

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簡意

能夠知足，就可以不招恥辱，知道該止則止，可以防止危險，可以歷久不衰。

探秘

知足的人不貪，不貪不求不偷不搶不誘不拐不奪不掠，品德自然崇高，沒有受辱的原因，就不會受到侮辱的報應。知足的人，透徹天理，不但不會違背天理，而受到恥辱，更能依循天理而遨遊於大自然中，瀟灑自在，所以能常保喜樂。待人處事，明道理行圓融，與人不爭，該止則止，絕不侵犯他人權益，自可不受他人的報復。如此與人和平相處，互利互益，沒有私心，

自可長久。

老子在本經第十六章提供長久不殆的方法：「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又在第五十九章提供長生久視之道：「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待人處事要先明理，能夠知足、知止，自然不會有越份的行為，互相之間不會交惡，自可以長久存活。當證得一切具足的本性時，就會保持清淨的心性，不會向外追逐，這是至德的流露，常住真心永享涅槃至樂，是以說：「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

清靜章第四十五

偈言

大成謙卑不敗壞　盈滿謙沖虛谷懷
大巧若拙不意外　大辯若訥能巧乖
熱心暖寒莫排洄　躁熱能靜化最快
清靜之心永不衰　回歸正道行不歪

本文

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簡意

有大成就的人，常感到不足，其智慧的妙用，可以完善而不敗壞；有大

德量的人，常以謙沖自牧，其德智的作用，可以無窮盡。

探秘

真正偉大的成就，是無止盡沒有終點的界限，其能量無窮，勇往直前，永不困頓，不顯倦容，不現敗象，這就是真理大道所擁有無盡能量的成就，不見其始不見其終，誠如本經第六章所述：「谷神不死。是謂玄牝。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猶如孔夫子學不厭教不倦的態度，還是保持其謙虛而不自滿的精神，這就是聖者智慧的妙用，在其心中好似還有許多事情還沒完成，永遠沒有自滿的一天，天天保持充滿的精力，學習圓滿而完善地活在當下，心中永遠是清新而不陳舊敗壞，如《大學》載：「湯之《盤銘》曰：『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曰：『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因而說：「大成若缺，其用不弊。」

大道充滿永不消失的巨大能量，作用在自古至今的萬物上，卻好似甚麼都沒有發生過一樣。誠如本經第三十五章所述：「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在第四章載：「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淵兮似萬物之宗。」道融合在萬事萬物萬象之中，其作用無窮，卻難以明見，自不居功，好似不存在，卻是具足能量，猶如本經第三十四章所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所以說：「大盈若沖，其用不窮。」

本文

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

簡意

真正的率直，雖受委屈也能圓滿；具有大巧智的人，表面好像很笨拙；很會辯論的人，表面看好像很木訥。

探秘

真的正直是不受凡塵障礙的影響，雖然在五濁世界中，充滿了烏煙瘴氣，但對於直率的本性，一點也汙染不得，猶如蓮花出汙泥而不染。直並非人間橫衝直撞的直，而是能歷經曲折困阻，不受影響而能達標的柔勁。能夠克盡萬難，消除心中的汙染，不被外境的諸物所誘惑，不為美色所影響，不為名利所牽制，可以常駐真心，因此可以克服諸心物而直了成佛，也就是率性之謂道，是以說「大直若屈」。

巧拙皆是大道本體所產生的作用，有智慧的聖者現其拙而藏其巧，《陰符經》載：「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

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所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學習「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二章〉的精神，是以其德不去。又第五十六章載：「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大道就在看似笨拙中，卻能顯巧智的可貴，所以說「大巧若拙」。

孔夫子在《論語‧學而篇》中說：「巧言令色，鮮矣仁。」太多的花言巧語，反而無法顯現其心的真誠。多言數窮，不如守中〈第五章〉，輕諾必寡信〈第六十三章〉，《呂祖百字碑》則說「養氣忘言守」，六祖惠能大師則說「口說心行」雖然口說如果心不行，還是無功而返。可見會說話的人，是要真能默默實踐的人，用實際的行動，來證明所說的話是真實的，所以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說：「古者言之不出，恥躬之不逮也。」又說：

「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足以說明「大辯若訥」的道理。

本文

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簡意

燥熱可以克服寒冷，清靜可以克服燥熱，保持清靜的心，才能使天下回歸正道。

探秘

天下萬事萬物萬象，都在生剋的運作中成長，猶如世人在經事中長智一樣，只要我們善加觀察體悟，不難發現其中的奧秘。躁是熱的作用，寒是冷的作用；靜是冷的作用，與熱互相生剋。冷熱是陰陽的作用，能將陰陽調適

和諧，必然心情平和，人與人之間，皆能修得「常應常靜常清靜」，必然使天下悉皆歸於平靜，這是世人皆以修身為本，都能契入大道的無為，當下即是活在人間天堂。

因此老聖在本經第三十七章說：「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又在第五十七章說：「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

修道士貴在知道放下，還要真正能放下，才能獲得無量的功德，讓自己過著自由自在灑脫的生活。其實真能放下的人，一切順其自然，自然的調整是最為有效力的，如此自可體會「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的道理所在。

知足章第四十六

偈言

天下太平馬耕田
莫大罪惡將慾添
莫大過咎欲充填
知足常樂行不偏

天下混亂馬無間
莫大禍害知足厭
知足之足災禍免
知足心安智能兼

本文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

簡意

天下在太平盛世時，作戰用良馬卻是用來耕田；當天下大亂時，戰馬就

必須生活在郊外的戰場上。

探秘

天下如戰場，有時打戰，有時休戰。當休戰的時候，天下無戰事，稱為有道；當天下戰亂的時候，稱為無道。馬是打戰的工具之一，在太平盛世的時候，因不用派上戰場，只好當成一般運輸的交通工具，或者到田裡耕田。「糞」的本義是「糞除」，乃是兩手推著穢物去丟掉，丟棄之物就是糞，也就是一般所說的「大便」或「屎」。天下太平時，沒有戰爭，於是不必上戰場打戰，有如糞被除去一樣。但糞雖是廢棄物，卻是成為農作物成長所須的肥料，為農人耕田滋養農作物的好東西，所以糞又有益田的作用。馬雖然不在戰場打戰，卻可用來耕田載物，所以說「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

「戎馬」就是戰馬，當天下無道戰亂的時候，就必須上戰場打戰，一切的活動都在戰場上，連吃糧草睡覺生小馬，一時都離不開戰場，隨時備

戰，難有喘息的機會。世人生活在天下，每天也是為名為利為愛情而奔忙，有如在戰場打戰，為的是什麼？天下有道，是指世人平靜休閒過日子；天下無道，是指世人生活在動亂不安中。然而世人都是在忙與閒、動與靜之中過日子，重要的是，如此的人生，我們悟出了什麼道理？本來世間就是心性的磨練場所，來到人間最大的福報與作用，就是親證佛性，回歸本位，這要在「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中去體悟。

本文

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簡意

最大的罪過，莫過於慾望；最大的禍害，莫過於不知足；最大的過失，

莫過於貪得無厭。所以能懂得知足常樂的人，才能獲得經常滿足。

探秘

老聖在本經第十二章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在生活中會引動我們的慾望的，是五色、五音、五味、馳騁田獵、難得之貨，一生都是為了追逐這些身外物，卻讓本性具足的能量流失，最後難以回歸聖佛的本位，所以老子要我們為腹，充實心性的資糧，不要為目而流失能量。腹本指吃飽肚了，喻為充實心性的德量；目本指眼睛，喻為與外境接觸的器官，為眼耳鼻舌身意的代表，足以讓我們與外境接觸時，流失能量。不知足就會產生慾望，產生慾望便會起心動念向外追求，從此一不小心就種下輪迴的種子，讓我們沉淪於六道輪迴中，難以出離苦海而回歸無極理天。

這會盜取我們心性能量的，稱為「六賊」，就是外境的色聲香味觸法，通過人身的眼耳鼻舌身意，盜取心性上的原能，讓我們天生的能量流失，造成難以回天的事實。如果能夠知道本性本來一切俱足，不必向外攀緣著境，不使原能流失，自可保持本性的本態，可以從人生諸境中解脫，不為所困。所以說：「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瑤池金母在《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告訴我們解脫的方法：「解脫非難，難在定慧，身心大定，便生智慧，智慧既生，解脫亦易。欲明解脫，先除六賊，耳不聽聲，目不視色，身不觸污，意不著物，鼻不妄臭，口不貪食。六賊既空，五蘊自明，受想行識，如鏡見形。五蘊既明，三家會合，精氣與神，長養活潑，上下流通，何難解脫。」

天道章第四十七

偈言

天道有無互感應　智者不出天下明
能見天道慧眼清　離道愈遠智慧病
聖人妙通知天命　徹知天下不遠行
不見能明由心靜　不為能成心妙靈

本文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簡意

徹悟的人，不必出門，可以知道天下事；不必從門窗往外看，也可以知

道大自然的道理。如果離開本性愈遠，他的智慧就會愈來愈少。

探秘

世人的本性源自大道，與大道無分無別，與萬事萬物萬象同住於大道中，不分你我，相融相會，不分彼此。一旦各入其類，分道揚鑣，各營自己的生活，時日久了，卻忘了我們曾是在一起的，就如同一個大家族的子孫，互相不認識。萬物本從大道所生，如今各自隨類續生，難以回想原始從何處來？所以孔夫子在《中庸》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離道愈遠，是由於為了保護私利，起了分別心、嫉妒心、瞋恨心⋯等等惡念，從此本性的功能就愈來愈消失了。

因而又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本性的功能被掩蓋了，對事情看不清了，對事理辨不明了，本具的智慧愈來愈弱了，不明事理胡作非為，愈來愈離譜了，離正

道愈來愈遠了，造業致災情況愈來就愈嚴重了。這一切都是發生在本性被蒙蔽所造成的，是以《大學》告訴我們回歸正道的方法：「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這是要回歸大道的方法，重要在每個人要以修身為本，修身以格除心物找回智慧為根本，如此才能展現至誠本性的功能，達到如《中庸》所載：「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至誠的本性，人人都有，只因貪、瞋、癡、慢、疑……等等諸多心物的障礙，難以發揮功能。

當清除門戶之爭、法門之見，沒有任何的障礙阻隔，自可通天徹地，瀟灑遊走於人間，自在逍遙於諸境，所以說：「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戶牖實喻門戶之見，自築高牆，難以互通，

所以心胸狹隘，不能融會貫通；處處短視，沒有遠見；不明事理，智慧必障。

本文

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簡意

所以聖人智慧具足，不必遠行，就能知道天下事；不必親見，就能夠明白其中的道理；不必刻意作為，自然能夠有圓滿的成就。

探秘

凡夫聖人皆同一性，都是大道所生，本無智愚之分，只因入世受塵慾所蓋，未能發揮本來的如來智，離開真理大道愈遠，而流浪於苦海之中，太上

老君在《清靜經》說：「眾生所以不得真道者，為有妄心。既有妄心，即驚其神；既驚其神，即著萬物；既著萬物，即生貪求；既生貪求，即是煩惱。煩惱妄想，憂苦身心，便遭濁辱，流浪生死，常沉苦海，永失真道。」久而久之，在本性中本具「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的功能漸漸退去，以至於無明無智。

是以瑤池金母在《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說：「道者，反本之用也。萬物皆有本，由本而生枝，由枝而生葉，由葉而生花，由花而結果。人與萬物，不同質而同理也。本立則根生，根生枝葉茂；本枯則根朽，根朽枝葉零。是以修道固本，固本者何？人以孝弟為本，道以精神為本。孝弟立而人無愧，精神足而道可修。修道無他，還全本來面目而已。精神從何處散出，還從何處收來。」這是養成聖人的方法。

《中庸》則載：「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又載：「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之智，徹知天地萬物，可以融會貫通，不受外境阻礙，是以能「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

日損章第四十八

偈言

為學知識日增益　為道日損解縛繫
損之又損少惑迷　以至無為見真諦
善用無為最有利　能取天下無為闢
執著有為成就稀　日損善用糾纏離

本文

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簡意

從學習可以天天增長知識，從修道可以天天減損慾望，將慾望減損再減損，可以到達清靜無為的境界。無為真正的涵意，是無所為，也無所不為。

探秘

世人學習的目的，重點在於向外獲得知識與常識，如此容易因獲得學術地位，讓自己產生高傲的行為，成為障礙人際關係，以及蔽障智慧的重大原因。從事實觀察，向外追求來的常識，如能用來作為開發智慧的工具，那是正確的抉擇，然而許多人卻拿來炫耀標榜，讓智慧相形式微。所以老聖希望世人對此能有正確的認知，在修道路上，應該要多觀照自己的心性，清除本性上的心物，因而要做到減損再減損，減損到一無所有，才得以到「無為」的地步，也就是《心經》所載「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才能照見五蘊皆空，足以度一切苦厄，如此才是真無為。

所謂「無為」，是說該為則為，不該為則不為，也是有所為有所不為。所以說：「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

本文

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簡意

所以想要治理天下的人，應該經常以無為處事，如果以有為的作法行事，就不能夠將天下治理好了。

探秘

心性能保有平靜，心性中的智慧才會生發作用，否則心情一亂，心中無

主，必然難有智慧將事情處理圓滿。所謂「取天下」，是要能容得天下，心中能靜，才有足夠的清靜空間容萬物容天下，否則心地狹隘一毛難容，一塵難受。無事心則能靜，心地寬闊，則能容天下而取得天下；有事心則難以清淨，心地狹隘，微物難容，怎能容天下而取天下？所以說：「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在《黎山老母明燈真經》載：「先天之心，清靜無垢；後天之心，情慾有污。靜之一字，妙理無窮。養性克復先天之命，必須消除邪念；鍊命保全後天之性，務宜靜悟玄功。佛言明心見性，非靜不能明與見也；儒言窮理盡性，非靜不能窮與盡也；道言修真養性，非靜不能修與養也。是故定靜之功，乃三教之命脈也。靜極則虛，虛極氣清，氣清大道則明；妙極則玄，玄極心悟，心悟真常則得。心靜則神清，心動則神昏。塵無風而不起，心無慾而常靜。非禮勿視，眼之靜；非禮勿聽，耳之靜；非禮勿言，口之靜；非禮勿動，身之靜。有慾念必除，有妄念必消；有私念必戒，有貪念必滅。念消

則私盡，私盡則慾除；慾除則陽純，陽純則陰滅。」如此常保靜心，無雜事以擾心，能量可充足，自可如意取得天下，是以說：「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

德善章第四十九

偈言

聖人心常存百姓　善與不善皆順應
信與不信皆能行　善以及信以德明
聖人處事以公平　天下百姓皆欽敬
改善百姓著相病　回歸赤子醒心性

本文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簡意

聖人沒有固執不變的心，總是為百姓的利益著想。

大道的本質是一體而永恆不變的，可用真常來表明，但其作用是變動的，可分為常與無常，一個現象卻有不同的說法，如生死之事稱為無常，但生死本是自然的常態。如《六祖壇經》載：張行昌曰：「弟子常覽《涅槃經》，未曉常、無常義，乞和尚慈悲，略為解說！」師曰：「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一切善惡諸法分別心也。」曰：「和尚所說，大違經文。」師曰：「吾傳佛心印，安敢違於佛經？」曰：「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

（中略）師曰：「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徧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

八倒，故於涅槃了義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樂真我真淨。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徧，有何所益？」

由於世人智愚不同，對於事情的看法不同。聖人猶佛，徹見宇宙真象，明了大道的真常本質，善用大道變化的常與無常，隨圓就方，善用圓滿，不拘泥於一方一法。百姓的心有為，難有恆常之心，變動無常，但聖人能以不動的真常，應變百姓的常與無常，隨緣教化而善其功，所以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

本文

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簡意

對於善良的人，我固然會善待他；對於不善良的人，我也是一樣善待他，這就是大道本具真善美的善德。

探秘

聖人對於百姓所展現的善與不善，都能深知而圓滿其事，不生分別其善惡，皆能面對而以善德教化。聖人深知本經第二章所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

不去。」善用第三十六章所說：「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的妙理，所以能做到第二十三章所述：「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

無論在任何狀況，聖人皆能善用而順應，曲成而圓全，所以能獲得第二十七章所述：「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如此的大德，是以說：「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

本文

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簡意

對於誠信的人，我固然能對他有誠信；對於沒有誠信的人，我依然對他有誠信，這就是大道本具的信德。

探秘

如同前所析理，信與不信，是世人對於人事物的反應，有信則有功，無信則無功；善信有善功，不善信則無善功。世人本具信德，只因智慧被紅塵俗慾所障礙，失去功能，是以有信與不信的分別。聖人德智俱足，深明大道的誠信，以此誠信以贊天地之化育，以感化百姓之無明，對於百姓之信者與不信者，隨其信的程度不同，給與適當的教化，使其能明理而淨心，淨心而

回歸本源。如佛家為智愚不等的眾生，分為小乘、中乘、上乘，終歸無上乘而入佛地，因緣說法，因材施教，旨在喚醒使其無明化去，因覺悟親證而成就，雖一闡提亦有佛性，都不放棄其成佛的機會。

有如《達摩破相論》載：「問：『如佛所說，我於三大阿僧祇劫，無量勤苦，方成佛道。云何今說，唯只觀心，制三毒，即名解脫？』答：『佛所說言，無虛妄也。阿僧祇劫者，即三毒心也，胡言阿僧祇，漢言不可數。此三毒心，於中有恆沙惡念，於一一念中，皆為一劫；如是恆沙不可數也，故言三大阿僧祇。真如之性，既被三毒所覆蓋，若不超彼三大恆沙惡毒之心，云何名解脫？今若能轉貪瞋癡等三毒心，為三解脫，是則名為得度三大阿僧祇劫。末世眾生愚癡鈍根，不解如來三大阿僧祇秘密之說，遂言成佛塵劫未期，豈不貽誤行人退菩薩道。』」這一切都是信德的作用，信則一切道理可相融通，不信則一切道理滯礙難行，聖者志在將不信者，使其能信，而一併救度之，所以說：「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

本文

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簡意

聖人對天下人的處事態度，是謹慎小心的，都以平等同理心，使得百姓都能用耳目專心一意，來向他學習，聖人對所有的人，都能夠如同愛護小孩一樣的看待。

探秘

所謂的「怵」，本義是「恐」，乃心中畏懼的意思。其字中的「朮」，讀竹，是一種野生的苦草，莖可入藥，人皆畏服苦藥。「怵怵」，是謹慎小心的意思。孟子在《孟子・公孫丑上篇》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

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於掌上。所以謂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見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這本具的怵惕惻隱之心，乃是本性中真常之性，平時不起作用，一旦遇到情況，油然從內心興起。聖人看到眾生偏離正道而走向邪道，產生善、不善、信、不信的分別，因而招來災禍，使天下混亂。聖人眼看天下眾生沉於苦海，所以生起怵惕惻隱之心，欲拔眾生之苦於水火之中。

聖人細心觀察，與眾生同處，與其心同感受，知道眾生之所以遭劫難，是因以其耳目向外攀緣著境，產生六賊侵害本性，致使偏離正道而亂了人倫，於是招來災禍。聖人有見於此，所以經常臨凡垂訓以教化眾生，猶如教育小孩一般，提醒要遵循人倫，才能使家庭幸福社會安定。黎山老母則在《塵世苦海經》說：「乾道成男，坤道成女。男以女為室，女以男為家。男主動而性剛，制以義而兼以德；女主靜而性柔，順其情而盡其敬。乃是法天地之大倫，體日月之正紀。一陰一陽，人倫之始；一夫一婦，成家之端。男

主外，經營謀業，應盡其義；女治內，操持家事，宜竭其誠。夫妻結髮，佳偶良緣，相親相愛，和好百年。琴瑟和鳴，永結同心之帶；恩愛並濟，共聯連理之枝。百年期能偕老，五世望得其昌。」

黎母盼望世人能做好倫理道德，人人守秩序，社會自然安定，這是因人人能回歸赤子之心，讓人人沒有煩憂不生分別而來。沒有心物覆心，本性明朗，其德豐厚，在人間享人倫之樂，回歸本位可享天倫之樂，是以說：「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生死章第五十

偈言

生死無常是自然　面對生死心舒坦
縱慾生活後悲慘　能保元氣心莫貪
善養生者到處安　兕虎甲兵不為難
修道修心緣莫攀　此生徹悟不遺憾

本文

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

簡意

世人從出生到死亡，能夠正常長壽的人，約有十分之三；不正常生活而夭亡的，約有十分之三；世人本可長壽，卻因生活不當而意外死亡的人，也約十分之三。

探秘

世人的無明，是因眾生知見太深，無法開啟佛的知見所致，因而無法看清生死輪迴，從此流浪生死常沉苦海。佛為眾生生死一大事之因緣，所以出現於世間，希望眾生勿開眾生之知見，而開佛之知見。在《六祖壇經》惠能大師說：「何者因緣？經云：『諸佛世尊，惟以一大事因緣，故出現於世。』一大事者，佛之知見也。世人外迷著相，內迷著空。若能於相離相，於空離空，即是內外不迷。若悟此法，一念心開，是為開佛知見。」生死看不開，即是開眾生知見，看開生死，不為生死所累，清淨心性，即是開佛之

知見，可脫離生死輪迴的苦海。

眾人迷惘而生無明，因無明才胡作非為而造惡業，從此難脫離苦海，是以達摩祖師在《血脈論》解析說：「佛言一切眾生，盡是迷人，因此作業，墮生死河，欲出還沒，只為不見性。眾生若不迷，因何問著其中事，無有一人得會者，自家運手動足，因何不識？故知聖人語不錯，迷人自不會曉。故知此難明，惟佛一人能會此法，餘人天及眾生等，盡不明了。若智慧明了，此心號名法性，亦名解脫。生死不拘，一切法拘他不得，是名大自在王如來；亦名不思議，亦名聖體，亦名長生不老，亦名大仙。名雖不同，體即是一。」能明其理，雖在多變的人生中，雖生活在無常的世界，但重要在保有平常心，當下即是解脫。

老聖在此說明世人在人間的狀況，因每個人的覺悟不同，觀念不同，生活的態度不同，所以生活的方式也不同，結果當然不同，猶如本經第四十一章所述：「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

之，不笑，不足以為道。」

在此段後來學者論述有所不同，有如「簡意」的說法者，還有說十有三，是指七情六慾者，所謂「七情」，《禮記・禮運篇》載：「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弗學而能。」佛教則以喜、怒、憂、懼、愛、憎、欲為七情。所謂「六慾」，一般以見慾（視覺）、聽慾（聽覺）、香慾（嗅覺）、味慾（味覺）、觸慾（觸覺）、意慾（感覺）為六慾。

佛教在《釋禪波羅蜜次第法門》中，把六慾解釋為對異性的六種慾望，統稱為情慾，即是色慾、形貌慾、威儀姿態慾、言語聲音慾、細滑慾、人想慾。世人想要出離生死而證佛道，與七情六慾等十三類，有著密切的關係。生的關鍵，在於知道善用七情六慾；死的關鍵，在於不知道善用七情六慾；世人為了求生存，由於妄動七情六慾，致使將自己置於死地。所以說：「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如此解釋，「有」讀「又」。

本文

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簡意

為何陽壽未盡而夭折呢？是因生活過於優渥奢靡所導致。

探秘

世人都想獲得幸福快樂美滿的生活，但所用的方法錯誤，導致不但不能達到所願，卻因不明樂極生悲的原因，往往在得意忘形之時，因福而得禍。因而老聖在本經第三十章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不合道義強求而來的生生之厚，往往是導致福變成禍的主因。是以老子在第十二章警示我們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並在第三章教導我們：「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優渥生活的享受，雖能滿足慾望，卻使心性日漸覆蓋，品德日益拙劣，心靈日漸空虛，讓人生更沒有目標，心性更為無明，要從無邊的苦海上岸的可能性愈來愈少。所以說：「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

本文

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

簡意

聽說善於養生的人，在陸地行走，不會遇到凶惡的猛獸；進入軍隊中，不會被兵器所傷。這是由於野牛無法用角來刺傷他，猛虎無法用爪來抓傷他，官兵無法用兵刃來傷害他。

探秘

所謂「善攝生者」，就是指善於養生而長壽的人，在此則說：在陸地行走，不會遇到兇猛的老虎之類的野獸侵害；進入戰場，不會被兵器所傷亡。這是由於野牛之類的猛獸，不會用其角來攻擊；猛虎之類的野獸，不會

用爪來傷害；軍人不會用兵器來傷害他。世人之所以會遇到如此的險境，必然是累世因果所造，時機成熟而使果報現前，所以《華嚴經》載：「假使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太上感應篇》則載：「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涅槃經》則載：「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三世因果，循環不失。」本經則載「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當一個人已經修到如《心經》所載：「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當然諸業已清諸愿已了，已入清淨自性本體，常住真心，可以出神入化，超然物外，不為情傷，不為物礙，是以可以如此段所述：「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又如《玉皇心印妙經》所載：「神能入石，神能飛形，入水不溺，入火不焚。」

本文

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簡意

這是什麼緣故呢？因他已將生死置之度外，所以沒有死亡可言。

探秘

人已經修練到了能夠超越生死輪迴，當不為生死所困，不為輪迴所縛。猶如世尊在五百世前為忍辱仙人時，受到歌利王的節節肢解而不起瞋恨，還能以感恩的心對歌利王說，當成佛之世，將作為度化眾生的第一位，才有後來度化憍陳如比丘（歌利王轉世）之事蹟。這就是由生滅解脫而入於真境的修為，真境無生死，乃是涅槃的至善地。佛家說了三心，絕四相，淨六根，除七情，道家說已修成性命的金丹大道。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告訴我們鍊命之法：「鍊命者，鍛鍊精氣神，以復其命也。精氣神三寶，乃人生精華。固精守氣，延生妙藥；養氣安神，保命金丹。無精不能生氣，無氣不能化神，無神不能還虛，靈性自難圓明。精足氣充，則先天可復；氣充神旺，則大道可成。氣由精生，固精必須寡慾，神自氣化；養氣務宜絕思，固精養氣之妙訣，鍊神還虛之玄功。靜者易悟，動者難明。由精化為純真之氣，由氣鍊成純陽之體，由神還到清靜之虛。心火下降，腎水上昇，水火融和，性命合一，萬劫不壞，永生不滅。」能修至此如此地步，何死之有？所以說：「夫何故？以其無死地。」

尊貴章第五十一

偈言

道生德蓄生萬物　萬物貴德道基礎
道尊德貴修者悟　道法自然萬物母
德蓄長育成養護　生為不執傲慢除
長而不宰令自如　善護玄德會古樸

本文

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簡意

真道生長萬物，妙德蓄養萬物，萬物以形相呈現，成就各種情勢，所以萬物莫不以真道為尊，以妙德為貴。

探秘

大道生化萬事萬物萬象，有其變化的程序，各有不同的階段與現象，不同的結果與功能。道的本體是無始亦無終，但其變化有其階段的始終，並且綿綿若存，接續不斷。大道在無極的階段，一切淨空，虛寂無物。當時機成熟變成太極，分成兩儀，則有道德之分，有內有外，有本體有作用。道為本德為用，道賦以生機，德加以蓄養，然後有萬物之形體，物以類聚累積成勢，這一切都是大道所演變而來，是為一本散萬殊的作用。

本經第二十一章載：「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

真，其中有信。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又在第二十五章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以上是由道生萬物的過程，點滴都是歷歷呈現，只要我們能夠靜下心來觀察，不難發現道生萬物的過程，每個階段都有其特色，但都是綿綿相續而無法分割的，為了便於說明起見，所以才說：「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

本文

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簡意

但真道的至尊，妙德的顯貴，都不是受到外力的作用，此常德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探秘

真道的尊榮，在於其大公無私，有如本經第二章所述：「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妙德的顯貴，在於其不爭，如第三十四章所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這「上德不德，是以有德」（第三十八章）的準則，正是大道所生妙德的顯貴。道法自然，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尊德貴，天下不敢臣，萬物將自賓。

老子在本經第六十二章說：「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

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道德的尊貴，就在萬事萬物萬象的運作中，自然顯現出來，是以說：「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

本文

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簡意

所以萬物由真道生成，由妙德蓄養，使其成長、培育、成熟、撫養、保護。

探秘

萬物的成長、培育、成孰、撫養、保護，都是德澤的功能，而德是由道

所生，因而是人欲積德以修道，修得至德以成就至道，這是聖人的修為，可為我們修道者的參考。《中庸》載：「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悠悠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

這是聖人修德以成道的作為，想要完成積德的過程中審慎謙卑，積德完成後，要能放下，才能成就「應無所住而行佈施」的三輪體空至大之德，有了至德，至道才能成就。誠如本經第六十三章所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積小成大，謹慎勿使流失，必可回歸至道。是以修道要順此規則而為，

必有所得，因而說：「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

本文

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簡意

大道雖生養萬物，卻不據為己有；養育萬物，卻不自恃其功；成長萬物，卻不成為主宰，這就是所謂的「玄德」。

探秘

《六祖壇經》載，六祖惠能大師以「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台；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之妙空偈言，深得五祖弘忍大師的肯定，傳與衣缽。

這是契入大道，悟得玄德之境的聖者，才能有的作為，有其德必得其位。惠能大師又說：「三世諸佛，十二部經，在人性中本自具有，不能自悟，須求善知識指示方見。若自悟者，不假外求。若一向執謂，須要他善知識望得解脫者，無有是處。何以故？自心內有知識自悟。若起邪迷，妄念顛倒，外善知識雖有教授，救不可得。若起正真般若觀照，一剎那間，妄念俱滅。若識自性，一悟即至佛地。善知識！智慧觀照，內外明徹，識自本心。若識本心，即本解脫。若得解脫，即是般若三昧，般若三昧即是無念。何名無念？知見一切法，心不染著，是為無念。用即遍一切處，亦不著一切處。」

凡夫爭德執德，卻成無德；聖者不爭德不執德，終究成其玄德。這無念就是般若三昧，使我們無所住而生真心，如此即是：「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守母章第五十二

偈言

道生萬物天下母　母子相連皆一如
善守六根心性護　本性不被六賊擄
謹慎要在起心處　中庸守護最強固
韜光養晦保古樸　回歸常道將己度

本文

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簡意

天下萬物的肇始，是大道，稱它為生長天下萬物的母親。既然知道生萬物之母的大道，以此推知其所生之子的萬物；既然知道萬物為道之子，就應該回頭去守護萬物之母的大道，就是修好大道所生給我的本性，終身就不會遭到危險。

探秘

天下之始，始自無形的大道，是天下萬物生長的母源，天下萬物在此中扮演著大道之子的角色。在本經第一章載：「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第四十章載：「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此已說明大道的運行，從無到有。天下的開始是無極，為大道的本體，是生化萬物的始端，稱為母。由於大道的作用，時時刻刻都在變化，從無極一動而成太極，太極動而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以至於萬事萬物萬象。在這長時的大變

化中，卻是在微細難為人知當中進行。

是以第二十一章載：「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又第二十五章載：「有物混成，先天地生，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為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返。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在自然萬物的成長中，大道從不缺席，與萬物同在，巨細靡遺，所以說：「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在無形的大道生化為有形的萬物，再由有形的萬物回歸無形的大道，從來不曾停止過，但世人的凡眼難以看清，所以本經第三十五章載：「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

不足聞，用之不可既。」又在第十六章載：「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這是從有形的萬物，回歸無極無形大道本體的過程，雖然歷經許多關卡與危險，也從來沒有停止過，所以說：「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歿身不殆。」

本文

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簡意

如果能閉口而不造口業，善閉眼耳鼻舌身意等六門，可不因造業而落入

輪迴，終身可不受慾望所困擾；如果不守口而造口業，不淨六根（即六門）而以習性處事，必然終身難以出離苦海，無法救度本性。

探秘

造業的介面可稱為業力的出口，稱為兌，尤以一張口最易造口業，是以應該謹言慎行；門是指身上的眼、耳、鼻、舌、身、意等六門，是六賊侵入身心盜走原能的門戶。修道士當要知道造業由心，通過六門等介面而形成，如能時刻勤於塞其兌，閉其門，不讓慾望來困擾心性，自可保全性命，不落入六道輪迴的苦海中，所以說：「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

平時如果不能塞其兌、閉其門，為了滿足慾望，向外追求而攀緣著境，於是打開業力的通路，雖然人間的享受有了，但業力因此造了，沒完沒了的因果報應，從此不能停止，心性流浪生死，沉淪苦海，從此難有出期，而難以救度，出離苦海，瑤池金母在《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敘述說：「自古

吾師玄玄上人，傳道於木公，木公傳道於吾，而後口口相傳，不記文字。而今天開宏運，普度東林，願世人早求明師，參透心性。無如紅塵火宅，墮之甚易，出之甚難。若無慧力，何能解脫？欲求解脫，先須定慧。」

有了定慧，自可塞其兌、閉其門，終身不勤才得以解脫獲救。如果開其兌、濟其事，必然與六道廝混，如何能脫離苦海而獲救呢？是以說：「開其兌，濟其事，終身不救。」

本文

見小曰明，守柔曰強。

簡意

能夠徹見內心的微小念頭，稱為「明」；能夠誠守柔和的中道，稱為「強」。

探秘

俗語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感應篇》載：「禍福無門，惟人自召。」本經第五十八章載：「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在在說明人生的禍福變化，經常在世人不知不覺中進行。這些變化的小細節，其實都存在我們左右，和我們的平時生活融在一起，只是因世人忙於追逐慾望而不易察覺，如果平時無事，能多養氣忘言，養精蓄銳，善用本性的原能，自可如本經第十五章所說：「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唯有聖人的睿智，才能覺察進退存亡之機，而且善於處理，有如老聖甚明大道的奧秘，能掌握其要竅而應事，因而能圓滿處事。對他而言，甚易知甚易行，但對於智慧蒙蔽的凡夫而言，莫能知也莫能行（第七十章），所以說「見小曰明」。

本經第四十三章載：「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

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天下的人大部份不注意滴水穿石，柔弱勝剛強的實況，因而疏忽使用柔弱以退為進的方法，因而造成「強梁者不得其死」的慘況。孔夫子在《中庸》回答子路問強時，說：「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古來如孔子、孟子的母親，在他們的父親早亡之下，能夠以柔弱而堅強的精神，艱辛而不畏苦的培養出一代聖人，足以說明「守柔曰強」。

本文

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簡意

藉著所積道德的光明，回歸到明德的本性，身心自然不會遭殃，這就是所謂的「習常」。

探秘

所謂「習常」，就是學習恢復本性具有的常德。《大學》載：「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這是習常之道，可以恢復本性的光明，人人能以此修身，天下自可太平。

《心經》載：「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

一切苦厄。」覺察五蘊皆空，化解一切苦厄，可以無遺身殃。老子在本經第五十九章說：「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嗇乃是檢點收斂，以至於淨化本性，使回復本性的潔白無污，乃是直指本性的覓佛功夫，達摩祖師在《血脈論》說：「若要覓佛，直指見性。性即是佛，佛即是自在人，無事無作人。若不見性，終日茫茫，向外馳求，覓佛元來不得。雖無一物可得，若求會亦須參善知識，切須苦求，令心會解。生死事大，不得空過，自誑無益。縱有珍饈如山，眷屬如恆河沙，開眼即見，合眼還見嗎？故知有為之法，如夢幻等。若不急尋師，空過一生。」

早日尋明師求大道，從心性處去格除心物，自可恢復光明的本性，一切災難禍害無由生起。在實際的修道運作，要隨時懂得放下，自性功德自然流露，這就是習常的功夫，是以說：「用其光，復歸其明，無遺身殃，是謂習常。」

大道章第五十三

偈言

欲行大道須誠意　謹慎小心將智啟
欲速不達自警惕　妄想執著容易迷
沉醉慾望難入理　名利情愛障真諦
藉境誇耀害自己　與道相左障菩提

本文

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簡意

假使讓我知道，要將大道推行於天下，唯有抱著敬畏的精神去施展。

探秘

世人要抱持誠信敬畏之心，行事才會有所成就，所以孔夫子在《論語・季氏篇》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有敬畏之心，才會謹慎行事；謹慎行事，就會減少錯誤；聚精會神全心全力，才會突破困境而達目標。沒有敬畏之心，是由於傲慢，此心一起，諸障叢生，必然困難重重，容易受困而失去信心，難以完成事功，是以《大學》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因而修道士，當要先明白大道之理，經由理路去實踐，才能夠成就大道。實踐大道，必須以忠恕誠信敬畏之心，始能有成。修道在於平時生活中，不曾離開過人倫的關係，因而應該有所警惕，這必須從修身開始。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所謂修身者，修養端正品德，栽培高尚人格，習勞苦以盡職。崇節儉以養廉，處世之理也；勤學問以廣識，戒傲慢以正品，修身之道也。在家首重道德，次尚綱常。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婦隨，相敬如賓，長幼有序，輩分有別，一家和氣，人倫圓滿。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家道必昌，子孫必旺。應知行善積德，乃為後世造福也。在外待人，忠誠無私。處事勤勉至誠，內存敬心，外守禮貌。臨財以廉，處事以正；治心以直，省身以誠。待人接物，禮讓為懷。守國法，莫越軌；知廉恥，寬度量。一言一行，必期有益於人；一舉一動，務求無害於世。時時存惻隱之心，行願力以度人；刻刻抱慈悲之念，修功果以利己。勤儉則品高，不以物慾擾其私，不以奢侈污其行；正氣則德重，不以酒色亂其志，不以名利動其心。上則顯祖耀宗，流芳祖德；下則傳子繼孫，光前裕後。」對以上所說內容知敬，則可以修身，因而說：「使我介然有知，行於大道，惟施是畏。」

本文

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簡意

大道之路非常平坦，然而人民卻喜歡走小道。

探秘

《中庸》載：「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說明大道本是指天命所賦率直的本性，如已偏離，當要藉修行以回歸正道，是為教化。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菩提自性，本來清淨。但用此心，直了成佛。」又載：五祖弘忍大師常勸僧俗，但持《金剛經》，即自見性，直了成佛。然而凡人不明其理，經常喜歡抄小路走捷徑，以為如此會有出人意外的快速成就，不知欲速則不達，貪小利則大事不成，因而子夏在《論

語・子張篇》提醒我們說：「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世人之所以喜歡小道而不行大道，顯然智慧已受蒙蔽，無法辨明情況所致，是以愈走愈偏，愈離大道愈遠，因而《中庸》載：「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孔夫子在此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又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又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可見不明理的凡夫，不知「道」在平常生活中，沒有特別希奇古怪的事，但一般人錯認大道應該是奇特不平常，是以常鑽牛角尖走小道，違道背理行事而不自知，孔夫子曾在《中庸》說：「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真理大道在平常生活中，根本不是眾人所想要追求的怪力亂神，聖人有智慧，本來就不會去追求這些荒誕不經的事情，是以說：「大道甚夷，而民好徑。」

本文

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簡意

如果執政者好私利，不理朝政而導致更為混亂，國內的土地必然非常荒蕪，倉庫必然很空虛。除是廢弛、腐敗。

探秘

世人不知大道在平時的生活中，不知認真過著平安的生活就是道，不明

其理卻任意行事，因而想借助各種方法，以顯人生的可貴，尤其一生向著名利情追求，下足了工夫，攀緣著境於外相，生出許多妄想執著之心。由於內德的空虛，心靈聖殿的污染，不知從事心靈淨化的聖業，使得偏離正道與天堂愈來愈遠，急速走向地獄。

執政者由於追逐外在的榮華富貴，使得君尚民從，偏向於物慾的享受，因而朝政愈來愈混亂，田地愈來愈荒廢，倉庫愈來愈空虛，猶如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所說：「每憫末劫，修羅混世，男不忠良，女不節貞。爭名奪利，置道德若罔聞；戀柳迷花，視家庭於不顧。縱耳目之慾，不儉也；任四肢之逸，不勤也。唱文明說平等，興邪說謗正道。父不以為慈，子不以為孝。夫妻感情不睦而離異，兄弟是非失和而分居。好酒色，不養父母，不孝也；貪賭博，不顧妻子，不義也。家醜傳於梓桑，污名佈於親疏。家庭惡曜日侵，人口災殃時擾，此皆未能修身齊家之禍也。」疏於品德教化，惰於勤勞耕作，因而造成「朝甚除，田甚蕪，倉甚虛」。

本文

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貨財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

簡意

官紳等有財勢的人，只知道穿著華麗的衣冠，身上佩帶利劍，享受美味的飲食，雖有多餘的財貨，已習慣享受、誇耀，也不濟助他人，這就稱為「盜誇」，這並不是正道！

探秘

有權有勢的地方官紳，為了顯示自己的身分地位，於是用心在自己的食衣住行方面，吃大餐穿盛服重裝飾，以顯示自己的財富。其實這些財富都是眾人辛勤所得，只因教化的不普及，制度的不合理，使得財富都歸到官紳的身上。本來有大福報的人，當知是累世佈施所得來，如果不知繼續佈施以

積德，卻食祖德而不知再積德，必然坐吃山空，當福盡禍來時，必然後悔不及。

不知財貨是大道所創造，上天派下官紳來支配。然而有權支配者，當要有高尚的品德，才能續任此職務，不可盜用自己可支配的公物，卻拿來私用並加以誇耀，實是失德之甚也，將來必定敗壞而失位，這是違反真理大道的作為。現世獲得高官厚祿的有福人，當要珍惜福報來之不易，不可據勢狐假虎威，不善加照顧百姓，還要搜刮民脂民膏，造下滔天罪惡，要知道違背天理行事，必然招來惡報。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榮枯得失，循環報應無差；富貴夭壽，生死輪迴有定。社會發達，道德衰，善人受虧，惡人逞強。不顧門風名節，不怕陰陽處罰。為仕者，不知安份守己；為農者，不曉勤勞深耕；為工者，不求技術精巧；為商者，不守斗秤公平。只以有利是圖，不以道德為重。違背天理，喪盡人道。雖世人可欺，而天道難容，一舉一動，聖鑒分明，善者

佑之，惡者懲之。」

天理昭彰，報應不爽，是以說：「服文采，帶利劍，厭飲食，財貨有餘，是謂盜誇，非道也哉！」既是盜誇，背理盜名，不合天道，怎能逃得法網？

善建章第五十四

偈言

善於建抱不拔脫　子孫祭祀不停輟
修身以德入道所　家鄉修德勤不惰
國人修道德豐碩　天下德普無災禍
修德依道不相左　天下太平享善果

本文

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簡意

善於建德不被拔除，善於抱道不會脫離，道德具足的人，子孫的祭祀，

源遠流長而不斷絕。

探秘

古德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濟公活佛慈訓：「所謂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你自己一意孤行，到得了理天嗎？六萬年來的孽債未還，你都不能去了，成得了仙嗎？懺悔不是兒戲，來的不只是你們，還有你的九玄七祖，還有你的冤冤欠欠，一個個睜大了眼睛看著你，看著你是往上爬，還是往下掉？你往上爬時，就扯你的後腿，你往下掉他高興，為什麼？因為他有滿身的怨恨，是不是啊！什麼叫冤？什麼叫欠？明白嗎？就是因為你的心不平。所謂冤欠就是怨恨，這種怨恨是輕易可以消除的嗎？唯有靠懺悔及行功立德，及發願了愿，才有辦法消你們的冤業。」

可見對於修道的道理要明白，要善用，才能建立穩固的道根基礎，才不會被外境的紛擾困境所影響，猶如樹頭深固不怕大風來吹。時時心中存道

念，能夠契入真理大道，不論遇到任何狀況，永不脫離，如此之人，自可和大道相融，慧命長存，福報永在，源遠流長，福蔭子孫，子孫感恩戴德，慎終追遠，祭祀不絕。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自古至今，均同一理。為善者，其功積多，家道日昌，壽元必長；為惡者，其過累多，災害常侵，壽元必短。關於壽元長短，皆是功果釀成。為善不昌，祖宗必有餘殃未盡，殃盡必昌；為惡不滅，祖宗必有餘德未盡，德盡必滅。因果報應，善惡昭彰，近報自己，遠報子孫。」所以說：「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脫，子孫祭祀不輟。」

本文

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簡意

修道從本身開始，其所積德才是真實；修德能推廣全家人，其德自顯餘慶於子孫；能將修德推廣至鄉里，其德澤才能長久；能將修德推展至全國，其德澤才會豐碩；能將修德推廣到天下，其德澤自然能普遍。

探秘

《大學》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

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中略）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又載：「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又載：「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

可見修行就是先修好自己，能夠知道本性，護好本性，其德真正能夠滋潤自己，有了餘力再滋潤家庭；再來增長到德澤一鄉，接著豐富的德量滋潤國家，終至能夠普遍澤被天下，如此帶動推廣道德於天下，天下自然可以長治久安。所以說：「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修之於家，其德乃餘；修之於鄉，其德乃長；修之於國，其德乃豐；修之於天下，其德乃普。」

本文

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

簡意

所以從一身的言行，可看出此人的修養；從一家的家教，可以看出此家的修德；從一鄉的風俗，可以看出此鄉的修德；從一國的國情，可以看出此國的修德；從天下的潮流，可以看出天下人的修德。

探秘

道生萬事萬物萬象，因而其間都有不可分割的關係，誠如本經第二十八章所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

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聖人智慧具足，微妙玄通，能夠見微以知著，能夠從一身的些許狀況，看出一個人的修養，因此《大學》載：「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可見一身品德的好與壞，從其居心可看出來。從一個家庭的教育，看出一個家庭的品德，家庭要健全，先要其成員各個健全，是以《大學》載：「所謂齊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傲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之有言：『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可見每個人修好自己，家庭必然和樂，家道必可興盛。從一鄉的風俗習

慣，可以看出一鄉的風情。一個鄉里，互相能夠敦親睦鄰，守望相助，互助合作，長幼有序，和和氣氣，如同一個大家庭，其德由此可見。從一國的國情，可以看出一國的德養。同樣的道理，一個國家，都是從許多的家庭、鄉里的社會組合而成。

是以《大學》載：「所謂治國在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率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

天下的潮流，可以看出當時天下人的修德情況，這天下是天下人的天

下，其中的家庭、鄉里、國家的治與亂，是由組合的成員來決定，是以《大學》載：「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孫中山先生說：「國者人之積，人者心之器。」濟公活佛慈語：「修道修心。」佛家說：「萬法唯心。」

此心是道，此心是佛，心顧好，身修好，何愁天下不能太平，五濁世界不能成為蓮邦淨土呢？所以說：「故以身觀身，以家觀家，以鄉觀鄉，以國觀國，以天下觀天下。」觀然後知其實相，努力加以修整，自然可以臻於至善。

本文

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簡意

我是如何知道天下的情況呢？就是用這樣去推演來的。

探秘

《易說卦傳》載：「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從大自然的現象中，可以推知其來龍去脈。俗語說：「凡走過必留痕跡。」歷史的痕跡，是人類生活的見證，要如何做好自己，當緬懷過去策勵將來，重要是活在當下。他山之石可以攻錯，前車之鑑莫蹈覆轍。大道生化萬事萬物萬象，能從其中的蛛絲馬跡，可以追溯源頭以了解大道真象，重要在自己是否真誠用心於此。

《中庸》載：「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福禍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宇宙的真相，運數的轉動，必因真誠而有所感應，心靜必然靈清，感應自然清清楚楚，不用刻意去追求。

所以老子在本經第二十一章說：「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杳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自古至今，其名不去，以閱眾甫。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眾物之美，在於其德而非只是在其相，智者知其深涵的內德，愚者卻著於膚淺的外相。是以老聖說：「吾何以知天下之然哉？以此。」

含德章第五十五

偈言

含德之厚如嬰孩　心中清淨沒禍害
筋柔握固自然來　精氣十足往前邁
和氣之至三毒排　知和知常慾望汰
使氣強橫不應該　物壯不道必招災

本文

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簡意

道德修養深厚的人，可以用嬰兒的純樸來比喻。

探秘

赤子之心，純樸潔淨，毫無污染，性德全備，與道相合，是以德量豐厚。赤子乃指在襁褓中的嬰孩，沒有成見、沒有是非、沒有分別，呈現赤子天真的本性，是為至善天性的流露，沒有後天人為的做作，因而「子」又有天性本然的稱謂。所以老子在《道德經》第二十八章說：「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耶穌在《新約聖經・馬太福音・十八、三》說：「我實在告訴你們，你們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可見聖人所見略同。因而「子」可引伸為道德學識地位崇高的人，《穀梁傳・宣公十年》載：「其曰子，尊之也。」

子是了和一的組合，一乃大道有形的根源，統合萬物，是真理的代稱，能真正徹悟一的真理，才能回歸赤子之心，成就無上的聖德，返回無極理天。一又為「不二法門」，為眾善的根源，入道源必經之路；為一本散萬殊，萬殊歸一本的關鍵；為無極而太極，衍生萬事萬物萬象，再從此回歸無

極的玄關處，乃成就聖佛必經之路。了解宇宙間「一」理的珍貴，可以幫助我們了愿了業證道回歸佛子本位。

是以本經第三十九章載：「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貞而貴高，將恐蹶。」一者表大道，能得一之大道，是由於能具有如赤子豐厚般的至德，必可回歸至道之本源，所以說：「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本文

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簡意

毒蟲不會螫傷他，猛獸不會抓傷他，猛禽不會搏擊他。

探秘

當已積至德而成就至道，此時已超然物外，不為物執，不為情累，在有不執有，在空不著空，有如太上老君在《清靜經》所說：「能遣之者，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無，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能夠修到生滅都不執著，已親證如《心經》所述的境界：「舍利子！色不異空，空不異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舍利子！

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空中無色，無受想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集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如此心境，諸法不著，諸境無礙，逍遙物外，灑脫自如。

誠如本經第五十章所述：「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者，亦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其無死地。」這是聖者已能證得「死而不亡之壽」，已經，超然物外，運數拘他不得，萬物障他不得。

有如本經第七章所言：「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

能成其私。」如此修持的功夫，元神具足，其威德當可攝受萬物，使萬物臣服而化其凶猛，所以說：「毒蟲不螫，猛獸不據，攫鳥不搏」。

本文

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嗌而不嗄，和之至也。

簡意

他的筋骨非常柔弱，但其握拳卻非常牢固；不知男女交合之事，生殖器卻能勃起，這是精氣至為淳厚的緣故。整天哭嚎，嗓子也不會沙啞，這是元氣至為柔和的緣故。嗌，讀益，是喉嚨嗓子。大部分版本無此字。「探秘」部分不加此字。

大道生長萬物，其活力無窮，能量無限，在人的身上，氣血暢通，無病痛的糾纏，展現在人體上的實況，有如嬰兒的筋骨柔暢，精力無窮，其手的握力非常穩固，雖然還不知男女交合之事，生殖器卻能自然勃起，這是元精至為充沛的現象。雖然終日號叫，卻不會使聲音沙啞，這是柔和之元氣充滿的緣故，這一切都是本性具足的功能。

然而受到環境的污染，漸失功能，如今須藉修道修心養性鍊命，才能回歸本能，是以《黎山老母明燈真經》載：「養性者，培養先天靈性，認明本來面目外；對境以忘情，內虛空而絕慾，不著於空，不著於色，不著於實，不著於虛。萬物皆空而靈自明，一塵不染而性自見。心則道，道則天，知心則知道。知天性則靈，靈則玄，養性則養靈養玄。言動視聽，必求守禮；喜怒哀樂，必求中節；恭讓友悌，必求盡道；飲食衣服，必求適宜。未來不思，過去不憶。事事不較長短，處處常存涵養。身無慾而靈自定，心無貪而

性亦醇。（中略）鍊命者，鍛鍊精氣神，以復其命也。精氣神三寶，乃人生精華。固精守氣，延生妙藥；養氣安神，保命金丹。無精不能生氣，無氣不能化神，無神不能還虛，靈性自難圓明。精充氣足，則先天可復；氣充神旺，則大道可成。」

這就是世人藉著尋明師，求大道修真理明真道，以返回赤子本心，必可保有「骨弱筋柔而握固，未知牝牡之合而朘作，精之至也；終日號而不嗄，和之至也」的功能。

本文

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

簡意

能知道和諧稱為「常」，能知道常理稱為「明」，有益於生長稱為

「祥」，用心去使氣稱為「強」。

探秘

以和為貴，是自然生存的道理，要知道時存和諧之心，才能順從天道的常理。有子在《論語・學而篇》說：「禮之用，和為貴。先王之道，斯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亦不可行也。」善用和諧之道，自能合於常道。常道在生活中，能夠明白而善用，自然明理通達，是以老子在本經第十六章說：「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修道可以復命，修道必要明理實修，淨化心性，才能明明德，終究止於至善之地。明理且能照理路實踐，有益於平日的生活，而且能夠獲得吉祥。

能夠用心盡力去運用氣力，自然會產生強化的效果，集中心力專心一志行事，必可強而有力完成事情。

《黎山老母明燈真經》載：「道鍊先天悟妙玄，雙修性命貴心專；欲求不死長生訣，朝夕參禪志要堅。參禪之道，陰陽造化之理也。修鍊得法，證佛成仙；盲修瞎鍊，亦能致命。參禪靜坐工夫，必須內外雙修。樂善以修外功，參禪而鍊內果。善不修，業障難消；禪不參，道果難成。先從外功立，而後內果成。若無外功，道基不全。內果皆賴外功，相輔助而成也。樂善貴在能耐，耐而能久；參禪貴在能勤，勤而能堅。參禪之道，最要寡慾。靜神靜坐之功，不外存誠棄妄，朝夕修持，抱元守一。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

修道以心，心要能靜，靜而能入道，順此而行，可以產生和諧，可以達成「知和曰常，知常曰明，益生曰祥，心使氣曰強」的境界。

本文

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簡意

萬物到了強壯就會衰老，叫做「不道」，不合天道就會早亡。

探秘

逞強盈慾，雖能獲一時之痛快，消耗巨大的德量，必然帶來無窮禍害，背道而行，有違天理，欲呈現一時之猛勇碩壯，過度使用精氣神，必致疲乏，精力衰退，必然難有充足的精氣神在體內正常運作，氣血衰敗，必然提早老化，不敵天律，早日夭折是必然的結果。老子在本經第三十章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

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不明天律，妄作必凶。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中，則警示我們說：「善惡兩途，報應分明。為善者，雖逢凶而化吉；為惡者，雖迎祥而轉禍。世風日下，民智日高，不論富貧，不信報應。或犯天理，或虧人道。勸其行善立功，則曰不必；勉其方便佈施，則曰何用。一旦禍患臨身，反悔莫及。或遇水災，田園土地俱沒；或逢火災，宅舍財產皆空。此豈非惡貫盈滿之報乎！人有非為之心，天無不報之理。古時報應較遲，今時報應較速；人心愈來愈惡，天理愈報愈彰。莫以文明以妄作，當以厚道而自重。」

觀之人事，因果現前，無不哀號嗟嘆，於時實晚，何不早日覺悟，脫離是非善惡輪迴之苦海，所以老子再次警示：「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道貴章第五十六

偈言

失言失人沒智慧　善閑六根知敬畏
挫銳解紛德不毀　和光同塵玄同會
善用親疏不後悔　知所利害真可貴
善理貴賤觀敏銳　修道修心常慚愧

本文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簡意

真正知道的人，不隨便說話；隨便說話的人，不是真正知道。

探秘

道超陰陽、善惡、知不知……等等的相對，是以面對事情的對立，當深明其異而同的特性，且能善用之，自可得其善而除其惡，趨其吉而避其凶。老子在本經第二章說：「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又在第二十二章說：「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又在第三十六章說：「將欲噏之，必固張之；將欲弱之，必固強之；將欲廢之，必固興之；將欲奪之，必固與之，是謂微明。柔勝剛，弱勝強。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在這絕對的真理大道生化陰陽兩儀的對立，告訴我們其間有著「一而二，二而一」的道理，要懂得善用，該統合就統合，該分離就分離，不可固執，自可獲得圓全。言語的表達亦然，當說則說，才不會失去救人助人啟人的時機；不當說則不說，否則失言造口業，必然一一回報己身，是以說：「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本文

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簡意

閉塞嘴巴，以及眼耳鼻舌身意等六門；去除會傷人的銳氣，解除心中的紛擾；能與光明相融和，也能與塵俗相混同，這就是所謂的「玄德」。

探秘

濟公活佛說：「不明理，焉修道。」修身之道，當先明理，才不致於盲修瞎煉，白費工夫，甚至還犯罪造業，遭受業報的懲罰，那真的是划不來，所以平時要靜心覺悟，明白心性與道的關係，不使心性與道相離，自然不會偏離正道而落入輪迴。

由於「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所以要深入體會，才能領會本經第三十二章所載：「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第三十五章）

要進入道口，必須要「塞其兌，閉其門」，才不會使精氣神流失；要「挫其銳，解其紛」，才能遠離對立互爭的糾纏；要「和其光，同其塵」，才能與大道融和而不起分別心。如此才能契入大道的真境，所以稱為「玄

同」。玄同其內涵寬廣，有如《六祖壇經》所載的「摩訶」，以表大道的統一而無分別之本體。

但在大道的應用上，卻是要發揮其無窮盡的多元化，而且要善用，才能發揮其無限的功能，否則妄想執著易產生僵化而不靈活，難以展現以不變應萬變的機能。所以說：「塞其兌，閉其門；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是謂玄同。」

本文

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

簡意

所以不可為了獲得親、利、貴，而刻意避開疏、害、賤，能夠超越親

疏、利害、貴賤，善於靈活運用，所以才能成為天下人所尊貴。

探秘

親疏、利害、貴賤，都是大道的作用，善用而不起分別。沒有先入為主的觀念，只要能使大家自然獲利，因物應物，因材而用，因勢利導，都是使用的好方法，這些都是為了完成大道自然之功，最為可貴的。猶如本經第四十五章載：「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

善用對立而使其產生融和之功，使阻力變成助力，實為智慧者的功德，必能獲得本經第六十三章所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能夠審視親疏、利害、貴賤的作用，並能加以善用，就可以獲得「故不可得而親，亦不可得而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貴，亦不可得而賤。故為天下貴」的無上之功德。

治國章第五十七

偈言

以正治國奇用兵
天下多忌民不幸
人多伎巧國難寧
無為民化國安定

天下無事心平靜
人多利器政難清
盜賊橫行濫法令
無慾無情世太平

本文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簡意

以正道治理國家，以奇謀用兵打戰，以無事居心可擁有天下。

用兵之道，在於不戰而勝，好殺之戰必然是一場惡戰，不但不能達成「戰爭是為了和平」的主旨，只是為了滿足爭勝的慾望，必然帶來無窮的災難，製造無盡的因果，難以平復的冤怨，讓我們想到《百業經》所載：「縱經百千劫，所作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這種萬劫不復的因果報應的可怕，所以老子在本經第三十一章警示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

故要以正道治國，以奇用兵，以奇用兵，是用曲則全之道，使能取得以正治國之功。以正治國，不以興民之智，使民多智而成為亂源，是以本經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

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能以無為的平常心，德澤及於百姓而不爭、不恃、不有，百姓必感德而順從，是以本經第二十九章載：「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第六十四章也載：「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幾於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以清靜心行無為事，不敢私心執取天下萬物，結果一切自然歸向於無為者，所以第七章說：「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又第八十一章載：「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是以說：「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

本文

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簡意

我如何知道這些事情呢？乃是根據以下的道理：治理天下禁忌愈多，百姓顧慮愈多，生活就會愈貧困；人民愈多權謀，國家的政治就愈昏亂；人民的伎倆巧智愈多，邪惡的事情就到處生起；國家的法令愈多，盜賊更形猖獗。

探秘

上述所言「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的理由，在哪裡呢？就在下面說明：如果執政者以自己的想法，想要制定許多禁忌的法令，來制

止百姓的自然發展，必然會使百姓不敢主動行事，被動必然懶散而更加窮困。如果因此而使生活受困，無以維生，必然不顧法令的禁止，會做出更多與法令對抗的事情，在道德防線破壞後，道德更形貧乏，社會將更加混亂。

是以說「民之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第七十四章），在此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百姓為了生活，已不顧法令的懲罰，為了逃避法令的制裁，執政者未能深明其理，只是一味制訂更嚴苛的法令，在亂世想用重典以制伏百姓的犯罪，結果將如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台灣諺語說：「嚴官府，出多賊。」

從歷史觀察，在亂世無法以重典穩定社會秩序時，鮮有不改朝換代，百姓無不受戰亂之苦而顛沛流離者。老聖則在本經第七十五章分析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百姓所須要的，只是可以過著溫飽平靜的生活，但執政者如果不知安定的重要性，卻制定為數甚多的法令，以迫使百姓興起無窮的慾望，那只有讓社會更亂，更難統治而已，是以說：「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

本文

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

簡意

所以聖人說：只要我能無為，人民自然受感化；只要我不勞民費事，人民自然富有；只要我能保持清靜心，人民自然能行正道；只要我能無私慾，

人民自然會淳樸；只要我不感情用事，人民自然會清心寡慾。

探秘

聖人知道反樸歸真的重要，所以在治理國家的方式，與一般想要取得國家政權，享有地位權勢的霸王不同，因而在前面分析，有為之治國，所造成的災害，將會形成的後果，接著說明，無為的好處，百姓可「自化」則無怨尤；無事的優點，人民能「自富」則不窮困；好靜的好處，百姓能「自正」而不偏離正道；無欲的作用，人民能「自樸」而不複雜；無情的功能，百姓可「自清」而不煩惱。

因此，老聖認為能做到無為、無事、好靜、無欲、無情，則能生活在理想的淨土中，有如本經第八十章所述：「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這個境界就是此句「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之理想國的藍圖。

察政章第五十八

偈言

政令不繁民淳樸　繁瑣政令民糊塗
禍福相依要深入　正奇善妖要慎睹
世人迷惑要能除　大道一體須徹悟
異同同異要善處　明心見性會真如

本文

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簡意

施政能以無為不嚴苛，百姓就能純樸和樂；施政以嚴明的法令，百姓就

會唾棄遠離。

探秘

因果報應，如影隨形，一切依天道運行，天道無親，惟德是輔，法網恢恢，疏而不失。自有天地以來，報應從不放過一個惡人，也從不遺漏一個好人。善有善報，惡有惡報，有時好似不報，其實是時候未到。《大學》載：「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易經．坤卦．文言》載：「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這是因果報應的實況，有來有去，有得有失，有福有禍，有善有惡，各就因果，互相推移，從不爽失。

是以老子在本經第五章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道的運作，似乎不仁，其依公道行事，實為至仁，因而《陰

符經》載：「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焉，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天地萬物中藏有許多難為人知的玄機，如能明析而善用，自可得其利而避其害。然而自古以來，太上以無為治事，其政悶悶，所謂「悶悶」是指其治理方法，執政者奉天命行事，應為百姓須要而為其服務，平時無事，則不干擾，各就其位，各任其事，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當時老百姓心地淳樸，各安其位，互相尊重，不惹是非，不須官府的排解，所以說「其民淳淳」。

然而人慾愈形增強，人心愈趨惡化，執政者以有為治國，為了享有更多的民脂民膏，制訂繁雜的法令，以為掌控百姓，事事干涉，無所不用其極，所以說「其政察察」。百姓不勝其煩，為了脫離苛政，於是與官方鬥智，無

心配合國家的法令，甚至於厭煩而相抗，產生對立，經常憂心忡忡，深恐官方的討稅，所以說「其民缺缺」。

這情況的演變，有如老子在本經第十七章所言：「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故信不足，焉有不信。猶兮其貴言，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國家的成立，本是以此體制使百姓能在此安土重遷，生活幸福快樂。事實上在有為的政治運作下，上下產生不調和，官民成了對立，最後官逼民反，無窮盡的因果循環於此興作。

本文

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

簡意

禍中藏有福，福中藏有禍。

探秘

因果報應的內容，有福有禍，有善有惡，有好有壞，有生有滅，有喜有悲，有順有逆，有富貴有貧窮，有通有困…等等許多命運，都在這個人生的平台上展現。相信世人都喜歡福，不喜歡禍，但往往在享福中遇到禍事，在遭禍之中獲福，人間百態，不一而足。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中說：「人生塵世，如夢黃粱，富貴貧賤，因果所定。富貴者，皆是前生勤修所得；貧賤者，多因夙世妄作而來。富貴之人，豐衣飽食，身居華廈，差奴使婢，出門轎車代行，享受前生之福。若能仍舊樂善好施，濟人之困，恤人之急，勤修陰德，廣種福田。功果圓滿，上超先人，下蔭子孫，自己亦可證果祿位。貧苦之人，一生運乖，奔波四方，謀生乏術。上不足以事父母，下不足以養妻子，略有積蓄，災害及身，皆是前生帶業而來。若能克苦，改惡從善，克己利人，懺悔前業，行方便，種福田。邪淫不為，久久修持，敦功積德，前業自消，重振門風，子孫向榮。」

可見為善者，可以隨緣了舊業，改變命運，逢凶化吉；為惡者，雖迎祥卻易轉禍。如果能反省改過，定然化險為夷，災禍化除，所以說：「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明理者當知禍福一事全在一念之中，能善用轉念，可以化危為安。

本文

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

簡意

誰能夠知道其中物極則變的道理？難道沒有正道可依循嗎？有正常又變成奇特，有善良又變成妖邪。

探秘

因果報應，業力現前，皆是天道依公理所運作，毫無偏差，世人慧眼未開，難明其中之理路，是以大多不信報應之事，以為是迷信之誑言。《易經・坤卦・文言》載：「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黎山老母則在《明燈真經》中說：「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天之風雲，來之難料；人之禍福，由人自招。天佈不正之氣，施疫於人，當知改過而從善；人受無妄之災，獲罪於天，更須戒殺以愛物。天地至公，長養萬物；日月無私，普照眾生。天道至正，無親疏之別；人心明暗，有善惡之分。稽查功過，半點不差。」

天道至公無私，大道至正無邪，一切依公理行事，只要世人無私心，當可如聖人徹見天道運行的軌跡。奈何世人私慾蒙性，難以大公無私的智慧，辨明天道的運行，所以說：「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

妖。」

本文

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簡意

這是由於世人的迷惑，存在人間的時間已經很久了。

探秘

正人看迷道，不為迷道所迷；迷人看正道，卻因看不清而自迷。迷悟由心，不在外面的人事物，是以俗語說：「酒不醉人人自醉，色不迷人人自迷，財不害人人自害，氣不傷人人自傷。」世人無明，不自我檢討改進，努力修道以解無明之蔽，卻歸咎於人，不但無利於己，還傷害人際關係，有百

害而無一利。雖說如此，但在輪迴中的眾生，仍持此無明以沉淪苦海，至今難以出離，所以說：「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中有說：「所以人之一舉一動，天地皆知；是故心之一思一想，神明盡識。人間所犯罪惡如山，多是奸盜邪淫，並及忤逆劫殺。誰知重賢師，親益友；只曉結奸徒，造惡派。酒色財氣是耽，性命玄機不學。奪正理而乖天律，欺人道而違聖訓。綱常不敦，慈善不為。以科學金錢為萬能，以神明因果為迷信。」這是世人迷惑的主因。

本文

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簡意

所以聖人能注意到各方而不起分別，能銳利處事而不傷害，能夠直率而

不放肆，能夠光明而不炫耀。廉是銳利，劌，讀貴，是傷害。

探秘

大道涵蓋甚廣，盡虛空遍法界，大無外小無內，從無形到有形，都是包括其中，唯聖人能知其究竟，是以孔夫子在《易經・乾卦・文言》說：「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則各從其類也。」

老聖則在本經第三十四章說：「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大道是一個整體，存在所有處，四方八達皆是道，是不能分割的，所以說「方而不割」。

道的力道無窮，利度至為犀利，無物不穿，無處不入，雖然有那麼強大的銳利，卻從來不產生傷害，是以說「廉而不劌」。大道是直率的，猶如

《中庸》說「率性之謂道」，卻是能守於中庸，無過與不及的放縱缺失，所以說「直而不肆」。大道光明無限，能夠照徹萬事萬物萬象，明事理而善用之，不曾產生耀眼的光芒以刺人眼，是以說「光而不耀」。

聖人獨得大道無為的精神，善用於日常生活中，使能圓滿事功，因而說：「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長生章第五十九

偈言

治人事天須內斂　行道積德早實踐
修道修心多檢點　克慾明德智慧顯
無窮性德達人天　如此治國太平現
長治久安遠離險　根深蒂固道傳遍

本文

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

簡意

治理人民敬事上天，莫過於收斂習氣；唯有收斂習氣，才能稱為「早

服」，即是及早臣服於大道。嗇是收斂習氣。

探秘

所謂的「嗇」，其本義是收穫，凡納入廩中的穀物，有藏而愛護的意思，有妥藏而慎出的含義，在此有收斂精氣神，莫使外漏。世人的本性，一切具足，只要善於保護，就能取之不盡用之不絕，如不知其妙，恐怕誤用，向外追求而失去精氣神，反而不是正確的方法。誠如《達摩破相論》所述：「菩薩摩訶薩，行深般若波羅蜜多時，了四大五陰本空無我，了見自心起用，有二種差別。云何為二？一者淨心，二者染心。此二種心法，亦自然本來俱有，雖假緣合，互相因待。淨心恆樂善因，染體常思惡業。若不受所染，則稱之為聖。遂能遠離諸苦，證涅槃樂。若墮染心，造業受其纏覆，則名之為凡，沉淪三界，受種種苦。」能夠超越淨染而不生分別，就是嗇，為成聖成佛之道。

「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第三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第四章）「夫唯不爭，故無尤。」（第八章）「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第九章）「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第十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第十二章）

以上所述，都是老聖教導的「嗇」法，莫不是在保有原來從上天帶來的

能量。能夠明白收斂自己之道，可以不使能量流失，必可早日回歸大道，臣服於大道，自可達於第三十二章所述：「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

如此則能獲得大道無窮的活力，可以圓滿達成治人事天的重責大任，是以說：「治人事天，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

本文

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

簡意

及早臣服大道，才能稱為「重積德」；能夠累積深厚的德量，就能達成

治人事天。

探秘

要累積深厚無比的德量，莫過於自性的功德流露，在前面已述及《金剛經》，對自性功德無比德量的說明，能夠放下，早日完全歸入大道之中，自然與大道同具此功能，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若覓功德法身，但依此作，是真功德。若修功德之人，心即不輕，常行普敬。心常輕人，吾我不斷，即自無功；自性虛妄不實，即自無德，為吾我自大，常輕一切故。善知識！念念無間是功，心行平直是德；自修性是功，自修身是德。善知識！功德須自性內見，不是布施供養之所求也。」

懂得自性功德的開啟，才能稱為重積德。當已完成重積德的聖功，自性如來佛已現，何困不能克何難不能服，何障不能摧何礙不能除，所以說：「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

本文

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簡意

能夠做好治人事天，其智德就可達於無窮盡；智德能達於無窮盡，才有能力治理國家。

探秘

自性功德無所不能，無處不在，無障不克，其能力所及，自古至今，直到永遠，其功能不減，有如此能力，治國有何困難。本經第三十七章述：「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無名之樸，亦將不欲，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

無為的大道具有如此偉大的功能，能使萬物自動臣服，能使諸障自動

瓦解，是以在第五十七章，老聖說：「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能有如此大的功能，其程序如第五十一章所述：「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這一切都是本具玄德的功能，是以說：「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

本文

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簡意

具有穩定國家基礎的智德，才可使國家長治久安，這就是所謂的「深根固蒂」，乃是可以使國家長久存在的方法。

探秘

能夠將國家的基礎打穩，才能長久存在。有國之母，是指有依循大道之理，以無為而治理國家，才得以使根基紮穩，才能稱為「深根蒂固」，才不會在受到社會許多不良習氣的影響，將好不容易紮穩的道根，連根拔起。

所謂「長生久視之道」，就是學習天地能夠長久存在的道理，如本經第七章所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

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能長久擁有統理國家的基本條件，在第十三章載：「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有如此無為的德量，才是護國使能存在長久最重要的條件，是以說：「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治大國章第六十

偈言

治大國如烹小鮮　大道降世處處顯
鬼神降伏能自檢　莫著名相心莫偏
修道以德善心田　鬼神佛魔皆心念
自性流露功德現　不生惡心性歸天

本文

治大國若烹小鮮。

簡意

治理大國，要如同烹調小魚一樣謹慎。

烹小鮮，就是烹調小魚，只要一不小心，必然粉身碎骨，難以全形。治理大國必須要非常小心，只要一時大意，恐怕就會出現亂子。然而國家是由主權、土地和百姓組成，其中最重要的是百姓的治理。

前面一再提醒，「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使民無知無欲，使夫智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第三章）；「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夫唯不爭，故無尤」（第八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第十章）；「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第十二章）；「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第十四章）；「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第十七章）；「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第十九章）。

「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第二十七

章）；「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第二十八章）；「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以道佐人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第三十章）；「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第三十一章）；「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第三十二章）；「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四章）；「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第三十五章）。

「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第三十六章）；「道常無為而無不為，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中略），不欲以靜，天下將自正」（第三十七章）；「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第三十八章）；「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第三十九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第四十四章）；「罪莫大於可欲，禍莫大於不知足，咎莫大於欲得」（第四十六章）；「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

成」（第四十七章）；「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第四十八章）。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第四十九章）；「含德之厚，比於赤子」（第五十五章）；「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中略）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第五十七章）；「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第五十八章）；「治人事天，莫若嗇」（第五十九章）。能夠深入體會其中的道理而善用之，即可印證「治大國，若烹小鮮」的道理。

本文

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簡意

以大道來治理天下，要使鬼魂各安其位，不使其出現驚世；不只是鬼魂不出現驚人，神明也要各司其職，不致於傷害人民。

探秘

鬼神或稱靈的作用，是陰陽二氣所形成，究而竟之，實是一心的作用，或稱善為神稱惡為鬼，或稱靈性清者為神，濁者為鬼，都是大道的產物，性德功能的顯現。神為福善，以佑善鼓勵行善；鬼為禍惡，以禍惡懲戒行惡。《中庸》載：「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

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讀審）可射（讀意）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讀掩），如此夫！」

大道創造了天下，注入能量，產生陰陽鬼神的作用，旨在善化人性，使能向善而行，以神佑善人，以鼓勵世人多行行善；以鬼害惡人，以警惕世人不可造惡。鬼神各有所司，各盡其職，以為盡大道所賦與的功能。其實鬼神的禍福功能，都是肇因於自作自招自受，何來神佑人鬼害人之事，鬼神都從己心出。行善時，鬼變為神助人；造惡時，神變為鬼懲罰人。這一切都是上天為了救度眾生的作為，所以說：「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民。」

本文

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簡意

不只是神明不傷害百姓，聖人也不會傷害百姓。只要兩兩之間互不傷害，所以道德才能互相交應，回歸於正道。

探秘

老聖在本經第五章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天地與聖人都是大公無私，都是為大道的運行，扮演其至公無私的角色，看似無情，其實至情，看似不仁，實是至仁，至仁大公，至情無私。無論是神或是聖人，常以各種方法，來主導世人，如何淨化心性以回歸本位。

世人因業力與愿力來到人間，要回歸上天的本位，必須了業了愿，須通過諸多的逆考順考，才能藉著災禍困難等逆境洗清罪業，並在此磨練中，開發無窮的本能，完成回天的愿力。

然世人大多被外相所迷惑，因而對於鬼神及聖凡的認知，只停留在名相的表面，不知這些都是大道的作用，善用之為好，能善用者稱為神妙，稱為聖人。如能因色身的犧牲，換來靈性的成就，是非常值得的，我們來人間最主要的目的，不就是藉著凡間的假境，以修煉成為神聖仙佛嗎？感恩眼前所有的人事物，沒有他們扮演成就我們的角色，實在沒有機會回歸聖佛神仙的本位。是以佛感恩所有的眾生，使祂能成就佛；唯獨眾生不但不感恩眾生，還要咒罵侵害眾生。

人皆具神聖仙佛的本性，無由互相傷害，應該相輔相成造就無上的功德，以回歸無極理天，是以說：「非其神不傷民，聖人亦不傷民。夫惟兩不相傷，故德交歸焉。」

為下章第六十一

偈言

大國謙下交小國　小能尊大最善妥
柔勝剛強老聖說　相輔相成結善果
小順從大福利多　大能護小利開拓
各得所欲可興作　和平相處無災禍

本文

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

簡意

大國家要能謙卑居下，才能使天下國家互相交往；天下國家互相交往，要以謙下柔和平靜的方式，才可以讓剛強霸道的國家屈服，這是由於平靜謙下的緣故。

探秘

大道是一體的，其中包含大小、多少、上下、左右、內外、遠近、陰陽、善惡、窮富…等等的對立性，其實都是大道所產生的作用。如果能夠順應大道，必得順利昌盛；如果背道而行，必遭困頓敗亡。大國與小國之間的關係，猶如家庭父母與子女的關係，身體與各器官的關係，機器與零件的關係，都是息息相關而不可分離的。一體的兩面，有其異同的關係，雖有各部門的異，但須要有結合的同，才能產生完整而有效的功能，如果各自為政，終究必然瓦解而消失。

所以老子在本經第二章告訴我們分合及其作用：「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善用事物的對立，以曲成其德，必然可達成成就。

本經第三十二章載：「道常無名，樸雖小，天下不敢臣。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賓。天地相合，以降甘露，人莫之令而自均。始制有名，名亦既有，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這是經營大國者應有的觀念和態度，以大海居下可納眾流的實況，來善待小國，必然可使小國心悅誠服，不至於背叛。

治國者只要靜心思考，必然可開啟智慧，使慮事周到，處事圓滿。柔可勝剛，弱可服強，雌牝可以善化雄牡，居下可以容上，成為善事重要的基礎。是以說：「大國者下流，天下之交；天下之交，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

下。」

本文

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簡意

所以大國能以謙下柔順對待小國，就可以取得小國的信任而樂於歸附；小國能以謙下柔和對待大國，就可以取得大國的信任而受到保護。所以說，不論是以謙下柔順而取得信服，或是以謙下柔和而受到保護，都是為了達於和諧。

探秘

大小國互取對方，各有盤算，不外乎是要得利而去害，如能善用大小之間的關係，當可互利而無害，相輔且相成。治理國家，當使百姓能夠安居樂業，使能安土重遷必然能穩定其心。不論大國或小國，其百姓都要以修身為本，做好自己應負的責任，使人人成為一個彬彬有禮的謙謙君子，如此各盡其職，各安其位，天下自可太平。因而《大學》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無論大國小國，只要人人做好自己的本分，然後誠心照顧別人，人間沒有動亂的理由，自然就會太平。

大國能以誠心保護小國為己責，使小國感到安全有保障，自然心悅誠服歸順於大國。小國能以誠心歸順大國為己任，大國無後顧之憂，相從甚密，自可取得大國的信任，受到大國的保護。

是以《中庸》載：「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

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儌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各守本份，各盡己職，互相成就，相輔相成，只要善用大小的互動，做好人際關係，自有一番太平天地的盛世，所以說：「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

本文

大國不過，欲兼蓄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簡意

大國的想法，不過是想兼併小國，以獲得小國的服從；小國的想法，不

過是想事奉大國，以獲得大國的保護。

探秘

衡之實情，大國小國互相之間，大多以利益交往，只是領導者未能審視真正的利益，是在於公義，有了公正的道義，才能真正穩固互相間的關係，否則貪婪無誠信的大國領導者，雖能以強權迫使小國服從；小國的領導者為了貪圖眼前的利益，而不守誠信，必然經常藉故反叛，使得大國不能信任，常有征伐之事。這種不踏實的情況，往往不能維繫長久。

《大學》載：「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

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義者正正當當的行為，能主動以自己的資源，利益他人而不求回報的行為，如此能獲得他人的信任，必然產生良好的互動，各盡所能，各取所需，安然相處，其樂融融，所以說：「大國不過，欲兼蓄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

本文

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簡意

大國與小國兩者之間，各投其所好，各取其所需，才能相安無事。因此要達此目的，大國還是應以謙下為宜。

探秘

雖然說是大小國各取所需，但實際能否有效實行，其掌權還是在大國，身為大國的領導者，當知無為謙下的功能，優於有為高傲。是以老聖的教導，優秀的領導者，要「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要知道「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第三章）；要明白「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要知道「夫唯不爭，故無尤」（第八章）；要知道「夫亦將知止，知止所以不殆。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第三十二章）；要知道「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第八十一章）。

大國的領導者能夠了解天道與人性，自然可以理解謙下的胸懷，才能包容一切，使小國能感到安心而穩定，所附屬的國家能夠穩定臣服，自然天下太平，是以說：「兩者各得其所欲，故大者宜為下。」

道奧章第六十二

偈言

道奧妙善人之寶　乃不善人之所保
化成美言除困擾　化成美行品德高
教化不善罪行少　三公拱璧雖富饒
坐進此道更是好　修道修心循正道

本文

道者萬物之奧。

簡意

大道是萬物奧妙的根源。

探秘

所謂「奧」，是指室內幽深之處，通常為室內的西南方，為陰暗之所，乃不為人見的神居之處。道的本體難為人見，但具有無窮的空間，無限的功能。當生化萬物之後，其精神仍在萬物之中，雖萬物之形體可辨識，但其內涵之神性，仍是難以徹見。由於世人的智慧不等，對於道所能見的深淺度也不同，智慧深厚者見其深，智慧淺薄者見其淺。

所以《中庸》載：「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中說：「先天大道，玄妙難測。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本乎無極，而生太極。道者，太空真炁，人身至寶；天地為之所創造，萬物為之所生滅；旋轉陰陽之間，充滿天地之內；其大無外，其小無

內；包羅天地，化育群倫。」如此的大道，可說是「道者萬物之奧」。

本文

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簡意

是善良的人的珍寶，不善良人所想保有的貴重東西。

探秘

大道至寶化育世人，善人經常以此道為珍寶，不曾將道流失，誠如《大學》所載：「《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秦誓》曰：『若有一個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嫉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中略〉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誠守中庸之道，居善心以行仁義，這就是善人之所以為善人的珍寶。不善之人，平時未能居善心以行仁義之事，卻是昧著良心妄作非為，等到業力現前，災害並至，才知道擁有大道心存善念的重要，此時求神問卜，祈求佛菩薩神明慈悲救助，為了要保有大道之寶，以為化解災難之用，恐怕為時已晚。

因而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中說：「每憫末劫，修羅混世，男不忠良，女不節貞。爭名奪利，置道德若罔聞；戀柳迷花，視家庭於不顧。縱耳目之慾，不儉也；任四肢之逸，不勤也。唱文明說平等，興邪說謗正道。父

不以為慈，子不以為孝。夫妻感情不睦而離異，兄弟是非失和而分居。好酒色，不養父母，不孝也；貪賭博，不顧妻子，不義也。家醜傳於梓桑，污名佈於親疏；家庭惡曜日侵，人口災殃時擾。此皆未能修身齊家之禍也。」

這是不善人的下場，受惡報時，才知道修身齊家之道的重要，早知能保有多好，所以說：「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

本文

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簡意

美好的言論可以推展於市面，尊貴的德行可以成為世人的模範。世人的不善行為，大道有好生之德，怎會放棄他呢？

所謂的「美言」，並非指好聽動人的話，而是令人心性能夠淨化的言語，可以圓滿人道以達天道的智慧語言。但這些話在一般世人，是屬於忠言勸人，卻是不容易讓人接受的逆耳話。美言呈現的方式，不一定是說話，也可以文字、書信、書籍、符號、行為的方式，只要能令人聽得進去，看得清楚，容易讓人接受，樂於實踐，有效應用在生活上，使大家都能得到實益，都是值得推展的。

猶如《九天玄女治心消孽真經》所述：「《書》云：『德無常師，主善為師。』所貴乎善者，出一言必曰善言，然猶其發諸口也；行一事必曰善事，然猶其措諸身也。出善言，安知其誠偽，論篤色莊，由是判焉；行善事，安知其虛實，正誼謀利，由是分焉。以此知言雖善，不足為據也；事雖善，不足為憑也，要在心善而已。時存善心，凡有言自無不善，即未有言，而善機無不默含；時存善心，凡有事自無不善，即未有事，而善念無不堅

矣。所由說好話，行好事，在存好心而已。」存好心，說好話，做好事，三好可以推廣，是以說「美言可以市」。

所謂的「尊行」，並非是希望他人尊重的行為，而是所做的事所說的話能夠利益他人，使其因感動而誠心尊重，視為模範，而不是以權勢令人尊重的行為，尊行包括言行舉止能成為他人的典範而備受尊重。

誠如《九天玄女治心消孽真經》所述：「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出一言，而過即伏之，所以貴守口也；行一事，而過即乘之，所以貴守身也。一言有不及檢，口過由於不自覺；一事有不及防，身過由於不自知。是則觀過知仁，未嘗不略其跡，而諒其心。心，果無他，則口即有過，而其心自可白也；心，果不貳，則身即有過，而其心自可原也。戒慎不睹，恐懼不聞，慎獨工夫，非不於至微至隱處，深加檢攝，亦謂守口之嚴，持身之密。一出言，而遠口過；一行事，而泯身過。然此可為君子道，而非所概於世人也。不必求其無過，而祇求其能寡過；不必求其寡過，而祇求其能悔過；不

必求其悔過，而只求其能改過。知改過而悔過，因之知悔過而寡過，因之知寡過而無過，因之由勉幾安，即難求易。」尊行的養成，可從改過、悔過、寡過、無過，循序漸進，人人必可成為尊行的典範，所以說「尊行可以加人」。

人人本具佛性，皆有良心，犯過乃是一時的無明糊塗的造作，只要能使其明理，必可改過向善，是以老聖在本經第二十七章說：「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知此大道之要妙，自可領會「人之不善，何棄之有」。

本文

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簡意

所以即使被立為天子，或置於太師、太傅、太保等三公的尊位，雖然擁有美玉等珍寶，以及富麗堂皇的馬車，還不如擁有大道的尊貴。

探秘

人間的榮華富貴，不就是居天子、三公的高位，擁有美玉珍寶，以及高樓大廈，進出以高檔名車代步，穿著名牌衣冠，用餐於高級餐廳。然而這些都是來自於前世累積的福報，今世如過度花用享受，不知繼續修道積功累德，終有一天，福盡禍來。這是不明大道真理運作的凡夫，其所呈現的景象。

無明的狂夫，盡情享受，還藐視修道人，以其為愚不可及，正如本經第四十一章所言：「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不知如此造業，加速自己的滅亡。不知善用今世的福報，擁有比別人更豐富的資源，用來修道明理，累積回天的資糧，以此找回身中最可貴的本性，使能淨化心靈以回歸本位。這就是一生行走於人間，最大的收穫，最好的福報，最有智慧的選擇，所以說：「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

本文

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簡意

古人如此以大道為尊貴，為何不天天努力以求得大道呢？修德以化解累

世的罪業呢？因大道有如此的功能，所以才能成為天下人所貴重。

探秘

自古以來，聖哲都說「人身難得」，唯有生於世間為人，才有機會聞得真道，以假相的色身修得真心的正道，這是累世以來最為尊貴的事。如今我們已獲的人身，如何去經營，才能在今世的當下證得本性，實是最為重要的關鍵。想要脫離凡塵的糾纏，進入大道的本源，必須在人間將累世所積的罪業洗清，所以要我們從「明明德」做起，有如《大學》所載：「《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誥》曰：『作新民。』《詩》云：『周雖舊邦，其命惟新。』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真是明理的君子，當知道今生的可貴，時間稍縱即逝，當要把握當下，以免浪費時光。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中說：「人身難得，中土難生，今生已得人身，乃是三生有幸。荷天地覆載之德，仰父母養育之恩，生我育我，無微不至。天地之德，如山岳之高；父母之恩，似天地之大。是故人生在世，當知圖報，樂善好施，以利人群。在家光前裕後，憐貧救危，以益社會。在世揚名傳芳，以報天地覆載，父母養育之恩。莫謂善小而不為，莫謂惡小而可作。行諸善事，可消滅三生之罪業；作眾功德，可解除累世之愆尤。心有所求而行善，以求福報者，非真善也；意無所慾而立功，不欲人知者，即真修也。古之先王治平之道，身修家齊國治也。欲齊其家，先修其身；欲修其身，先正其心。心不正則身不修，身不修則家不齊。齊家之道，首重勤儉。勤以補拙，可以興家；儉以養廉，可以致富。」

如此完成人道，即可成就天道，是以說：「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無難章第六十三

偈言

天下之事無難易　本來淨空無對立
圖難於易大由細　聖人知大小累積
雖不為大成大器　輕諾寡信明其理
慎重其事可不迷　面對困難智可啟

本文

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

簡意

以無為的心去作為，以無事的心去處事，以無味的心去品味。

探秘

作為、應事、品味是我們平時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項目，而且處理的妥當與否，將成為決定自己心情好壞的要件。一個人的心情能夠影響一切，故佛家說「萬法唯心」，心為一切的主宰。所以用快樂的心去應事，所經營出來的人生是快樂的；用憂鬱的心去應事，所經營出來的人生是憂鬱的。

孚佑帝君在《醒心真經》中說：「願爾等大眾，生生世世，在在處處，永不起貪得心、瞋恨心、殺傷陷害心、忤逆凌犯心、奸淫偷竊心、占奪爭鬥心、欺蔑侮弄心、奸詐誑諞心、嫉妒毀謗心、諂媚趨附心、驕矜傲慢心、慳吝苟簡心、奢靡逸樂心、妄想分外心、求謀鑽利心、眷戀富貴心、憂愁貧賤心、計較得喪心、分別爾我心、炫耀名譽心、遮蓋過失心、瞞昧自欺心、膠執自是心、疑惑猶豫心、懊悔改變心、畏難退縮心、安逸自在心、苟且小就心、責效旦夕心，如是等心，各各猛省。務使在方寸之中，空空洞洞，一物不交，一私不受。如皓月當空，萬境澄徹；如明鏡照人，鬚眉畢現；更如

慧劍在身，可以水斷蛟龍，陸剸犀象。斯為夢醒，不在大夢。又常起怖懼心、慚愧心、歡喜心、決斷心、勇猛精進心、堅固耐久心，凡此等心，須以大智慧照之，大精神赴之，大力量任之。斯能無微不燭，無堅不破，無難不成。身混塵俗，志氣清明，與天地合其撰，與鬼神合其德，何有於仙？何有於凡，何凡於非仙？何仙之非天？道化一理，天人一家，黑氣消滅，紅光燭天，是為大醒，永不入夢。」

能去惡心而留善心，最後超越善惡，入於無為、無事、無味應事，自可入於真理大道。

本文

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簡意

無論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恩怨情仇，都要以善德回報，才能化解。意圖化解困難，要從容易的地方著手；想要成就大事，要從細微處做起。所有天下的難事，都從容易處興起；天下的大事，都是從細微處興起。

探秘

能看清楚一切心，知道一切心的作用，而能善用一切心，該行則行，該止則止，事不分大小，物不分多少，如此以同理心去處理事情，以感恩的心去面對一切的人事物，因為這一世能在人間成就神聖仙佛，其實都是要靠這一切因緣以成就，無論遇到什麼狀況，都能以德報怨，以圓滿消除累世因果，並使對方不起惡心。

是以老聖在本經第四十九章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

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面對一切要有信心，能夠放下才有真功德，其功德無邊無量，而其生處就在此心能放下，脫離一切的妄想執著而已。所以說：「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如此才能清淨心性，回歸無極至善地。

困難與容易，粗大與細小，都是一體的兩面，猶如本經第二章所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萬物都在陰陽相生相剋中成長，善用其理，無難不克，無障不摧，無物不通，無事不成。處事有難易，事物有大小，智者因物利物，因勢利導，隨緣成就。

因而老子在第六十四章說：「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幾於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

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善觀萬物之妙，善用萬事之機，善處萬象之竅，必然可以諸事在自然中成就，這一切現象的演變，在於知道：「大小多少，報怨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

本文

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

簡意

是以聖人知道其理，始終不意圖成就其偉大，因此能夠成就其偉大。

聖人徹見大道生化萬物之理，並能夠依理行事，不背天理，可與萬物相融而不相抗，相輔相成而互不相害。老聖在本經第七章說：「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又在第二十二章說：「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又在第三十四章說：「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

大由小而積，建好小處的基礎，累積成大，必可安穩；小處馬虎，大處必出問題，損失之大，難以估計。聖人已深明其理，還能善行其事，所以

說：「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

本文

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簡意

凡事輕易的承諾，必定會少信用；因大意把事情看得太簡單，必然會遇到更多的困難。所以聖人處事，還是以為有困難，如此謹慎，因而最後就沒有困難。

探秘

世人經常為了顧慮眼前的面子問題，輕易答應他人，並不考慮自己是

否能夠完成諾言，當時至而無法實現諾言，導致耽誤他人的事情，不但信用全失，恐怕還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的禍患，是以孔夫子在《論語・衛靈公篇》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又在《子路篇》回答子夏問政時說：「無欲速，無見小利。欲速則不達，見小利則大事不成。」

為了順利通過眼前的障礙，沒有做長遠的計劃，把事情想得太容易，必然無法面對事實的考驗，致使埋下禍根，必然在因緣成熟時，出現種種的惡報，所以《中庸》載：「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能夠事先做好準備，不要自己感覺良好，自恃甚高，自以為是，因此粗心大意，未能針對事情的可能性，做好圓滿應事的準備，必然在事情突發時，措手不及。

因而連智慧高超的聖者，行事先以難來提醒自己，事先做好準備，必然在事情進行當中，得以一一得到妥善處理，雖然遇到許多難關，卻能在關關難過之中關關順利通過，是以老聖在本經第七十一章提醒我們：「知，不

知，上。不知，知，病。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善守本性，必然能處事穩重而中節，不會疏忽而圓成，這是自性中誠信之功，所以老聖在第五章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唯有善守誠信，量力而為，才能達事功而無憂患，由小積大，自可有功於天下，是以《中庸》載：「惟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要能有功於天下，成就聖者的風範，必建立在自性的誠信上，是以說：「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

輔物章第六十四

偈言

掌握機先事易謀　治於未亂慎源頭
合抱之木生毫末　九層之臺累土籌
千里之行足下走　執著於事未參透
慎終於始要掌握　學聖修持心無垢

本文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簡意

事物安定時較易維持，事情未形成前較易圖謀；事物脆弱時較易被破壞，事情細微時較易分散。在事情未發生前，先做好妥當的處理；禍亂在未發生前，先做好防治的準備。

探秘

但觀人間諸事物，其中的變化必有常理的依據，此依據實是大道運作的程序，必待有智者的觀察，始能見其奧妙之所在。這是由於大道的作用，有因必有果，果又成因再生果，因果循環不已，過程之理不變，過程的現象常變。其還在無形階段，難以眼耳鼻舌身去辨識，必須打開慧眼，深識真理的聖佛，始能見其妙，知道事情的前因後果，是以能順其自然而應事，結果得以諸事圓滿收場。不明理的愚者卻自恃聰明，自以為是，反被聰明所誤，換來悲慘的結局。

是以《中庸》載：「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以入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智者明究竟，善觀其理，善順其勢，善入其境，善施其功，必得善果。

《大學》載：「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凡事物的成長，都有一定的程序，知道本末、終始、先後，能在適當的時間，做適當的處理，必然有事半功倍，四兩破千斤的效果，老聖在此教導我們：「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

本文

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簡意

多人合抱的大樹木，是從細小的種子所生；九層的高臺，是從累積小土石而來；走千里的行程，是從腳下第一步開始。

探秘

俗語說：「萬丈高樓平地起，英雄不怕出身低。」凡事打好基礎就會穩固發展，這是常理。《大學》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

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這是天下諸事演變的常理，是合乎天理大道的，是不容違反的，違反者必受天責而功敗垂成；能夠順天道而行，必然可得昌盛而獲圓滿的結果。是以《中庸》載：「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孥。』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家庭的和樂使父母感到溫馨快樂，但這要家中的每個成員都做好自己，才能享有如此的成果，這是自然的道理，並非強求可得。所以說：「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

本文

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簡意

妄加作為的人必定失敗，妄加執持的人必定失去。所以聖人以無為應事，所以不失敗；沒有執著，所以不失去。

探秘

自然之道，在於無為，順其自然，必有善果，強加己意，自造因果，自作自受。明其理者，不敢妄作致凶，順從天道，一切放下，必可自在。是以老聖在本經第二十九章說：「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

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有為必有爭，有爭必分勝負，因而產生怨尤；有執必有鬥，有鬥必有得失，因而產生報復。

所以老子接著在第三十章分析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以有為處事治國，必然有成有敗；以有執應事治世，必然有得有失。

如此必然落入生滅不已的輪迴中，難以解脫，因而老子又在第七十三章說：「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知道這個道理，自然明白「聖人不爭故無尤」，互相之間沒有怨尤，許多是非之事無由而生，家庭和樂，社會和諧，國家安定，世界太平，其關鍵

在此。所以說：「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

本文

民之從事，常幾於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簡意

人民做事情，經常在接近成功時，卻遭到失敗。如果能夠始終如一，抱持謹慎，就不會有失敗的情事。

探秘

太上老君在《感應篇》說：「福禍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一旦造了業，必然會產生因果報應，這是天道運作的常理，自古至

今，從未改變，是以《百業經》載：「縱經百千劫，所造業不亡，因緣會遇時，果報還自受。」俗語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不用懷疑，天道至公，造業必然有報。因而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人有非為之心，天無不報之理。古時報應較遲，今時報應較速。人心愈來愈惡，天理益報益彰。莫以文明以妄作，當以厚道而自重。」可見天網恢恢，疏而不漏。

世人行事若不知天律，不遵從天理，必然功敗垂成，如此的因果報應，當要猛醒速知，能夠始終持以謹慎，依從天理行事，必然可以諸事順利而遠離敗象，濟公活佛慈語：「常保初發心，成佛必有餘。」是以說：「民之從事，常幾於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本文

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簡意

所以聖人所希望得到的是真理，就是清靜無慾，不以獲得難得之貨為可貴；所希望學的是開啟智慧，不要學取無益心性的知識，反復回到眾人所犯的過錯。

探秘

前車之鑒，不可覆蹈，天道至理，不曾改變，要善加誡守。凡夫無智，常蹈覆轍；聖佛明理，不曾陷入。老聖深明平時生活中，有許多具有吸引力的事情，如果不注意，常會興起世人的慾望，造成世人的迷惑，成為落入苦海輪迴的主因，是以在本經第十二章提醒我們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

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

孔夫子在《論語‧里仁篇》教導我們說：「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如此才能改過向善，才不致於再次落入失敗的舊窟中，讓自己掉入難以出離痛苦的深淵。是以老聖又在本經第三章指導我們，遠離人間禍害的方法：「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使民無知無欲而行於無為，天下自可大治而太平，蓮邦佛國何愁不能，普度收圓當下之事而已，因此老子在此再次提醒我們：「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

本文

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簡意

藉此輔助萬物回歸自然，而不敢胡作非為。

探秘

自然之道，在於功成名遂身退（第九章），是以說功成事遂，百姓皆謂我自然（第十七章）。天下事有生必有滅，有起必有落，有始必有終，有存必有亡，有進必有退，有得必有喪，能知其中之奧妙，還能遵行者，即是聖人，才能成為天地人三才之一，才得以受天命參贊天地之化育，輔助萬物使合於自然的正道。真明理的聖佛，不敢以私意破壞公理，常順天道以應事，是以能不背理行事，常存於天地之間。

聖人君子所行之道，猶如《中庸》所載：「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讀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如此的作為，毫無私心，合乎大道，是以能得到天地、三王、鬼神、聖人多重的印證，自然可與大自然相合。

所以本經第四十九章載：「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能回復赤子之心，含德之厚能與天地自然相合，沒有些許私心的造作，因此說：「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玄德章第六十五

偈言

善導以愚而非明　治民以智必難寧
以智治國賊必興　國之有福除智病
治國莫智好典型　有此玄德民之幸
玄德深奧須曉清　天下大順智莫行

本文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簡意

古時善用大道來治理國家的人，並非教導百姓聰明巧智，而是教導百姓

誠實憨厚。

探秘

如今文明之世，崇尚科學，無視道德，金錢掛帥，拜金主義興起，不重視道義。雖然民智大開，追名求利，能暫時滿足私慾，卻因此互為爭權奪利，使得社會秩序大亂，雖人人想因此而獲得幸福生活，實際上並無幸福可言，甚至於招來諸多的禍害，為求福而得禍，究其因，聰明反被聰明所誤而已。

是以黎山老母在《塵世苦海經》說：「文明之世，多唱自由，男女平等，到處效尤。男女重奢華而輕道德，風俗久敗壞而廢綱常。廉恥喪盡，敗家名聲。家失天倫之樂，人受無妄之災。誠可嘆而可悲，實堪傷而堪慮。」孔夫子亦在《中庸》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　及其身者也。」

古來聖王治世，並非在開啟世人的聰明才智，明民顯智，過度聰明，不能善用，反而是亂世之源，是國之災民之禍而非福，所以要讓百姓守持誠實憨厚，才能維持和平。因此，老子在本經第十九章說：「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令有所屬。見素抱樸，少私寡慾。」

見素抱樸，少私寡慾，可回歸本性大智，其智若愚，反而使百姓更能獲益。是以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

本文

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簡意

人民之所以難以治理，是因百姓的巧智太多。是以用巧智來治理國家，反而使國家受到傷害；不以巧智來治理國家，才是國家百姓的福氣。

探秘

百姓興智，以智相較，必然互相爭鬥，未得其利先得其害，未得善果卻種禍因，不知本經第四十八章所說的道理：「為學日益，為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所以常以有為之智治世，結果換來傷害國家百姓的禍害。如

能深究第二十章所載：「絕學無憂。唯之於阿，相去幾何？善之於惡，相去何若？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眾人熙熙，如享太牢，如登春臺。我獨泊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無所歸。眾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純純兮！眾人昭昭，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其若海，漂兮若無所止，眾人皆有以，而我獨頑且鄙。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

能夠誠守大道之根，以清靜無為行事，善用於生活中，自可隨心所欲而獲得圓滿。如不依無為之道，而常用有為之智，將是後患無窮。是以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我國建邦五千餘年，治國治人，克敦聖賢之學。天人性命依據，三教之玄，以儒學為正宗，以大道為妙旨；仁義禮智為依歸，忠孝廉節為體用。豈可將科學金錢奉為至寶，切莫將神明因果視為虛無。科學愈昌明，則人心愈惡；道德愈日靡，則世道愈壞，傷天害理，妄為至極矣。」

以智興起文明，迷信科學，敗壞道德，是亂世之罪魁禍首，豈可不謹慎？是以說：「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

本文

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簡意

要知道用與不用巧智治國，這兩種已成治國的模式，明白其中的道理，能不以智來治國，就稱為「玄德」。

探秘

自古以來，治國之法分成二式，聖王之治不以智治國，霸王之治常以智

治國。這兩種治理國家的模式，經過累劫多世多國的比較，不以智治國，最為完美優良。但充滿慾望的君王，不知「玄德」的內涵與功能，常想少做多獲，甚至於不勞而獲，是以不喜歡不以智治國的方式，因無法展現其貪婪之心，享受其無窮的慾望，因此造成社會的混亂，動蕩不安。

所謂的「玄德」，如本經第十章所載：「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專氣致柔，能嬰兒乎？滌除玄覽，能無疵乎？愛民治國，能無為乎？天門開闔，能為雌乎？明白四達，能無知乎？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能以此玄德治世，即是無為而治之法，完美無缺，但一般乏智的領導者，無法領會其要義，是以不知其好處而不為。

老子在第十五章說：「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看

似不盈，卻能歷久常新的玄德，唯聖王能體之用之，是以能使國家太平，百姓安樂。因而說：「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

本文

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簡意

玄德是一種深遠奧妙的境界，與一般萬物假相之理相反，如果能知道其真象，長此以往，必然可順理路回歸大道。

探秘

玄德是大道真善美的產品，自性功德流露的真象，能夠將眾生帶回無極理天的能量，但其意義深奧，難為世人所理解，雖然與世人同在，常使世人

感覺非常遙遠。見地膚淺的人，只見外相不見內相，難以明徹其真理，好似與一般常理是違反的，因而難以判斷。但其理卻是真實的，依此天道真理而行，必可使諸事順利，沒有障礙。

是以老子在本經第七十章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又如第四十五章所載：「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又第十八章載：「大道廢，有仁義；智慧出，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大道內藏如此玄德，如果不是深入理解的智者聖者，誰能從其反道之中，見到正道的真象而加以善用呢？是以說：「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江海章第六十六

偈言

江海善下王百谷　聖人成就行謙路
尊重一切傲慢除　處上萬民皆受護
處前百姓得幸福　天下不厭樂欽慕
要在不爭與眾處　其心清靜返古樸

本文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簡意

江海之所以能夠成為百谷之王，是由於它善處於低下，所以才能夠成為

百谷王。

探秘

《易經》以元、亨、利、貞為乾卦四德，視為大道運作萬法的四個階段，在《乾卦・文言》載：「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貞者，事之幹也。」其中的亨是指事情進行的順利暢通，這「亨」字是由古與了組成，「古」是高的意思，就是要了解將他人抬高，自己謙下才能亨通的道理。這「善下」就是善於謙下的功夫。說明了江海所以能夠成為百谷之王，是由於其善於謙下，所以才能夠成為百谷王。這謙下的功夫，有如《易經・謙卦・彖辭》載：「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

在本經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第二章〉；「是以

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七章〉；「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第八章〉；「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第十章〉；「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第二十二章〉；「故從事於道者，道者同於道，德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同於德者，得亦樂得之；同於失者，失亦樂得之」〈第二十三章〉；「。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為襲明」〈第二十七章〉；「故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二十九章〉；「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第三十章〉；「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於江海」〈第三十二章〉；「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為主。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之，而不為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大」〈第三十四章〉。

舉以上為例，都是善下的功夫。是以說：「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

本文

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

簡意

所以聖人想要居於百姓之上，必定要以謙下的語言尊眾於上；想要居於眾人之前，其身必須居於眾人之後。

探秘

大道從無極而太極，太極生兩儀後，產生陰陽對立，卻能相輔相成，互生互剋，互補不足。所以在本經第二章載：「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

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還產生如第二十二章所述的現象：「曲則全，枉則直，窪則盈，敝則新，少則得，多則惑，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不自見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古之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誠全而歸之。」

善用這個道理，則能成就如第七章所述的情形：「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第四十二章載：「人之所惡，惟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明白其中的奧妙，則能徹底了解：「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的道理所在。

本文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簡意

所以聖人雖處眾人之上，而人民不以為有壓力；雖處在眾人之前，而人民不曾受到傷害，所以天下的人樂意推崇擁戴他，而不會感到討厭。

探秘

就事實來論，當有人事物阻擋於前，變成生活上的壓力，必然會想辦法排除，然後才會感到舒服。如果處於上面而不會變成壓力，處於前面而不會變成阻礙，必然有其功能存在，甚至還快樂得不得了，還期待多多益善，這唯獨聖人的無為之治，才有如此偉大的功能，巨大的魅力。

這種順勢而為，產生默默之功，誠如本經第四十三章所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善觀天下情勢，善用民情，能為百姓著想，為人民解決困難，而不處處為難，則可化阻力為助力，必然會受到百姓的尊崇愛戴，樂於推舉他來領導，甚至還求之不得，此時怎會有壓力或受害的顧慮呢？

如此則能如第四十九章所說：「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能有如此的德澤，百姓怎會討厭他呢？所以說：「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

本文

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簡意

由於不會與人爭鬥，所以天下人沒能與他爭鬥。

探秘

修道士能學得如本經第八章的水德，則可幾近於大道了，其內容是：「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善用智慧之力去成就諸事，而不為諸事之障礙，如同第六十八章所載：「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善用之道，必合天道，不可有人慾之道的成分摻雜其中，否則就壞事了。誠如第七十七章所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欲見賢。」能夠成為如此的有道者，天下間還有誰能與之爭呢？所以說：「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三寶章第六十七

偈言

道大無物可比擬　萬物道生卻稀奇
我有三寶自珍惜　慈而能勇最有力
儉而能廣善開闢　不敢為先成大器
以慈應事禍害離　三寶原存自性裡

本文

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簡意

天下都說我所講的道很廣大，大到沒有一物可相似。由於道廣大，所以沒有一物可形容；如果能像某些事物，長久以來就不能稱道大，也就微不足道了。

探秘

雙手有十指，各有不同；人體有各個部分，皆有所異；家中有不同的成員，長得不一樣。那麼小而且近的人事物都如此，何況是包容萬事萬物萬象的大道，其中各種類別，難以數計，是以難以用其中的一種物名來代表道，但萬物皆有道在其中，卻沒有一樣是相同的。如果以其中的一物來形容，那就會說一漏萬，無法說明道的真相。如果有人強要以一種物名來形容，那就會出差錯。

大道之大，難以形容，如同《六祖壇經》中所描述的「摩訶」：「何

名摩訶？摩訶是大，心量廣大，猶如虛空，無有邊畔，亦無方圓大小，亦非青黃赤白，亦非上下長短，亦無瞋、無喜、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無有頭尾。諸佛剎土，盡同虛空。世人妙性本空，無有一法可得；自性真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莫聞吾說空，便即著空，第一莫著空。若空心靜坐，即著無記空。善知識！世界虛空，能含萬物色像。日月星宿，山河大地，泉源溪澗，草木叢林，惡人善人，惡法善法，天堂地獄，一切大海，須彌諸山，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復如是。善知識！自性能含萬法是大，萬法在諸人性中。若見一切人惡之與善，盡皆不取不捨，亦不染著，心如虛空，名之為大，故曰摩訶。」

道之大，難以數計，難以形容，盡虛空，遍法界，大而無外，小而無內。卻是在自己心性之中。所以說：「天下皆謂我道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其細也夫。」

本文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簡意

我有三件寶物，可永遠執持而保有它：第一稱為「慈」，第二稱為「儉」，第三稱為「不敢為天下先」。

探秘

所謂的「三寶」，很多地方都可看到，隨其出現而有不同的說法與功能，但其根本是同一理，均是大道所出。天之三寶，日、月、星；地之三寶，水、火、風；人之三寶，精、氣、神；佛教三寶，佛、法、僧；道教三寶，道、經、師；一貫道三寶，關、訣、印；本經三寶，慈、儉、不敢為天下先。

所謂的「寶」，其本義是「珍」，乃珍貴品之稱，珍寶必須珍藏，所以將寶玉、貝（古為金錢），盛美酒的缶器，放置於宀（讀棉，表屋）下，有慎置的含意。最珍貴的寶，應該是本性，價值連城，難以估計，此處三寶是可以讓我們找回本性的三種寶貝。

所謂的「慈」，其本義是「愛」，乃指全心全意以愛護幼小而言。又「慈」字，是由茲和心組成。茲是草木叢茂的樣子，含有養殖扶育得法的意思，所以「慈」是在盡養殖扶育之心，有以上愛下的涵義，是以《大學》載：「為人父，止於慈。」又茲是兩個玄字相併合。所以慈所發出的能量，是來自於玄之又玄，眾妙之門內的本性，其能量無窮，無遠弗屆，是以說慈悲的力量，天下無敵手，無堅不摧，無障不破。

所謂的「儉」，其本義是「約」，乃指人應將繁縟的生活，束緊為簡易樸素的生活。其字由人、僉所組合，僉是皆的意思，就是包括一切都在內，儉有從多方面節約的意思。其內涵有如本經第五十九章所述：「治人事天，

莫若嗇。夫唯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可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所謂「不敢為天下先」，就是退讓、謙讓、禮讓，此寶正可如本經第七章所述：「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

這三寶都是本性上具有的寶貝，可以幫我們回歸聖佛的本位，應該時時謹慎保有它們，不可流失，否則將永劫流浪生死苦海中，是以老子說：「我有三寶，持而保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文中的「我」，可指老聖的本性，也是眾人的本性。

本文

夫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簡意

能具仁慈所以能夠勇敢，能具儉樸所以能夠廣大，不敢成為天下之先，所以能夠成就大器。

探秘

所謂的「勇」，其本義是「猛」，乃是氣勢旺盛，奮力直前的意思，其字由甬和力所組成，甬的本義是「艸木華，甬甬然」，乃形容花朵的茂盛而言，表示勇實力壯氣勢盛。彌勒佛的慈心三昧，就是要我們專心致力於慈心，觀想一切眾生普遍蒙受喜樂，去除妄念雜慮，遠離瞋恚怨憎的念頭，定於慈心，轉識成智，永不改變，這種表現是非常勇猛精進的，由於本性發

出的慈心，其能量無窮，處處可及，物物可入，無遠弗屆，慈心可謂天下無敵手，可使人心攝受感動而開啟心門，化解一切艱困，所以說「夫慈故能勇」。

所謂「廣」，其本義是「殿之大屋」，乃指有大覆蓋而無四壁的房屋，天下間唯道是廣，本性與道同在，與道同廣，只因受到自私貪婪的障礙，使得心胸狹隘，如能執持保有及實踐儉約及嗇，清除所有的心物，自可達於格物致知的至善境界，此時本具的誠信開啟，必然可與人通與事通與物通，無所不通。

誠如《中庸》所載：「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所以說「儉故能廣」。

所謂的「器」，其本義是「皿」，指能裝盛他物的器皿。其字由四個口和犬所組成，凡器皆有口，四口以表示眾器，犬乃是善於守物的家畜，今以犬守護此眾口，所守護者為器。犬乃代表忠誠，最大的器為道，是以本經第二十八章載：「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復歸於嬰兒。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復歸於樸。樸散則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大制不割。」

以忠誠之心固守正道，最好的方法是「不敢為天下先」，因能禮讓受尊重信任，最後能夠證道成就大器，後其身卻使身居先，是以說「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

本文

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簡意

如今捨棄仁慈卻逞現勇敢，捨棄儉樸而欲求廣大，捨棄後退禮讓而且爭先，必死無疑。

探秘

俗語說：「哀莫大於心死。」然心性是恆常不變，是不會死的，只是被塵垢心物所封閉，不能展現其功能，是以用死來表達。先哲說：「順天者昌，逆天者亡。」能夠順天理行事，一切順遂而通暢；如違背天理行事，一切將滯礙難行，困死山城。能夠依此三寶行事，則能勇能廣能成器長，否則死無葬身之地，誠如《大學》所載：「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

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所以本經第二十九章載：「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使用甚、奢、泰以處事，恐怕要造成「為者敗之，執者失之」的後果，欲取反而失，其理在於背道行事，天下事凡背道行事，雖有好的下場，是以說：「今捨其慈且勇，捨其儉且廣，捨其後且先，死矣。」

本文

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簡意

以仁慈來征服天下，必然得到勝利；用來守護，必然得到堅固。發揮仁慈的人，上天必會救助他、護衛他。

探秘

本經中如「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唯弗居，是以不去」（第二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第三章）。不勝枚舉的大道功能，都是這三寶所展現

出來的特質。

此句只舉「慈」之一寶，加以闡述，其實已涉及三寶，都是出自心性的作用。此心是佛，此心是道，善用其功能，則自然能戰勝人間一切的障礙，能夠固守一切的利益，要搶救人間一切的災禍，也是要以此心性。然而此心性是空性，難以形容，但以展現其功能為主要，為佛為魔，為聖為凡，為神為鬼，都是此心所造，如果能夠善用慈、儉、不敢為天下先（讓），以此慈等三寶面對一切慾望的爭戰，必可戰勝慾望；以此慈等三寶來保護本性，必然可以固守而達安全保障；上天降道以救度世人，必然以慈等三寶為救援來護衛本性。

如今彌勒佛以慈心三昧，來為眾生普度收圓，也正可說明慈等三寶，以慈故能儉，以儉故能做到不為天下先，如此淨化本性，何道不成，何世界不太平，是以說：「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

不爭章第六十八

偈言

善為士者不用武　善於應戰心不怒
善勝敵者驕慢除　善用人者謙下處
不爭之德顯古樸　善用人力莫嫉妒
配天之德多建樹　回古之極會靈母

本文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

簡意

善於當勇士的人，不會妄逞武勇；善於作戰的人，不會輕易動怒；善於戰勝敵人的人，不與敵人正面交鋒；善於用人的人，反而會處於眾人之下。

探秘

所謂的「善」，其本義是「吉」，有互道祥和的意思。大道之行，吉在能公，公之用在於中庸，中庸之道，無過與不及，其道至善，世人本自具有，然因累世受習性覆蓋，無以展現其善性，是以孔夫子在《中庸》說：「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其不能展現中庸的功能，在於過與不及，是以又說：「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中庸之道不在遠處，就在我們日常生活的起居飲食中，就可以覓得，但很少人去察覺體悟，所以無法獲得。因而孔夫子特別在此讚歎舜帝說：「舜

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中庸之道就在平時生活中去學習，當我們能與本性會晤，啟用本性的智慧，自然就有此功能。

善為修道士，當要用智力而不是用武力；善於戰勝自己，是先學會不生氣發怒，才能保持心性的平和，開啟本具的智慧；善於戰勝心性六賊的敵對，必須清除心物，不可與心物糾纏不清，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脫；善於使用人要知道謙下，唯有謙下才能匯集眾流，各方的人才始能為我所用，要能不恥下問，才能廣學多聞，使得智慧大開。所以說：「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敵者不與，善用人者為之下。」

本文

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簡意

這就是所謂的不與人爭鬥的德行，這就是所謂的善用他人的力量，這就是所謂的契合天意，是自古以來，非常極至的道理。

探秘

《易經・乾卦・文言》載：「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貞者，性情也。乾始能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大哉乾乎！剛健中正，純粹精也；六爻發揮，旁通情也；時乘六龍，以御天也；雲行雨施，天下平也。君子以成德為行，日可見之行也。潛之為言也，隱而未見，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君子學以聚之，問以辯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見龍在田，利見大人，君德也。九三：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故乾乾因其時而惕，雖危無咎矣。九四：重剛而不中，上不在天，下不在田，中不在人，故或之；或之者，疑之也，故无咎。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

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弗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亢之為言也，知進不知退，知存不知亡，知得不知喪。其唯聖人乎！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唯聖人乎！」

這乾卦文言所說，都是在應天時配地宜順自然以應人事，不以私意造作，必然沒有惡報的回應，這是明道識理善用其機善用其力的智者，能與大自然配合，必可成就極大的功德。猶如本經第八章所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

不爭之德，與道相等，善用人力，與人合同，同心合力，共勵共勉，攜手回天，修道之極，莫過於此。所以說：「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

用兵章第六十九

偈言

用兵禦敵非侵略　和平而戰終得悅
寧有戰備防流血　強國壯兵謙和學
輕敵致禍須察覺　輕敵喪寶是真確
謹慎為要防陷缺　哀兵必勝非奪掠

本文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簡意

用兵之道，古人曾經說過：我不敢主動發動戰爭，但不得已出兵防衛；

作戰時，不敢逞強躁進分寸，寧願退一尺以求安穩。

探秘

孫子在《孫子兵法・始計第一篇》說：「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又在《謀攻第三篇》說：「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全軍為上，破軍次之；全旅為上，破旅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全伍為上，破伍次之。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又在《軍形第四篇》說：「昔之善戰者，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己，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為不可勝，不能使敵之必可勝。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為。』不可勝者，守也；可勝者，攻也。守則有餘，攻則不足。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勝也。」

戰爭是為了達到和平不得已而使用的手段，如果處在和平的狀態，還主

動發動戰爭，那就是侵略，是貪欲所產生的作用，必然因此引動三毒攻心，會給自己帶來無窮禍患的惡報。是以老子在本經第三十一章說：「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勝而不美，而美之者，是樂殺人。夫樂殺人者，不可得志於天下。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君子居則貴左，用兵則貴右；吉事尚左，凶事尚右；偏將軍處左，上將軍處右。言以喪禮處之，殺人眾多，以悲哀泣之，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是以不得已而用兵，必須謹慎，不得藉戰爭好殺成性，以敗壞上天好生之德，從此落入無止盡的輪迴。是以應該要先退讓，以消除對方的戰意，不得已再出戰以護衛。所以有道者是備戰而不主戰，是以說：「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

本文

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

簡意

這就是所謂要有作戰的準備，但不要有作戰的主動；雖有作戰的能力，卻不主動去攻擊；雖擁有強大的兵力，卻不出兵侵略他國。

探秘

古哲說：「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心戰為上，兵戰為下。」用兵的方法，貴在不戰而能屈人之兵，這是無為勝有為的功能。古人說：「殺敵一萬，自損三千。」老聖則在本經第七十四章說：「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以強

欺弱，以大壓小，以上迫下，都是不合常理，為了貪得，必然會有所損傷。

如果能以智慧謀略，善加溝通，化阻礙於無形，使人能心服口服而不加以迫害，讓事情能夠有圓滿的結局，那就是最完美的，這也是大道自然無為的功能。所以老子在本經第三十章提醒我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明白此理，則知：「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心境清淨，已無有為之對峙相抗的困擾，一切歸於平靜，是戰爭最高的原則。

本文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簡意

最大的禍患，莫過於輕敵，輕敵好戰險些喪失我寶貴的實力。所以當兩軍敵對應戰時，哀痛的一方易聚氣，必然勝利。

探秘

人生如戰場，時時刻刻無不是在戰爭中。能夠將前車之鑑，時時以為警惕借鏡，則過去的一切經驗累積，將轉化為智慧。最怕的事情，就是一錯再錯，不知改善，以為自己不好的遭遇，並不是自己的無能與無知，乃是運氣不好，上天沒有給自己機會，於是頑固的思想，自是自大，意氣用事，不知時代一直在進步，自己不繼續充實，就是跟不上他人，卻還認為自己永遠是

時代的前鋒，不經常檢視自己，改進自己，就是輕敵，這將成為自己傷害自己，埋沒自己，葬身自己的主因。

是以孔夫子在《中庸》說：「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輕敵是由於不知道「知己知彼」，才能夠「百戰百勝」的道理，只一味的認為自己很強，不知強中更有強中手，因而在對戰的時候，技不如人，力不如人，器不如人，智不如人，鮮有不慘敗，導致生命財產等寶貴之物的損失。

人如果有了危機意識，知道不努力去迎戰，必然會喪失寶貴的生命，大量損失財物，心中有如此的敬畏，必然會做足準備以應戰，自然勝算就會提高。知道沒有打贏這場戰爭，必然無法存活下去，如此置之死地之後，必然會戰勝而存活下來。是以說：「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修行的過程中，如果不在意自己壞習性的改變，只在意如何修外表，使

人佩服自己，當別人懷疑我們的修行是虛偽不實的時候，不但不自我反省，還與此人為敵，心中的無明生出瞋恨，如此輕視自己的壞習性，不知道修行不改壞習性，是修行修道的致命傷，讓我們的靈性汙染，永不能脫離輪迴的苦海。當修道士能時刻反省自己，遇到業力現前，身心受盡折磨，應該知道累劫以來，會讓我們永沉苦海的原因，就是這不良習性，自然就會針對此心性上的汙物清除。等到清除乾淨時，當下即是佛、聖、仙真。

懷玉章第七十

偈言

老聖之言易知行　只因世人不能明
難知難明心難寧　清靜無為自安定
如此簡易卻難清　只因塵慾蓋心病
不明聖人說心性　被褐懷玉尋不停

本文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簡意

我所說的道理很容易知道，很容易實行；天下的人卻不能知道，不能實

行。

探秘

綜觀世情，對於事情的認知，由於智慧不等，其所見的層次也會不同。我們將身體的部分來做比喻，從外表的毛，往內而皮、肉、骨、髓；從道理的深入來說，有粗、細、微、妙、玄。佛陀在《金剛經》則說，佛有肉眼、天眼、慧眼、法眼、佛眼等五眼。因為見地的不同，所見及所悟也不同，當然說法也不同。由於個人對於同一件事情，所見的層次不同，當然就會起爭論，常有雞同鴨講的無厘頭情況出現。

照理講，人人具有佛性，應該都具有這五眼的功能，都足以徹見一切，而不為任何的事物所障，應該對於萬法都有共識才對，但事實不然，有時常有天淵之別。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菩提般若之智，世人本自有之，只緣心迷，不能自悟，須假大善知識示導見性。當知愚人智人，

佛性本無差別，只緣迷悟不同，所以有愚有智。」又黃蘗大師在《傳心法要》說：「此心即是佛，佛即是眾生。為眾生時，此心不滅；為諸佛時，此心不添。乃至六度萬行，河沙功德，本自具足，不假修添，遇緣即施，緣息即寂。若不決定信此是佛，而欲著相修行，以求功用，皆是妄想，與道相乖。此心即是佛，更無別佛，亦無別心。」

是以本經第六十五章載：「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聖人明理，見解無障，徹見天道，所述皆合真理大道，應該是很容易了解，為何世人不能知道，且難以實行呢?因被無明所障，是以不明理，也不依循天理行事，因而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本文

言有宗，事有君。

簡意

我所說的道理，以清靜無為為宗旨，事事依循大道真理為依據。

探秘

道在平時生活中，本不稀奇，只因世人智慧未啟，難以徹見，不知大道的真象，不明大道的運作，都是有所本的。是以老聖在本經第十五章說：「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豫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儼兮其若容，渙兮若冰之將釋，敦兮其若樸，曠兮其若谷，渾兮其若濁。孰能濁以止，靜之徐清？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因不明道理而盲從胡為妄作的現象，充斥人間，不依道理行事，必然下場是悲慘的。但這悲慘的教訓，似乎沒有喚醒人類的無知，仍然沉浸於苦海中，不知出離，還不時慘叫掙扎。想要從苦海中解脫，必須深究解脫之道，始能有效脫離。老聖在第十六章指導我們：「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瑤池金母則在《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告訴我們說：「解脫非難，難在定慧，身心大定，便生智慧，智慧既生，解脫亦易。欲明解脫，先除六賊：耳不聽聲，目不視色，身不觸污，意不著物，鼻不妄臭，口不貪食。六賊既空，五蘊自明，受想行識，如鏡見形。五蘊既明，三家會合，精氣與神，長養活潑，上下流通，何難解脫。」如能解脫，回頭一望，不難了解「言有宗，事有君」。

本文

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簡意

由於眾人的無知，所以才不知道我所說的道理。

探秘

由於眾人的無知，不明白大道就在平時生活中，真理就藏於假象中，只要靜心深悟，便可契入。但凡夫以為道是很稀奇的，理是很奧妙的，因此不是盡往外相追逐，就是全往空處鑽研，於是落入妄想執著的妄作之中，常沉苦海，不知出離。雖然老聖在本經中，描述了許多大道的真相，但智慧不足的人，還是無法從中理解大道的真相，從此悟入真理。也常因此落入文字相，被其所障礙，難以將文字解開，使其展現般若的實相。

是以本經第三十五章說：「執大象，天下往，往而不害，安平泰。樂與餌，過客止。道之出口，淡乎其無味，視之不足見，聽之不足聞，用之不可既。」《陰符經》也載：「心生於物，死於物，機在目。天之無恩而大恩生，迅雷烈風，莫不蠢然。至樂性餘，至靜性廉。天之至私，用之至公，禽之制在氣。生者，死之根；死者，生之根。恩生於害，害生於恩。愚人以天地文理聖，我以時物文理哲；人以愚虞聖，我以不愚虞聖；人以奇期聖，我以不奇期聖。」

可見聖明者，深透其理，經常遊走於真理中。世人缺智，難以深入，也無法了解聖人對真理大道所描述的情況，所以說：「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本文

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簡意

愈少人知道我所說的道理，那我所說的大道就愈珍貴。所以聖人從外表看，好似穿布衣的凡夫，但卻藏有珍貴寶玉般的內德。

探秘

大道存在萬物之中，真理在平時的生活裡面，唯有聖智者才能透徹其理而善用之，明白者知道真理大道，本不稀奇也不奧妙，由於多數人往外攀緣著境，背道而馳，因而忘了向內淨化心靈以開啟智慧，契入真理大道，是以所知道之理，常與真理相反，與大道相背。由於大道少人知道，所以就變成人間的稀世珍品，就愈認為珍貴了。

不知寶珠就藏在璞石之中，至為高貴的本性就藏在這一具臭皮囊內，只要淨心靜念，自可會得。老子在本經第三十八章，敘述了世人的迷，與聖智的悟，他說：「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無為，而無以為；下德為之，而有以為。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是以聖人的大智若愚，就展現在「被褐懷玉」中。欲明聖人寶貴的智慧，必從樸實的外表去辨明探取，是以說：「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不病章第七十一

偈言

上智有自知之明　經常檢視己身病
即時清除保性命　格物致知心境平
不明理者難清醒　自己患病卻難清
有病不治遭不幸　聖人不病明自性

本文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簡意

有智慧的人，卻不以為有智慧，才是上等的智慧；沒有智慧，卻自以為

很有智慧，其實是病態。

探秘

古德常說：「聖人過多，賢人過少，凡人無過。」由於聖人不爭，不與人計較，常攬眾過以自修，終究能覺悟本性而成就；賢人之智稍遜，難以徹明其理，難有大德承擔眾過，其德尚可保護自己；凡人無智，爭功諉過，終究失德，難以成聖證佛。所以老子在本經第四十一章說：「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故建言有之：明道若昧，進道若退，夷道若類，上德若谷，大白若辱，廣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質真若渝，大方無隅，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

深明大道有無相生，內外相形的道理，才知道外表所顯現的現象，都是從累世所積之業因，在機緣成熟時的結果。因此老子在第四十章說：「反者

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能夠深入探討，事情發生的來龍去脈，能夠掌握機先，運作妥善，必能化事於無形。如未能事先備好對策，當業力現前時，任誰也無法改變事實。

是以第六十五章載：「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能先知道會出現的問題，事先加以防患，自可消弭於無形，不自恃其能，唯道是從，這是有智慧的聖者。凡夫不然，自以為有智慧，不能經常自覺，是以遇事就糊塗，難以抵擋業力的摧殘，不失敗者能有幾人呢？所以說：「知，不知，上；不知，知，病。」

本文

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簡意

唯有知道自己的病態，能夠加以醫治，才能夠沒有病；聖人之所以沒有病態，是因他知道這些病態，且能事先防治這些病態，才不使病態發作。

探秘

歷史上的名言「大意失荊州」，其故事告訴我們，雖然平時都很精明幹練，常會因一時的疏忽，而失去了許多有價值的事物。《中庸》載：「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事先做足準備，自可讓事後進行順利，不為任何意外所困。人生之所以會產生恐懼，是因為未知數太多，不知未來要如何面對處置，所以產生疑惑而害怕。如果未來已知，不是好就是不好，也不論是好是壞，都有解決之策略，當事情出現，都能安心面對，誠心學習，以至於圓滿，自然寬心而無憂慮。如果預設想要享受美好的成果，卻不如所願，必然手足無措，難

以自在。

如果能夠務實，按部就班去運作，用心去學習，必然可獲得許多寶貴的經驗，從中開啟無窮的智慧。是以老子在本經第六十四章說：「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修道修心，一切毛病皆是由心而起，能夠淨化此心，以啟本有的智慧，必可善於應事以無爭，善於化物以無為。去除心物，心性自然清靜而無病態，能與大道相應而無所不通，能與真理相契而無所不行，這就是聖佛的功能，是以說：「夫唯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

畏威章第七十二

偈言

不畏天威難修道　心胸狹隘惡業造
天律懲罰惡難逃　修道明理德固牢
行功立德要及早　自暴自棄最糟糕
自知之明自見少　聖人自愛自貴拋

本文

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簡意

一般百姓不知敬畏天威，造惡業招來天威的懲治。

大道充滿整宇宙，萬法皆是道所生，必依天律而運作，天律外看似無，其實威嚴無比，其眼如電，徹見萬物；其聲如雷，響遍天下；無所不在，無所不能。世人慾望大，以致蒙蔽智眼，是以難以徹見，必待聖佛臨世教化，始能得知一二，了解其中的蛛絲馬跡，能從此進入，漸行了解，不敢造次，自可順天律而不受天責，順天道而成就聖佛本位。

太上老君在《感應篇》說：「禍福無門，惟人自召；善惡之報，如影隨形。是以天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人皆惡之，刑禍隨之，吉慶避之，惡星災之，算盡則死。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人紀算。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月晦之日，竈神亦然。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這就是天律，遵者受天護，違者遭天罰。

九天玄女在《啟智真經・解脫災劫章第三》說：「天佈不正之氣，施

災於人，當知改惡向善；人受無妄之災，獲罪於天，更要戒殺放生。無奈，迷者不悟，違背天理而妄為；昧者難醒，喪盡道德而亂作。為戀人間富貴榮華，迷卻本來先天靈性；著情著慾，無時不動心貪。因貪世上功名財物，損失固有道德精神，爭名奪利，何日能休慾望？一切災殃，均由世俗造孽而來；水火刀兵，皆從人心造惡所致。災劫皆由心所造，而不知解脫之門，受苦不盡，實可悲傷也。」

由於世人不明大道，不信真理，不畏天威，胡作妄為，招來天威天罰，災禍並至。是以孔夫子在《論語‧季氏篇》告訴我們說：「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君子有此三畏，才能行於正道，受大道的護衛。小人反之，所以常受天威的責罰，因而說：「民不畏威，則大威至。」

本文

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簡意

不要使自己的居心狹隘了，不要放棄任何的生機，唯有自己不放棄生機，所以上天就不會放棄我們。

探秘

遵行大道則受大道的保護，自離大道則自行負責，承擔一切的責任，這是背道而行的後果。《中庸》載：「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中略）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

得焉。」明其理而修其行，順天道而應萬變，如此可以「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

孔子在此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當人偏離了正道，已走向外魔邪道，是將自己送入狹隘的歧途，必然會自斷生機。應該明白老子在本經第二十七所述：「善行無轍跡，善言無瑕謫，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鍵而不可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是以聖人常善救人，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是謂襲明。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不愛其資，雖智大迷，是謂要妙。」這是「無狹其所居，無厭其所生」的要妙。

孔子接著又說明寬居不厭生的君子之道，他說：「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

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事事合大道，時時遵天理，是自己不放棄真理大道，自可獲得大道所賦與的生機，天助自助者，自然不被大道所拋棄，是以說：「夫唯不厭，是以不厭。」

本文

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簡意

所以聖人有自知之明，才不會固執己見；知道潔身自愛，卻不自顯尊貴。因此，去除自見與自貴，取用自知與自愛。

探秘

從人間事來觀察，凡自以為有聰明才智者，容易產生自以為是的自見，因此大意而疏忽，經常遭到挫敗，自毀前程。是以有智慧的人，應該有自知之明，隨時反省自己，發現缺失即時改進，自可遠離禍害，因而本經第三十三章載：「知人者智，自知者明，勝人者有力，自勝者強，知足者富，強行者有志，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壽。」又在第二十四章載：「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

自愛是懂得愛護自己的身心靈，使能保持健全，發揮功德濟世的功能。自貴是打從自己的心中希望別人以他為貴，卻不事努力去幫助他人服務他人利益他人，使他人因受到恩澤而感動於心，由衷表示尊崇。自愛有如「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第二章）；「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民不亂」（第三章）；「挫其銳，解其紛，和其光，同其塵」（第四章）；「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第

七章）；「功成名遂身退」（第九章）；「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第十章）。

自貴容易產生驕傲，與人相較量，勝則驕敗則餒，還生出瞋恨敗壞品德之事，與人不和，是以說「富貴而驕，自遺其咎」（第九章）。聖人明智，知所揀選，善應周到，是以說：「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

天網章第七十三

偈言

肆無忌憚招惡報　處事不慎業難逃
利害得失自己找　天律運作甚固牢
縱不增多不減少　吉凶禍福依天道
仔細看清莫胡鬧　天網恢恢不恕饒

本文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

簡意

過於勇敢不知自律，就會招來殺身之禍；不敢隨便造次，就有活命的機

會。勇敢與不勇敢兩樣，有時會得利，有時會招害。

探秘

生殺予奪是天運氣數的作用，是世人命運呈現的方式，是因果報應的定律，是以《陰符經》載：「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中略〉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然而天有好生之德，人應學天之好生而惡殺，才是合乎天道的行為。

如果背道行事，以殺人逞勇氣而犯下滔天大罪，不知反悔，還自以為替天行道。真替天行道者，當以慈悲心，縱使用殺惡的手段，也是為了止惡，不使其繼續造惡，使其覺醒良心重現於世。真勇者必須具有智慧與仁慈，才能正確使用勇氣，活用勇敢的契機，發揮正面的效果。道分陰陽以生萬物，

道以生殺運作萬法，能夠善用勇氣除害之利，去除勇氣濫殺之害，這就是「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此兩者，或利或害」的真諦。

本文

天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簡意

上天所厭惡的對象，有誰能夠知道其原因呢？就連明道理的聖人，也難以徹知其中的緣故。

探秘

《中庸》載：「君子之道，費而隱。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

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大道包含天地，其理無窮，其範圍無盡，盡一生之力難以盡知。

在世要多學習，每經一事，當可增一智，使我們免於重蹈覆轍，才是精進的表現。老子在本經第二十四章告訴我們：「跂者不立，跨者不行。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其於道也，曰餘食贅行。物或惡之，故有道者不處。」這一些現象都是平時生活中的常理與常識，為何還要聖人的提醒呢？可見世人生活於茫茫然之中，已然成為習慣，行屍走肉的無知行為，經常與我們相伴而不自知。

如今老聖已將此現象說明了，我們是否還是依然無動於衷呢？讓這些無利益的言行，還依然障礙智慧，將自己困在苦海輪迴中呢？每個人都是具有聖人的資質，為何不能有聖人的作為呢？實是智慧被塵慾所蒙蔽了，因此老

子在此提醒我們：「天下所惡，孰知其故？是以聖人猶難之。」

本文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

簡意

上天自然的大道，不與一切爭，卻能勝過一切；不必使用言語，卻能與萬物相應；不必刻意召喚，禍福自然前來相應；看似舒緩無所用心，卻能善於策劃。繟然，是舒緩而無所用心的樣子。（繟，讀產。）

探秘

上天的大道，其現象都在平時的生活中出現，其功能無限，到處可見。

唯有聖佛等智者能明其道通其理，善用其事，所以知道如本經第九章所述：「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銳之，不可常保。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明天道之理，順天道行事，自可獲得「不爭而善勝，不言而自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之功。

本經第八章所載：「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乃「不爭而善勝」之功。第四十七章所載：「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明，不為而成。」乃「不言而自應」之證明。第五十七章所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這就是「繟然而善謀」的印證。

本文

天網恢恢，疎而不失。

簡意

天道有如一張廣大的網，看似稀疏，卻不曾有過失漏。

探秘

所謂的「天網」，是指上天大道所及之處，當然是盡虛空遍法界，大無外小無內，與心性同在。所謂的「恢」，本義是「大」，乃指人心開擴之狀而言，其中的「灰」字，是指木質燃燒後所餘之粉末，極輕微易隨風擴散。恢是取其擴散之義。恢恢是寬闊廣大的樣子，用以形容大道之相貌。疎者，同疏，稀疏的意思，疎而不失，是指天道的報應，從外表看好像很稀疏，卻不曾有所失漏。

九天玄女在《啟智真經・善惡報應章第二》說：「榮枯得失，循環報應無差；貴賤壽夭，生死輪迴有定。人有善惡之心，天無不報之理。善者，天理也，天理存，則人慾滅；惡者，人慾也，人慾生，則天理微。天道者，福善禍淫也。善為福路，刻刻行善，不求福，而福自至；惡為禍路，時時作惡，不惹禍，而禍自來。所謂善者降祥，惡者降殃也。」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天之生人，賢愚不齊，或生富貴之家，或生貧窮之門；或為高官顯爵，或為帶病殘廢。此皆因果所繫，休怨蒼天不慈。知足常足，心自安樂；知非改非，命定亨通。善者天理也，天理存即人慾滅；惡者人慾也，人慾生即天理微。往古來今，有善有惡者多，誰無報應？自生及死，是賢是愚不少，孰免輪迴？」

天律的運作，無不是如此，自古到今，有誰能免於因果報應呢？所以說：「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司殺章第七十四

偈言

民不畏死死何懼
以殺強壓難安序
司殺手段天不許
互相殘殺難安居

民不聊生何顧慮
智者知道此法愚
激起民怨眾抗拒
猶如自傷實腐迂

本文

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簡意

人民經常飽受痛苦，已到不怕死的地步，為何還要以死相逼而促使他畏

懼呢？

探秘

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以聰明巧智設立法令規章治理百姓，百姓將為了免於犯罪被罰，會想出更多的方法對付，反使社會更複雜，人心更難安定而已，這是從身外的防治去治理，無法使國家安定。如果能明以道德教以禮樂，百姓將會知恥明理，不會去犯罪，這是從內心的淨化做起，可以徹底治理。是以本經第五十七章載：「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事而民自富，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欲而民自樸，我無情而民自清。」

孟夫子在《孟子・盡心下篇》說：「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君王能得到民心，才能成為社稷的主宰者。然而民以食為天，百姓常是衣食足才知榮辱。主政者最主要是能使百姓過著溫飽的生活，國家才得以穩定；再來是以禮樂的教育，使百姓知道道德的價值，節制慾望，才得以使國家平靜。有一天，當百姓無法過著溫飽的生活，還要遭受國家法令的逼迫，如果已到了忍無可忍，無路可走，必須置之死地而後才能生存，已到民怨無法用重典制止的時候，死對百姓已麻痺，已不覺得可怕，再也起不了壓迫的作用，那就無法挽回國家的頹勢，準備改朝換代了，是以說：「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本文

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簡意

如果經常使用令人畏懼死亡的方法，把那些異議份子全部抓起來，將他們殺死，只要是明理的人，有誰敢這樣做呢？

探秘

國家是由不同思想的人，組合而成的，猶如大道是由陰陽二氣所組合一樣。一個政策的推行，必有同意者，也有反對者。有智慧的領導者，是能將反對者變成同意者；沒有智慧的領導者，常把同意者變成反對者，造成眾叛親離的慘狀。自古以來國家的興亡，百姓的離合，都與執政者有關。聖王之治，皆以得民心為要，但霸王之治，卻以滿足私慾為要。

橫行霸道的執政者，當百姓對國家的政策有所反對時，常以高壓的手段，制定嚴刑峻罰來逼使百姓就範。只要是反對抗爭的人，不分青紅皂白，也不作妥善的疏導溝通，卻不惜以各種方式打壓，甚至動用武力將他們抓起來，不是關到監獄裡就是處死，以為如此就可以鎮壓。但歷史的見證，說明了這方法必會帶來更多的抗爭，導致喪失國家元氣而滅亡。

明理的領導者，知道這是不會有好結果的，所以不敢用殺害逼迫的手段來處理異議份子。因而老子在本經第三十章分析說：「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

為了滿足一己私慾，不為團體著想，使用錯誤的統治方法，必然會落至慘敗的下場，明智的領導者是不會如此作為的，是以說：「若使人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本文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簡意

但還是經常有執政者，運用殺害的方法去殺死反對者，還自以為是代天行道替天執法。這些自以為是替天行道，施展殺戮的人，可說是外行人以專家身份，代替木匠去砍伐樹木。這種外行代替內行去砍伐樹木的人，很少有不傷到自己的手。

探秘

所謂「司殺者」，是指掌握生殺大權的執政者，能握有上天賦與職權，來代替上天以服務治理百姓，當要依天理行事，代天宣化，替天行道，切莫

取而代之，以私意代替公道。執政者如能以天意行事，必然靜心以體天意，以無為之治來感化百姓，切莫以有為來興起百姓的慾望，使得國家更為混亂。司殺者當以止惡為善，殺惡生善為職志，不可擅殺以造惡業。

如果掌生殺大權，用私心以偽稱天意，假私意以為聖意，所造的罪業，必然要自己承擔，猶似掛羊頭賣狗肉，以假貨為真貨，必然使社會混亂，其罪魁禍首當是以私心假為天心用事，使人信以為真，其罪過大矣，終當自作自受。當外行人冒充內行的專家，充當砍伐大樹的木匠，難免會因外行而受傷。

以智治國的執政者，因使用不正確的方法執政，是以不傷害到國家百姓，還真不可能。因而老子在本經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明其理的執政者，當以無為無智治國，使得百姓能得其利而去其害，才能在替天行道，代天宣化時，不逾越天道，逞凶險而招來傷害，卻能善用其司殺之權，引百姓走向安定的康莊大道，是以說：「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者，希有不傷其手矣。」

貴生章第七十五

偈言

百姓饑餓課稅多　民之難治上造作
上位貪婪民殃禍　百姓輕死難生活
父母長官私慾拓　養肥自己欺民弱
不如清心少過錯　必然可得美善果

本文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簡意

人民會遭受饑餓，是由於居上位的執政者，對百姓課徵太多太重的稅，

所以造成饑餓。

探秘

所謂「食稅」，是指國家的官員靠百姓所繳納的賦稅過生活。本來為國家做事，領國家的薪水以維持生活是天經地義的事情，薪水是從百姓的繳稅中取得。然而當執政的官員，沒能盡職，還要得到更多的薪水，爭取更多的享受，利用職權搜刮民脂民膏，不但不體諒民生疾苦，還要變本加厲，制定嚴苛的賦稅政策，不管百姓死活，演變成苛政猛於虎，使得民不聊生，飢寒交迫，妻離子散，導致顛沛流離而失去安定的生活。

誠如《論語・顏淵篇》所載：「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十取一的稅制）乎？』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君王及國家官員，都靠著百姓繳稅生活，要有一定的比例，才能使國家維持安定，如果執政者擁有權力而濫用，想要徵收更多的賦稅，致使危及百姓的生活，此時上位者尚不能體恤民瘼，還要使用公權力來維護私利，百姓必然遭受饑餓的威脅，終至走投無路，已不畏死，奈何還以死來逼迫，必然眾叛親離，國家就危險了。所以說：「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本文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簡意

人民之所以難以治理，是由於居上位的領導者，施行有為的治理方法，所以才造成難以治理。

有為的治國方法，乃是指制定繁雜的政策，鼓勵百姓有所作為，為制止百姓犯罪，制定嚴刑峻法，如此的作為，常會激起百姓的慾望與聰明才智，乍看之下，似乎是帶動民氣走向繁榮的康莊大道。然而從歷史的見證，常是適得其反，所以老聖在本經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執政者治理國家，要如烹煮小魚一樣小心謹慎，否則容易破壞秩序而全盤皆輸，當要遠慮慎謀，因而老聖在第六十四章說：「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判，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千里之行，始於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是以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民之從事，常幾於成而敗之，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眾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

領導者如果沒有智慧，必然難以知曉無為的功能，常以有為治國，終必造成國家的多事而難以治理，是以說：「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本文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簡意

人民之所於輕於死亡，是由於上位者要求生活享受優厚，所以才造成百姓輕於死亡。

當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已感覺到生不如死的時候，根本體會不到生命的尊嚴，必然輕於死。上天有好生之德，是以有德者必得上天的賞賜，賦與領導百姓的重責大任，希望能代替上天來照顧黎民。然而不明天理者，當擔任此責時，因染上貪婪享受的慾望，經常背天理而行事，不但不用自己的才華以濟世治國，卻使用聰明才智以壓榨百姓，只顧自己過著榮華富貴的生活，卻不顧百姓的死活，使得百姓在凶年過不了生活，疲於奔命，造成妻離子散，顛沛流離，或搶劫而招凶，或自殺而身亡，輕易地失去寶貴的生命，甚至於餓死的屍體遍野，造成上下的對峙與反背，是可以看見的。

因此，孟子在《孟子・離婁下篇》告訴齊宣王說：「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歷來國破家亡，妻離子散，社會動蕩不安，無不起自於上位者貪圖享受，迫使百姓難以生存所致。因此《大學》載：「道得國則得

眾，失眾則失國。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內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

官與民爭財，官民相對立，想要不失去民心的擁護，實在是不可能。要知道國家無論是政府或是百姓，都是一體的，必然要互相體諒與關心，才能和諧而興盛，否則執政者與百姓離心離德，國家必然潰亡。是以本經第五十八章載：「其政悶悶，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耶？正復為奇，善復為妖。人之迷也，其日固久矣。是以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劌，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因而執政者當理解：「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的道理，以民為重，謹慎行事，自可免於失去執政的機會。

本文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簡意

唯有居上位的人，不要為自己的享受而壓榨百姓，比起為了享受而壓榨百姓的，其生活的品德要好得多了。

探秘

《尚書・泰誓篇》載：「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國運是百姓整體命運的總和，因而國家上下的和諧，必然帶來國富民安；如果國家的政策與百姓之心分離，鮮有不國破家亡的。因而聖王的治國，無不以百姓之心為心。為了治理百姓，執政者本身的修為，當足以為百姓的模範，則全民起而效法，《大學》載：「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

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忠恕之道，離道不遠。在上位者，能多為下位者著想；在下位者，多體諒上位者，生活的品質自然就會變好。百姓能受到執政者充分的照顧，自然對於上位的執政者感恩戴德，受到百姓的尊崇與愛戴是必然的，所以老子在本經第六十六章說：「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樂推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人格的尊貴，品德的高尚，都是依道行事的證明，所以說：「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柔弱章第七十六

偈言

柔弱善生死剛強　萬物之生柔脆養
其死枯槁硬招殃　柔弱總比剛強祥
生死剛柔各有樣　兵強往往死戰鄉
木強遭伐難久享　謙和柔順萬世香

本文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

簡意

世人的生存，其身段要柔弱；身段過於強硬，容易招致死亡。萬物如草木的生存，也是柔脆的；當其死亡時，也會呈現枯槁的現象。所以強硬的，是屬於死亡之類；柔弱的，是屬於生存之類。

探秘

從實際的情況觀察，世人活著的時候，其身體是柔軟似弱的，當死亡成屍體時，是堅固強硬的。萬物草木還活著時，其體態是柔脆的，當其死亡時，其體態是枯槁的。當人心展現智慧時，是靈活柔順的；當呈現固執時，是頑固不化的，稱為死腦筋。萬物草木能活用時，可以隨順因緣利益各方，當無法善用時，就如枯萎的廢物一般。本經第十六章載：「致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

天，天乃道，道乃久，沒身不殆。」

能夠融會貫通其中的理路，即是活用；不能活用大道之機，必然死氣沉沉，難以享有大道之利益。能夠善體萬物陰陽生剋的關係，善用其功能而不居其功，是為無為之行為，可使完事成於圓滿，所以第二章載：「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善用大道為生機，惡用大道即死機。善於體會大道柔弱勝剛強的鐵則，順應於日常生活中，在逐漸的印證中，不難體悟：「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的真諦。

本文

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堅強居下，柔弱居上。

簡意

所以用兵逞強，反而不能取勝；樹木強大，容易招致砍伐。凡事以堅強態度出現，常受人厭惡而居於下位；能以柔順應事，常受人尊重而居於上位。

探秘

老聖教人以無為，要人不爭才能獲全勝，這是事實，卻為一般人所不能理解，這是凡人智慧不足的原因，因而在本經第七十章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能夠體悟老聖觀察入微的實相，就可知道用兵不慎而逞強，就不能打勝戰；樹木長大成材，容易被砍伐去製造器物。因而在第六十九章載：「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則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

哀兵不輕敵，所以能夠取勝；自恃以為必勝而疏忽，必然招敗，是為「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的道理。俗語說：「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惠能大師說：「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大道本和諧，何必再求和諧？世事能無爭，自然無人能與之爭，聖人知其真諦，是以能「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能無私而成其私」。

可見無為勝有為，無聲勝有聲，無執故無敗，無為可無失。堅強者常與人爭，故品德差，難以受人尊重；柔弱者常禮讓人，故品德高，常受人尊重，這就是「堅強居下，柔弱居上」的最好詮釋。

天道章第七十七

偈言

張弓適中合天道　抑高舉下調適好
有餘不足難固牢　天道自然卻周到
人道有偏生困擾　平等天則聖人寶
為而不恃品德高　功成不處好品操

本文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簡意

天道的運作，就好像是拉弓射箭一樣啊！太高就往下壓，太低就往上抬；減損多餘的，來彌補不足的。

探秘

天之道展現自然平等，其所生的萬物，各就天命自由發展，互相間不離不即。其所變化的萬法，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不一不異，不多不少，不前不後，不內不外，不上不下⋯，無所不在，無所不能，卻在千變萬化中，維持平衡的局面。是以《中庸》載：「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

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天之道，自然而成；人之道，可經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不斷努力調整，以達於天道。其中的過程，有如張弓射箭，為了射中目標，必須要不斷調整姿勢，太高就要抑下，太低就要抬高，直至能射中目標為止。因此孔夫子在《中庸》說：「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天之道為了達於平均，不時在調整以達於平等為止。

在《易經‧謙卦》可知其端倪，《彖》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終也。」《象》曰：「地中有山，謙。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

當面對所有不平能使平，不正能使正，不自然能使自然，如此可使人道圓滿而達成天道，是以說：「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本文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簡意

天道的運作，是減損多餘的，而來彌補不足的；人間的運作，就不是如此了，是減損不足的，來奉獻給有餘的人。誰能夠以自己多餘的，來奉獻給天下不足的人呢？唯有明白真理大道的人能做到。

探秘

大自然的現象，經常以生殺的方式在進行著，必須達於平衡方能停止。然而世人未能看清真象，加上自私觀念的作崇，難以理解天道的執行，是大公無私的，天道無親，惟德是輔，不從人意，凡夫所見，似乎不公不仁。是

以老子在本經第五章說：「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

自然的調整，其中有律，依天道運轉因果所形成，直至結清因果報應為止。《陰符經》載：「天發殺機，移星易宿；地發殺機，龍蛇起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天人合發，萬化定基。性有巧拙，可以伏藏。九竅之邪，在乎三要，可以動靜。火生於木，禍發必尅；奸生於國，時動必潰。知之修煉，謂之聖人。天生天殺，道之理也。天地，萬物之盜；萬物，人之盜；人，萬物之盜。三盜既宜，三才既安，故曰：『食其時，百骸理；動其機，萬化安。』人知其神，而神不知不神，而所以神。日月有數，大小有定，聖功生言，神明出焉。其盜機也，天下莫能見，莫能知。君子得之固窮，小人得之輕命。」

能順天道以行，必可掌握大自然的律動，自可契入其神妙之機而達於圓

滿。然而世人大多以私心行事，經常違背大道公理，下場必然是傷痕累累。唯有明其大道運行之理者，才能順大道之自然，自可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以說：「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孰能以有餘奉天下？唯有道者。」

本文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欲見賢。

簡意

所以聖人能做到有所為，卻不佔為己有；雖有所成就，卻不居其功勞；雖然修為已達清靜無為，卻不表現其賢德。

探秘

聖人是能夠明天道法天則的人，其與凡人之別，在於心量而已，聖人不爭，不執著，能無為；當作為時可不恃其德，當功成時不居其位，當賢能時不著其名。聖人之本性已回歸大道本位，是以沒有雜念的干擾，能達於《清靜經》所述：「內觀其心，心無其心；外觀其形，形無其形；遠觀其物，物無其物。三者既無，唯見於空。觀空亦空，空無所空；所空既無，無無亦無；無無既無，湛然常寂。寂無所寂，慾豈能生；慾既不生，即是真靜。真常應物，真常得性，常應常靜，常清靜矣。如此清靜，漸入真道；既入真道，名為得道；雖名得道，實無所得。為化眾生，名為得道，能悟之者，可傳聖道。」

這也就是《金剛經》所載「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意境，真能放下，功德無量，無所不至，無所不能，了然於心，寂然清淨，無功可居，無德可住。聖人已能達於為無為，自可達於無上之功，有如本經第二章所述：「是

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能為而不恃其功，自然心淨；能功成而不居，自然不爭；能不欲見賢，自然心平。如此清靜淡定待人處事，何處非天堂，當然到處皆佛國。「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不欲見賢」，這就是聖佛救世喚醒世人的目標。

水德章第七十八

偈言

天下之水尚柔弱　能攻堅強有把握
柔勝剛強最俐落　世人知行皆難妥
老聖告知始解惑　受國之垢社稷拓
天下之主可守國　善辨正反可解脫

本文

天下柔弱，莫過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天下莫能行。

簡意

天下間的萬物，沒有比水更柔弱了，然而能夠攻破堅強的，沒有比水更能勝任了。世上沒有任何的東西，可以取代它。所以柔能勝過剛，弱能勝過強，天下人沒有不知道這道理的，天下人卻沒有能付諸實行的。

探秘

平時能夠仔細觀察一些大自然的現象，不難發現，滴水可以穿石，可以腐蝕鋼鐵。在人間萬物，水存其間，其功能無限，在本經第八章所述：「上善若水，水善利萬物而不爭，處眾人之所惡，故幾於道。居善地，心善淵，與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動善時。夫唯不爭，故無尤。」水的功能至偉，因其不爭，其功德至大。以人體而言，身上大約百分之七十是水，萬物不能沒有水，沒水就不能存活，可見其作用之大，世上難有能與其相比者。

從水德之中，可以學習許多待人處事的方法，使我們能夠處橫逆而不氣餒，處順暢而不驕傲，施恩惠而不求回報，雖給萬物莫大利益，卻不爭功，如此的作為，可獲得眾人的愛戴與支持，可以為天下主，可以居眾人之先，可以處眾人之上。社會上尚有許多現象，如英雄難過美人關，置之死地而後生，退一步海闊天空，以退為進，知亡可以善存，知喪可以有得，唯有聖智者可以知其意境，善於領會而施行，可以獲益而分享大眾。

又本經第二十九章載：「將欲取天下而為之，吾見其不得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故物或行或隨，或噓或吹，或強或羸，或載或隳。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第三十章載：「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故善者果而已，不敢以取強。果而勿矜，果而勿伐，果而勿驕，果而不得已，是果而勿強。物壯則老，是謂不道，不道早已。」以及第七十六章載：「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

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堅強居下，柔弱居上。」

這些都一一在證明柔弱可以勝過剛強的道理。這些道理都存在平時的生活中，然而大部份的人，因忙於追求生活而忘了仔細觀察，久而久之，自然此方面的能力就消失了，所以老子在第七十章說：「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世人本具佛智，為何喪失，實由於攀緣著境覆蓋本性所致，是以面臨大自然，卻無法知道大自然，最重要是無法融入大自然，善用大自然，使自己受到莫大傷害而不能脫離。這就是「天下柔弱，莫過乎水，而攻堅強者，莫之能勝。其無以易之，故柔勝剛，弱勝強，天下莫不知，天下莫能行」的真諦。

本文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

正言若反。

簡意

所以聖人說：肯為國家受盡委屈侮辱的，才配稱為「社稷之主」；能夠為國民承受不祥災難的，才有資格稱為「天下之王」。這些合於正道真理的話，表面上好像違反常情。

探秘

天生我才必有所用，今生有幸能生為人，每個人都賦有上天給予的天命，在我們的本性中，平時當要知道率性而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才是最重要的人生。每個人當素其位而行，依良心做事，在生活中認真經營，就是

修道。許多人對於人生有許多的期待，想等到有具足的條件再去服務社會或修行修道，但當條件俱足，可能時機已經錯過了，不如隨時依境做好該做的事才對。

濟公活佛說：「認真生活即修道。」給我們指示正確的修行觀念。在《論語‧為政篇》載：或謂孔子曰：「子奚不為政？」子曰：「《詩》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為政，奚其為為政？」是君子無入而不自得，在一切時一切處，時時反觀自照，扮演好自己的角色，無論遇到任何環境，都能排除困難而安然處之，當自己的主人，開啟本具的良知，發揮性王良能的功能，如此先明明德再親民，終可止於至善。

能在經營人生之中，遇到寵辱之事而不驚，仍能居富貴而行富貴之道，居貧賤而行貧賤之道，居夷狄而行夷狄之道，居患難而行患難之道，如此能做好自己，還能為眾人服務，當然就有資格有能力成為社稷主、天下王。誠如本經第十三章所述：「寵辱若驚，貴大患若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上，

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故貴以身為天下者，可以寄天下；愛以身為天下者，可以託天下。」

平時多學習以增能力，多行善以積德量，德能具足，才能以此德能為百姓承擔委屈侮辱，為百姓承受不祥的災難，還能化解而使百姓安居樂業，當可實至名歸，為眾服務，得心應手，樂事一件，是以聖人說：「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不祥，是謂天下王。」然而這事情必須要深明其理的聖王才能做得到，一般人不明其理，也不知其道，所以難以實踐，因而說「正言若反」。

左契章第七十九

偈言

和大怨尚有餘怨　自我反省自我勸
可以稱善可滿圓　聖人司契執左券
無德司徹造罪冤　淨化心靈最上選
天道無親報滴涓　及早修道淨心泉

本文

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簡意

要和緩大怨，必然還會留下餘怨，怎可稱為妥善呢？

探秘

所謂的「怨」，其本義是「恚」，乃是有屈不得伸，從心中表現出一種不滿的情緒，這不滿的情緒，會破壞心性的和諧，使得喜怒哀樂的生發無法終結。人與人之間相處，最重要的是和諧，不能和諧是七情六慾失衡的現象，七情六慾使五蘊難空，容易著於四相，生出三心二意，使人無法一心一意而淡定處事，終究無法入太極而契入無極的寂靜。

濟公活佛說「修道修心」，佛家說「萬法唯心」、「此心即佛」、「即心即道」，此心原本清淨無汙染，沒有七情六慾的染著，怨恨根本是不存在的。自從受到環境的污染，又不知道立即清除，滯於心中必生悶氣，委屈自己不得申訴，稱為「怨」；如果此怨氣發出於外，必然傷及他人，稱為「恨」。

怨恨不除，都不能給自己或與他人之間產生和諧。有時雖然想要將怨氣調和，使其產生和氣，由於不明其理，不知道真正的和諧，是要從心性上去

淨化著手。只一味想在外表上容忍，以為就可以徹底解決了，卻不知道那是無法究竟圓滿的，如此怎能達於至善呢？是以說：「和大怨，必有餘怨，安可以為善？」

本文

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簡意

所以聖人如同執左契的債權人一樣，卻不苛責債務人還債。

探秘

所謂的「左契」，是指債權人。所謂「契」就是古代社會所用為約束彼此行動的重要約文，或稱契約，今稱合同，有左右之分，簽好契約後，左半

張稱左契，由債權人持有，右半張稱右契，由債務人持有。還財貨的時候，兩張相對，以驗其信。當初借財貨，是債務人將左契給債權人，再取財貨。當還財貨時，自持右契主動去合左契，以消除債務。

今以左契來比喻聖人，聖人能做到「無為而民自化，無事而民自富，好靜而民自正，無欲而民自樸，無情而民自清」〈第五十七章〉，猶如執右契的百姓自來應合而受教化。聖人的教化，乃是讓百姓感化而自願契入正道，並非責求於人，使其受到逼迫壓力才勉強應付，如此的品質是有瑕疵的。

《孫子兵法．兵勢篇》載：「善戰者，求之於事，不責於人。」善於處理事情的智者，知道就事論事，針對事情處理事情，總是循循善誘，而不去責怪遷怒於人。責怪人不但於事無補，表示自己智慧不足，不但自己不能改善自己，還會讓人懷恨於心。所以說：「是以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

本文

故有德司契，無德司徹。

簡意

所以有德的人，就如同執左契的聖人，能夠寬容待人；沒德的人，如同掌理稅收的官員，對百姓強硬索取稅金。

探秘

所謂的「司契」，是指握有左契的債權人，有德的債權人，經常會體會債務人的困境，不主動去逼迫債務人還債；猶如有德的聖人，不強迫世人依正道行事，卻能在其無為的教化下，潛移默化，主動淨化心靈回歸正道。

徹，是古代周朝的稅制，為十取一的稅法。所謂「司徹」，是指主管稅收的人員，經常以各種手段逼迫百姓繳稅，尤其在年凶農作物收成不好，那種不

合人性的殘暴催稅，讓百姓感到苛政猛於虎，生不如死，猶如一個無德者的行事作風，只顧全自己的權利，不管他人死活。

治理百姓要善於疏導，使其知恥明理，秉著良心，誠守信用，不敢胡作非為。不敢制定嚴刑峻法以圍堵百姓的違法犯紀，以免導致法令愈來愈複雜，百姓愈來愈無所適從，終至國亂民窮。是以孔夫子在《論語‧為政篇》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老子也在本經第五十七章說：「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人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又在第六十五章說：「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治國用對方法，可以大吉大利大順，如「有德者司契」。治國用錯方法，雖以強兵制民，有如「無德者司徹」，終至官逼民反，眾叛親離。

本文

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簡意

天道沒有私自親近任何人，經常依公道去幫助善良的人。

探秘

黎山老母在《明燈真經》說：「天地至公，長養萬物；日月無私，普照眾生。天道至正，無親疏之別；人心明暗，有善惡之分。稽查功過，半點無差。所以人之一舉一動，天地皆知；是故心之一思一想，神明盡識。」九天玄女娘娘在《治心消孽真經》說：「人生世上，不過數十寒暑，何不返而自思，與其為惡而罹殃，曷若為善而造福。禍福無門，惟人所召，太上有云，感應之理昭然。爾等雖巧於盤算，豈能如聖佛之算，毫釐秒忽，一一不差；

爾等雖工於度量，豈能如聖佛之量？抽補扣除，在在分明。人即可欺，而天豈可欺？人即可奪，而天豈可奪？所願各存天良，各葆性理，勿為情誘，勿為物動。」

福善禍惡，是天律的準則。然而善惡之因皆由人造，善惡之果當由人受。所以因果報應的實相，就是自作自受，是以說「天道無親」。黎山老母又在《明燈真經》說：「為善者，其功積多，家道日昌，壽元必長；為惡者，其過累多，災害常侵，壽元必短。關於壽元長短，皆是功果釀成。為善不昌，祖宗有餘殃未盡，殃盡必昌；為惡不滅，祖宗必有餘德未盡，德盡必滅。因果報應，善惡昭彰，近報自己，遠報子孫。」可見天道「常與善人」，同時也常罰惡人。

不徙章第八十

偈言

百姓皆安土重遷　雖居小國安無險
雖然富有卻約簡　自性流露不善變
民復古樸心不偏　食衣住行守潔廉
各盡本份善心田　不造惡業死回天

本文

小國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遠徙。雖有舟車，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簡意

小的國家人民不多，即使有許多的器具，也派不上用場；會讓百姓就地珍惜生命，而不想向遠方遷徙。雖然有舟車等交通工具，也沒有人想去乘坐享用；雖然擁有堅利強大的甲兵，也不會陳列使用。

探秘

老聖在本經第六十章說：「治大國，如烹小鮮。」又在第六十三章說：「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治大國要謹慎小心，猶如從小國治起，最小之國，不外乎一身。《大學》載：「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又載：「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

修身的功夫在於慎獨，《中庸》載：「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

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人之所不能見聞者，心也，所以《大學》又載：「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格物即是淨化心性，是修道以修心為本，修心以淨化心性為重，也就是使本來的佛性顯現智慧的功能。

因而六祖惠能大師在《壇經》說：「善知識！智如日，慧如月，智慧常明。於外著境，被妄念浮雲蓋覆自性，不得明朗。若遇善知識，聞真正法，自除迷妄，內外明徹，於自性中萬法皆現。見性之人，亦復如是，此名清淨法身佛。善知識！自心歸依自性，是歸依真佛。自歸依者，除卻自性中不善心、嫉妒心、憍慢心、吾我心、誑妄心、輕人心、慢人心、邪見心、貢高心，及一切時中不善之行。」

此處的小國寡民比喻自性，必須慎獨不攀緣不著境，才不會被妄念等所覆蓋。什伯之器比喻本性上的雜念妄心，容易引誘本性而不能常住真心，經

常遠離大道而偏離，如孔夫子在《中庸》所說：「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民之重死而不遠徙，是指佛性常在，不曾遠離，只要不被舟車、甲兵這些外在的情境所誘惑，自然就會回歸淳樸的本性。

本文

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簡意

使百姓回復到淳樸的結繩記事的時代：即使吃簡單的食物，也覺得美味；穿樸素的衣服，也覺得華美；住在簡陋的房子，也覺得舒適；過著簡單的生活，也覺得快樂。

當人的心神外放，追逐外在的情境，將會造成「失神」的現象，這是元神轉為識神，與外面的六賊狼狽為奸，偷走本性回天的能量，等到能量不足，想要回天也不可能了，只有無奈沉淪在六道輪迴中，難以出離，所以老子才會在本經第十二章提出警告，以免心神的能量被六賊盜光了，他說：「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還在第三章鼓勵我們說：「不尚賢，使民不爭；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之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

如此才可以回到本性的淳樸，也就是「使民復結繩而用之」的情境。那時自然知道本性中一切具足，誠如六祖惠能大師開悟時，在《壇經》所說：「何期自性本自清淨！何期自性本不生滅！何期自性本自具足！何期自性本

無動搖！何期自性能生萬法！」

能覺證本性不可思議的功能，自可「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世人之所以心靈愈來愈空虛，是因受外境引誘，全神貫注於追逐慾望，沒空去開發豐富的心靈，因而感到空虛無聊而無所適從，心中自然產生恐慌與憂鬱。

本文

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簡意

與鄰國的百姓能互相看見，甚至連雞狗的叫聲都可聽到。由於人民的生活安定，所以生活到老死，也不想與鄰國互相往來。

不被外境所引誘，自然不起心動念，向外攀緣追逐，雖然種種名利情擺在眼前，也不為所動，所以能成為孟夫子在《孟子・滕文公下篇》所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真能領會而做到如《易經・乾卦・文言》所載：「夫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時合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

有此大人的德量，心性自然淡定而不受任何外境的引誘，猶如本性與習性的相鄰，雖然相處在一起，也不會受外境所引動。雞犬之音形容外境的引誘，雖可聽到看到，卻不受影響，從出生到老到死，能夠堅守本性的清白，不被污染，是以說：「鄰國相望，雞犬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不積章第八十一

偈言

信實之言常不美　美麗之言慎暗昧
智者不炫好似沒　賣弄聰明與理背
聖人不積將德培　常施與人德豐沛
利而不害養聖胚　為而不爭顯慈悲

本文

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

簡意

誠信的語言往往不好聽，好聽的話經常沒有誠信；善於說話的人不與人爭辯，喜歡與人爭辯的人不一定善於說話；有智慧的人不會賣弄廣博的學識，賣弄廣博知識的人不一定有智慧。

探秘

大道從無極開始，生化太極之後，再生陰陽兩儀，這時大道變成了一體的兩面，產生相生相剋，相輔相成的作用。從中可以發覺，從陽面去理解陰面暗中所藏，從陰面去推測陽面表面所顯，如此才能徹見大道的全貌。因而老子在本經第四十章說：「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萬物生於有，有生於無。」兩者有相當密切的關係，有無之間皆有玄門相通，能夠徹底了解其中的奧妙，就可瀟灑的遨遊於其間，進出自如，善用有無，不受阻礙。

能做到第六十三章所述：「為無為，事無事，味無味。大小多少，報怨

以德。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其大，故能成其大。夫輕諾，必寡信，多易必多難，是以聖人猶難之，故終無難。」雖然能知其中的變化，仍能謹慎為之而不疏忽。

能從第二章所述：「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行不言之教，萬物作焉而不辭。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夫惟弗居，是以不去。」

能夠體悟其中的來龍去脈，再加以謹慎善用，自可避禍而就福，趨吉而避凶。能知「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辯，辯者不善；知者不博，博者不知」其中所蘊藏變化的奧妙，自可徹知而善用。

本文

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

簡意

聖人沒有私心的積蓄，既然能夠幫助他人，自己會更富有；既然能夠施與他人，自己所得會愈多。

探秘

《金剛經》以「無住相而行布施」，其功德最大；「應無所住而生其心」，其功能無限。此功德功能，在本經稱為「玄德」，在本經第十章載：「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第五十一章載：「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第六十五章載：「古之善為道者，

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故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此兩者，亦楷式。常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然後乃至大順。」

可見玄德是凡人難以徹見的功德，非常深奧，難從其表面看出其玄妙。唯有聖智者能徹知，因而能積極以無為經營此道，是以本經第六十二章載：「道者萬物之奧，善人之寶，不善人之所保。美言可以市，尊行可以加人。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道者，何不日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知道此道的可貴，是以能以退為進，不積卻愈有，給人卻愈多，這是反常的真理，是聖智者才能體悟契入，一般人難有此智慧，不敢如此放心去做，所以達不到此成果，誠如第四十三章所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可見只有聖者能之，因而說：「聖人不積，既以為人，已愈有；既

以與人，已愈多。」

本文

天之道，利而不害；聖人之道，為而不爭。

簡意

天道的運行，只有利沒有害；聖人所體行的天道，雖有作為卻不與人相爭。

探秘

上天有好生之德，對於萬物都是給與無盡的能量，有如本經第五十一章所述：「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勢成之，是以萬物莫不尊道而貴德。道之尊，德之貴，夫莫之命，而常自然。故道生之，德蓄之、長之、育之、成

之、熟之、養之、覆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德。」

聖人以大道為其學習的對象，能夠以公道而全然無私行事，沒有分別心而參贊天地之化育，所以能做到如第四十九章所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之心為心。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矣。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矣。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焉，為天下渾其心，百姓皆注其耳目，聖人皆孩之。」

可見大道具有如此的玄德，是以能發揮利而不害的功能；聖人依大道的精神體天行道，與大道天地皆能以公行事，是以能為而不爭。

《道德經探秘》的編著，在此告一段落，綜合而論，大道之功在無為，大道之德在無爭。

玄之又玄

道本自然出自玄玄
此源乃是眾人本愿
鳶飛戾天魚躍於淵
至德凝道放下上選

玄玄上人出於道源
能夠淨化自知源泉
上下能察可入道原
清淨本性自可歸元



相對絕對

美醜善惡皆是大道
相對易爭絕對即超
分別互爭徒增煩惱
將阻為助品德自高

相對絕對皆是天造
善用異同一切安好
人身難得何必自擾
將助變阻無功徒勞



迴向偈

印經功德最可貴　化除煩惱生智慧
迴向冤親真懺悔　祈望災難能化解
從此平安幸福會　國泰民安無怨懟
依經奉行般若隨　明德親民至善垂
清靜無為自然歸　一切理想皆順遂

歡喜結緣・請廣為流傳・歡迎參加護持印經



心靈館 29　25K
心靈深呼吸



心靈館 34　25K
四聖書白話註解



心靈館 36　25K
大道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37　50K
心靈雋語千句品賞



心靈館 38　25K
學庸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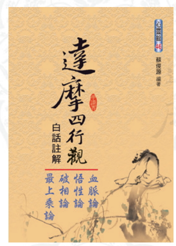
心靈館 39-40　25K
論語會意卷上, 下



心靈館 41　25K
道德經會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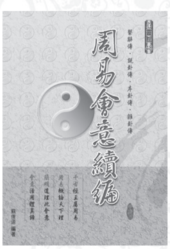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5　25K
關聖帝君大解冤經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6　25K
達磨四行觀、血脈
論、破相論、悟性論
、最上乘論 白話註解



心靈館 47　25K
周易會意



心靈館 48　25K
周易會意續編



心靈館 49　25K
六祖法寶壇經會意



心靈館 50　25K
傳心法要淺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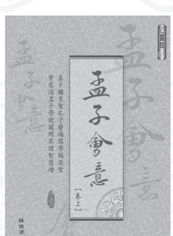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51—55　25K
不朽的故事(一)學佛篇
(二)孔子篇 (三)老子篇
(四)因果篇 (五)孟子篇



心靈館 56—60　25K
不朽的故事(六)莊子篇
(七)佛陀篇 (八)論語篇
(九)文昌篇 (十)神仙篇



心靈館 61　25K
地藏菩薩本願經淺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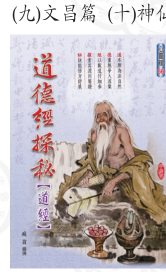
心靈館 62-63　25K
孟子會意卷上, 下



心靈館 64　25K
三字經句解



心靈館 65　25K
千字文句解



心靈館 66-67　25K
道德經探秘—
道經、德經

聯絡專線：張小姐（02）2226-15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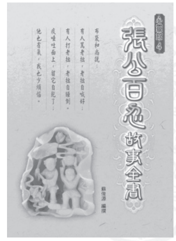
心靈館系列　智慧的書籍可以淨化心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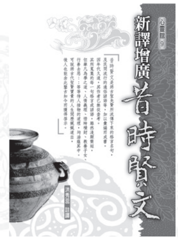
心靈館 1　25K
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解析



心靈館 2　25K
清靜經 白話解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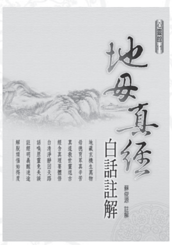
心靈館 4　25K
張公百忍故事全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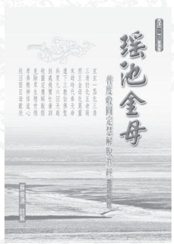
心靈館 9　25K
新譯增廣昔時賢文



心靈館 10　25K
黃帝陰符經探原
附：呂純陽祖師百字碑解說



心靈館 11　25K
地母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3　25K
瑤池金母普度收圓定慧解脫真經白話解說



心靈館 15　25K
九天玄女救世真經治心消孽真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6　25K
天上聖母經白話解釋



心靈館 17　25K
玉皇心印妙經白話解析



心靈館 18　25K
關聖帝君戒淫經白話註解



心靈館 19　25K
人之道



心靈館 20　25K
還鄉直指



心靈館 21　25K
永嘉真覺禪師證道歌白話註解



心靈館 22　25K
心經淺說



心靈館 23　25K
媽祖略傳



心靈館 24　25K
北方真武玄天上帝傳奇



心靈館 26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上）



心靈館 27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中）



心靈館 28　25K
簡單的生活易經（下）

索取方法：
①直接到流通處請書②外地可附回郵信封寄到流通處請書（郵資、運費請來電洽詢。）

國 家 圖 書 館 出 版 品 預 行 編 目 資 料

道德經探秘：德經 / 癡翁編著. -- 初版. -- 新北市：
多識界圖書文化, 民105.10
面；　公分. -- (心靈館系列 ; 67)
ISBN 978-986-6574-65-8(平裝)

1.道德經　　2.注釋

121.311　　105018917

系列名 / 心靈館系列 67

書　名 / 道德經探秘 — 德經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www.multiviews.com.tw

編著	癡　翁
封面設計	簡文章
排版設計	福美設計工作室 02-22450745
出版者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發行人	蘇俊源
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	02-2226-1515
傳真	02-2226-1010
網址	www.multiviews.com.tw
電子信箱	multiviews1155@gmail.com
劃撥帳號	19431985
戶名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	105年10月1000本

◎非賣品◎歡迎索取・廣為流通（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流通處　多識界圖書文化有限公司
新北市中和區建一路7號7樓
電話：02-2226-1515　張小姐

教學網址　蘇俊源先生教學課程影音網
http：//www.youtube.com/user/lon1209

尊重版權・歡迎印贈